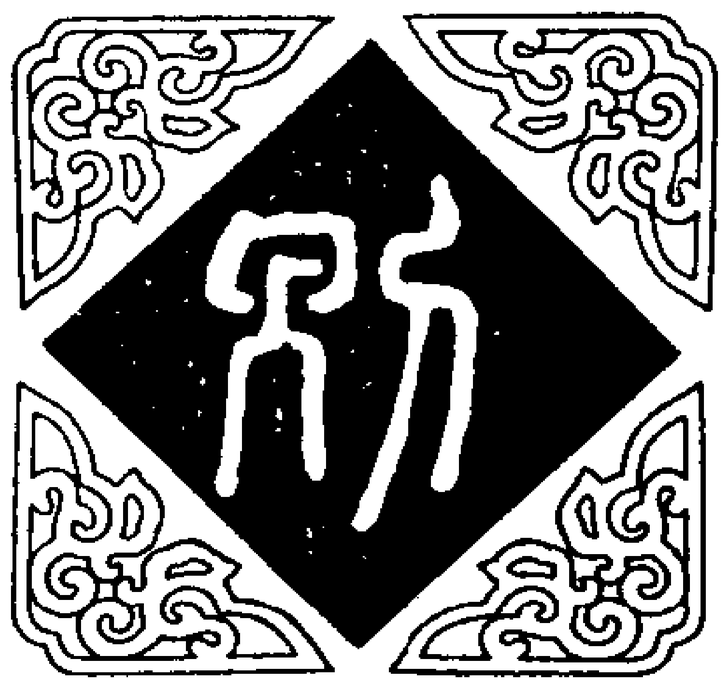
漢唐事箋

江蘇古籍出版社



漢唐事箋

江蘇古籍出版社

宛委別藏

（清）阮元 輯

江蘇古籍出版社出版
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整理
江蘇省新華書店發行
上海市印刷七廠印刷
開本：七八七×一〇九二毫米 三十二開
印張：一八九七·七五 插頁：四八〇
一九八八年二月第一版
一九八八年二月第一次印刷
ISBN 7-80519-073-9/Z·13
定價：（全120册） 2650 圓

漢唐事箋十二卷後集八卷提要

元朱禮撰禮之事蹟無可攷其書論漢唐典凡食貨職官禮樂兵刑穿穴三書參稽六典為之辭論二漢之事往有微言精義可補顏無無竟之注義之所未及者至于李唐典制但取新書不取舊書蓋新書紀傳不及舊書之詳表志則新書詳贍舊書太略禮專論大經大法以表志為則非不用舊書也禮持議平允措詞爾雅無繁冗簡陋之弊學識在鄭樵之上其論太初算術謂司馬遷與鄧平

同定其法當時以為最密而
術而用古法九日四十分據
于牽牛之度知太初術疎而
其法而淳于陵渠日月如合
附下罔上儒生讀史漢者皆
之可稱發矣前人之所未發

漢唐事箋前集目録

漢

卷之一

宰相　三公　臺諫　經筵　祿

卷之二

食邑　流品　納諫　重賞　文武

節儉　用人　政令　弊

卷之三
集議　儲貳
禮　樂
鄉評　限年
卷之四
辟除　遷轉
薦舉
考課　決獄
屯田
馬政　盜賊
卷之五
水利　邊防
儒將　賦兵
選將
土兵

卷之六　京師兵　環衛
卷之七　兵權　兵法
戰地　奉使
兵器　遣使
軍賦
卷之八　役法　内外
學校　經籍
奏廕　雜流
科目　賢良
養材　氣節
士風
勵俗

卷之九

朋黨　豪傑
黃老　君德
慕古　恤刑
監司　郡守
縣令　上計
常平　鹽鐵
租賦　酒酤
田制　勸農
風俗　規摹
順時　漕運
錢幣

卷之十

卷之十一

臧吏　復除　館閣
卷之十二　翰苑　服色　車輿　宗廟　歷數
災異　祈禜　告老
鴛鴦爵　宗室　官官

漢唐事箋前集目録

漢唐事箋後集目録
唐
卷之一　宰相上
宰相下　六尚書
卷之二　吏部　戶部
臺諫　學官　階勳封爵
卷之三　考功　外官
方鎮上　方鎮中
方鎮下

卷之四　選舉一
卷之五　選舉二
卷之六　任子　貢舉一
卷之七　府兵上　貢舉二
卷之八　府兵下　選舉一
卷之九　內外兵　郡守　縣令
卷之十　租庸調上　寬狹　口分世業　租卿

卷之八
禁兵
邊防
東南財賦
一戶口
役

漢唐事箋卷之一

漢

宰相

進士 盱眙 朱禮 德嘉 著

自武帝以公孫宏為丞相而其後儒者始相繼秉軸張禹等贊韋相元成宴咸以儒居宰相位宗宜其賢於漢武帝本自不識儒徒誇美名而取易制者為之既任以相乃使侍中出入禁閨辯論數詘大臣以侵外庭之權

自武帝不能任相擇相亦不能任相

自孝武興學公孫宏以儒相其後蔡義匡衡張禹翟方進孔光平當馬宮及當子義

宜上以令助等與大臣辨詘中外相應以令助等與大臣辨詘之義之文大臣數詘

九卿更進用事

光祿太常

勲衛尉太僕廷尉大司農少府大鴻臚宗正而天下之務不關決於宰相萬石君傅慶為丞相是時漢方南誅兩越北逐匈奴西伐大宛中國多事天子郊祠禪興禮樂公家用少事不足以任相位又奪其權而責之事之間凡易神祠封泰宏羊等致利王溫舒之屬峻法伐寬推文學九卿進用事事更煩擾公卿碌碌奉承而已慶慶醇謹而已即位以來亟拜亟罷能而五十四年之間凡三人衛綰竇嬰許昌田蚡薛澤公孫賀劉屈氂孫宏李蔡青翟趙周石慶彼固不足以任相者十三人盡職者哉宣帝抑御史之權似知尊禮丞相傅故事之相蕭望之

丞相病明日御史大夫轅閎朝奏事差丙吉為丞相數病望之不問合意望之曰侯年尊能父我耶丞相病會廷中與之監臥二百五十以上自修謁慢不避受所繫治上於是詔左遷望之為太子太傅然九卿之右本朝相司直敢朝所仰至敢

不奉法自修謁慢不避受所繫治上於是詔左遷望之為太子太傅然九卿之右本朝相司直敢朝所仰至敢請逮捕劾奏以上史不選於丞相而調於尚書尚書總天下大計而

六百石相不得輒調官官久典樞機而天下之事一切歸於中書石顯傳宣帝時任中書官顯為僕射元帝即位久典事中人無外黨遂委以政事無大小因顯自決親政事以顯為中書令時元帝被病不親朝蕭望之初元中領尚書事知本國家樞機宜為中書百官之本中書官官不聽之宜罷之處之宜得其賢者而責成功則漢之為漢不止於此矣成帝雖罷中書官初置然則漢之宰相馬用彼為哉史臣不究其所以謂元帝專用儒生委之以政貢薛韋康禹成帝竟寧四年春罷韋賢子玄成康子韋玄成以上奪於文藝而孝宣之業於是乎衰嗚呼此豈儒者之過哉用儒不得其賢與夫權有所分而不得其職者之過也以武帝之用儒擇

漢官因於秦舊視古舛駮而三公之名為尤甚馬
以丞相御史大夫太尉為三公其名雖均而其權實
差武帝罷太尉而置大司馬百官表太尉建元二年初置大司
馬成帝罷御史大夫而置大司空百官表元壽二年更名大司空綏和元年更名
而置御史大夫百官表比丞相置長如中丞官職
平二年復為哀帝又改丞相為大司徒御史大夫為大司空表哀元年更丞相為大司徒
為大司空是歲復以御史大夫為大司空而大司
馬之職最終漢世不改方漢之初丞相之權最尊太尉
特佐其職而已藉福說田蚡曰魏其為相將軍必為
太尉太尉之權始無異於丞相

也故事御史大夫奏事會廷中差居丞相後不當與丞相鈞禮蕭望之為御史大夫廷不下於丞相也惟宣帝能加至是御史大夫之權始抑御史大夫而禮丞相馬之權而不任宰相元元荷衛青霍去病及後二年霍光為大司馬故終漢之世大司馬專秉國柄宰相具位奉行文書而已夫司馬古之六卿掌兵者也周官大司馬之法自漢以大司馬代之置長史高詩嘉王扈王音王商王根王莽並為大司馬而具權在丞相上以貽異日僭竊之禍其來遠矣故古之三公一失而為秦之左右丞相志荀命國忱注秦本次卿二人是以再失而為漢之丞相太尉三失而為東置左右丞相官

漢之尚書令僕通典武帝遊宴後庭始用宦官主中
五人秉漢置令一人千石僕射一人六百石出
納王命敷奏萬機斯乃文帝典魏黃初改
而為魏晉之中書監令從通
政務孫資為之並掌機密自是中書多為
後定例置大丞相第一品後有相國齊王以司馬師
為之晉武詔以荀勗為中
書令劉詔為中書監朝野注心咸曰賢相
之地東晉庾冰為中書令謂曰公居
帝永寧中罷丞相置司徒永昌中罷司徒并丞
不置太尉有丞相不置司徒自正光以
然而猶重門下官多以侍中輔政則侍
中為樞密之後始具置之
任要不常五失而為後魏之門下侍郎後魏舊制
六失而為隋之三省隋僕射掌出納王命敷奏萬機
七失而為唐之樞密院唐代
門下儀畫規獻納糾正違缺中書省有監令
唐志隋以三省之長中書侍郎掌侍從
令等共議國政凡相職

宗永嘉中始建內樞密院使二員以宦者為之其職
惟掌承受表奏於內中進呈若人主有所處分則宣
中書門下施行而已及朱梁革唐世宦官之弊乃改
為樞密院以郭崇韜為使始分掌朝政與宗臧梁復故
晉高祖即位惡其專權遂廢之至開運復置自是相
承不改號稱二府禮遇略同每朝奏事與中書先後
上見徐守惇記談錄蓋至於宋而樞密與丞相並稱謂之東
南窓府不惟失其名而併與其實而失之矣予故因
漢而詳言之

臺諫 分職既專遂致言路不廣

漢御史有大夫有中丞有侍御史而大夫佐丞相
總萬機中丞佐天子專掌糾劾總御史員四十有五
秩皆六百石其十五人給事殿中受百官章奏其三

十人則留御史府治事百官志御史大夫有兩丞秩
籍秘書外督刺史領侍御史員十五人監察奉使
省丞相遣史分刺州不常置武帝元封五年初置部
刺史掌奉詔條察州秩六百石員十三人獨蕭望之
傳如淳儀注御史大夫員四十五人皆六百石其
十五人給事殿中其一條強宗豪傑及通行姦猾
餘三十人留守治事凡遣監三輔奉六條察州則為
監察御史也漢制師古曰官典職從云奉詔書侵漁
右田宅踰制二千石不恤疑獄以喜怒任賞罰四二千石
百姓三千石簡二千石不以喜怒任賞罰四二千石
選署不平蔽賢寵頑五二千石子弟怙特形勢請托
所監六條強宗豪傑及通行姦猾姦猾謂賂至于大
太中大夫官無常員多至數十人俱掌議論官見百表如
大夫則有諫大夫光祿大夫
蕭望之部掖延壽之騎恣翊延壽傳代蕭望之為左馮
翊而望之為御史大夫望之之遣御史掖延壽在東郡
之高方用事劾奏延壽上僭不道時放效嚴延
年劾奏霍光延年傳延年舉侍御史宣帝初即位
之廢立劾奏霍光無人臣禮不道即以御

史也劉向戒外戚之竊柄
人皆封侯時數有大異向
外戚貴盛乃集五行傳論
以為奏之龔勝爭孫寶之繫獄
孫寶傳哀帝徵為諫議大
夫遷司隸初傅
母馮太后俱事元
帝有卻傅太后
馮太后與中
令自殺寶奏請復
治傅太后怒上
乃順旨下
寶復官
禄大夫龔勝固爭
上為言太后出
大夫時帝
本傳向遷光禄
第王鳳為大將
軍兄弟七
皆以大夫也其為制善矣然古者誦詩傳言各以其
職上達於君而下至百工與大夫固以助天子之耳
出位雖局之責漢之御史亦執藝事以諫初未始有
目而言路之狹亦自此始觀鄭昌訟蓋寬饒之書曰
臣當以諫為名不敢不言寬饒傳寬饒以法律為詩
刑餘為周名石執金吾議為寬饒令聖道浸廢儒術不行以封事言方
中二千石執金吾議為寬饒令聖道浸廢儒術不行以封事言方
忠直憂國訟云云上書上以寬饒怨讁下其書
不聽乃下寬饒獄史 而鮑宣上書論何武亦曰官以

諫諍為職不敢不竭愚（魏帝詔宣傅宣為諫大
越職可乎自是而後其職益分因御史而置南臺專
以糾正百官（通典御史臺條及後魏北齊或謂之南臺或為東省）
在諫諍然後得言天下事而職非所當諫者其不為
供稱尊號封爵親屬孔光師丹何武傅喜始執
正議失傅太后旨皆免官（漢書孔光傳太后詔云云）
宣上書乞復武與成帝母
祖母傅太后欲
尊
一
二

官
官屬莫脩於唐（唐百官志御史臺大夫一人中丞二人下）
宋以來以為東省官後魏北齊皆屬集書省（通典御史臺條及後魏北齊或謂之南臺或為東省）
右從之（宋會要職官志一之一）
專以審人主之慾謬文始典（通典御史臺條及後魏北齊或謂之南臺或為東省）
南臺人處一人下曼然（通典御史臺條及後魏北齊或謂之南臺或為東省）
因大夫而有東省（通典御史臺條及後魏北齊或謂之南臺或為東省）
尉宋游道為尚書左丞曰（通典御史臺條及後魏北齊或謂之南臺或為東省）
散騎常侍秦漢之為加官（通典御史臺條及後魏北齊或謂之南臺或為東省）
用士人孟達為之掌規諫（通典御史臺條及後魏北齊或謂之南臺或為東省）
章糾正百官（通典御史臺條及後魏北齊或謂之南臺或為東省）
志御史臺大夫掌刑法典（通典御史臺條及後魏北齊或謂之南臺或為東省）
大夫掌刑法典（通典御史臺條及後魏北齊或謂之南臺或為東省）
章糾正百官（通典御史臺條及後魏北齊或謂之南臺或為東省）
有三院一曰臺（通典御史臺條及後魏北齊或謂之南臺或為東省）
院侍御史（通典御史臺條及後魏北齊或謂之南臺或為東省）
院監察御史（通典御史臺條及後魏北齊或謂之南臺或為東省）
史隸馬三曰察（通典御史臺條及後魏北齊或謂之南臺或為東省）
官罷馬侍御史（通典御史臺條及後魏北齊或謂之南臺或為東省）
二曰殿院殿中侍御（通典御史臺條及後魏北齊或謂之南臺或為東省）
史隸馬三曰殿中丞為之貳其屬
推彈雜事殿中侍御史九
人下掌殿廷及供
奉之儀京知
問承詔

鐵諸州百僚巡

務繁則察農桑

弟茂材宗貧弱

拘故也

盡言而

漢少府掌山海地澤之稅以供天子私奉養

名曰羣以給私養錢

帝後元年初更名大農令

武帝太初更名大司農

之稅歸

事官自

權之

大司農天子私帶可濟公用盡除子私帶則失之矣

大農掌國貨以供軍國之用治百官表本秦

漢初縣官未權鹽鐵山海

之於少府武帝元封問乃始令司農丞領鹽鐵

百官表執官屬少府中屬主爵都尉後屬大司農又有鐵市兩長丞初

執官屬少食貨志元

皆隸焉從六品監察御史十五人道巡察以判官二人為佐

察州縣獄訟凡十有支使其一察官人善惡二察戶口賦役三察盜賊蠹害五察德行孝弟茂材異等六察黜吏豪宽苦不能自申者而其治愈不如古職有所

封元年桑弘羊為治粟都尉領大司農部丞數十人分部主郡國各往置均輸鹽鐵官上請置大司農部丞數十人分部主郡國各往置均輸鹽鐵官上之許而向時山海地之稅歸於少府者至是始入於大司農矣按毋將隆傳云漢武庫兵器天下公用國家武備繕治造作皆度大司農錢大司農錢自乘輿不以給供養勞賜一出於少府則大農少府自不相關將隆傳帝使中黃門發武庫兵前後十餘輩送董賢及上乳母王阿舍將隆奏言云云故高帝之初吏祿官用悉用田租而山川園池市肆租稅之入則為私奉養不領於天子之經費故司農用有常度而不至於乏食貨志高祖約法省禁輕田租什伍而賦於民而山川園池市肆租稅之入自天子以至封君湯沐邑皆各為私奉養不領於天子之經費漕關東粟以給中都官歲不過數萬石武帝初年用度未廣都內之錢貫朽不

可較大（食貨志都內農屬官也）大農猶有餘財元狩以來費用百出大農經用租賦並竭始不足以奉戰士未至於出私帑也宣帝承武帝困幣之餘乃始出私帑以供縣官工作之費（宣紀二年錢為平陵徙民起第）藏水衡錢以供縣官工作之費（日水衡與少府皆天子私藏耳縣官工作異於也）其宅應（如淳曰）當仰給司農今出水衡錢（貢禹之言宣帝即位為）禁錢續之（貢禹之傳元帝）後西羌之役賛四十餘萬大司農相通為用也史載元帝温恭寡欲賞賜節約都內錢（時）大司農四十萬萬水衡錢二十五萬萬少府錢十八萬萬（王嘉傳哀帝時嘉封事如上云云）大農內藏俱有餘蓄亦何事竭公帑以肥其內哉東漢光武併禁錢掌於大農（少府）

注云漢承秦凡山澤陂池之稅名曰禁錢屬少府世祖改屬司農其意將以絕一己之私制非不善而不知反使後世子孫開邱鬻爵以私藏何哉公卿公千東漢靈帝紀光和元年初開西園內侯虎賁羽林入錢各有差卿五百萬邱卿賣官自令左右賣夫掖庭之費在內所不能免而顧使一切取辦於外庭則固有制而不得為者此所以計出於無聊而為內庫之私也不為侯時常苦貧及即位每嘆桓帝不能作家居曾無私錢故賣官聚錢以為私藏靈帝紀靈帝開西園立庫以貯之即賣官初帝二君捐私帑以濟君用要不失為美意也然則宣元

國史

古者列國皆有史以記一時之事劉項戰爭時猶有楚漢春秋陸賈之所記豈高帝既得

天下獨無秦筆之臣而至武帝始立太史公乎當是時中丞在殿中蘭臺掌圖籍秘書而石室之藏置太史公亦紬石室金匱之書而論次之故其書稱公談幸遷為太史令紬石室金匱之書又曰遷既死而後有詔藏之名山副在京師以俟後聖君子夫固有先藏於蘭臺者矣司馬遷侍司馬談先舊聞畧三代秦漢上紀軒轅下至于茲為太史公記石室金匱之書而論次其文又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後五百有餘歲而有孔子興之者余小子何敢讓焉蓋太史公之職武帝時始置史官修之而為一家言

受詔續太史公十餘篇在班彪別傳用是以知班固之史蓋又述司馬遷而為之者也大抵史成則藏之名山而家有之也自元去武亦已遠矣時東平王求太史公書而王鳳不與以為太史公書有縱橫權譎之謀漢興之初謀臣奇策天官災異地形險阨皆不宜在於諸侯王朝東平王疏求諸子及太史公書以問大將軍王鳳鳳對云天子如鳳言逐不與此足以知國史之秘非若他書人人之所共有也後史官視為遷轉之地而列聖遺篇往往士大夫家所共録又廣而刊行之

則有異於漢矣

經述以及章帝

武帝招選俊才置諸侍從嚴助朱買臣吾丘壽王司馬之徒並在左右而皐朔不根持論亦剛其中雖生講問經學然或作或輟一暴十寒義理温潤之辭豈復有勝於恢諧之說觀其語於倪寬曰吾始以尚書為樸學不好及聞寬說又從寬問一篇（見歐陽生傳）信知太美元酒不足以適口而不知寬之說帝者果何說也宣帝甘露中始詔諸儒講五經於石渠蕭望之以名儒平奏其議而上親稱制臨決焉（見甘露二年）自是遂為常制而預論石渠者類以明經為博士其與武

帝時異矣甘露中施讎為博士與諸儒講論異同於石渠歐陽生薛廣德戴聖皆以儒出入禁庭講論經學以養成天子聖德而絶其後石渠天子所藏秘書寓於未央大殿之北俾諸儒說異同於博士論於庭游宴之狎亦令所謂講筵之是也使漢之人主不視以為具文又得老成如蕭望之者居之則其所得多矣是以東漢章帝嘗會諸儒於白虎觀講論五經侍中淳于恭奏帝親稱制臨決如石渠故事元章紀中元年云中作元

白虎奏議即通

今白虎觀制有爵有職有加官而加官浸重

漢官志有爵有職官而又有加官自公士至徹侯凡二十級者爵也漢年表秦爵一級曰公士二上大夫三大夫四不更五大夫六官大夫七造公三

大夫八公秉九五大夫十左庶長十一
左史十三中更十四右更十五少上造十六大上造十二

十七駟車庶長十八大庶長十九關內侯二十徹侯

相注又迁公自迁尉為丞相意者迁

秦紀中補丞相御史大夫次乃言廷尉李斯

侍中左右曹諸吏散騎無騎而散從常職也

侍中諸吏得奉法按劾如漢文帝合散騎中常侍為散騎常侍也又

應劭曰入侍天子故曰侍御史魏文帝合散騎中常侍為散騎常侍也又

儀注諸吏給事中日上朝奏事分為左右朝謁

中常侍之屬加官

其爵則以功次差轉等

級不差考之樊噲夏侯嬰二傳可見其職官之除授

初不係其爵之高下固有崇爵而官不轉者樊噲爵

至列侯始遷為郎中樊噲賜爵為武信君遷為郎中列侯

夏侯嬰

侍噲賜爵為武信君遷為郎中列侯號昭平本侍嬰賜爵列侯號昭平

至列侯不遷官云

侯終為太僕不遷官云

亦有官尊而未有高爵者景帝後元元年賜中二千

石諸侯相爵右庶長是也遷或速雖有資格而未始一拘於資格也惟加官所加則出於上之特恩其所加或上自列侯將軍而下至郎中皆可以出入禁闥（漢百官表加官所加或列侯將軍卿大夫都尉多至數十人侍中中常侍得入禁中諸曹受尚書事諸吏得舉法散騎並乘輿車）或尚書太僕大官令至郎中（郎）故其敘官多在職官封爵之上如成帝建始元年封舅諸吏光禄大夫關內侯王崇為安成侯是也（本紀）漢初未有加官自武帝始置此官而外庭公卿之權益於是乎輕矣（博議云加官不得參議相御史

爵爵雖不古然甚有次第

秦爵二十級自公士以上至不更四等則
大夫以上至五大夫五等上至大庶長九卿
長以上至大庶長九等依爵之義也九
曰關內侯內爵之義也關內侯秦都山西以
上至不更四等則比士也大夫也左庶
長也右庶長也左更也中更也前元也
後元也左庶長也右庶長也左更也中
更也前元也後元也凡十六等也大庶
長也駟車庶長也大上造也少上造也
右更也中更也左更也前元也後元也
凡十六等也大庶長也駟車庶長也大
上造也少上造也右更也中更也左更
也前元也後元也凡十六等也大庶長
也駟車庶長也大上造也少上造也右
更也中更也左更也前元也後元也凡
十六等也大庶長也駟車庶長也大上
造也少上造也右更也中更也左更也
前元也後元也凡十六等也大庶長也
駟車庶長也大上造也少上造也右更
也中更也左更也前元也後元也凡十
六等也大庶長也駟車庶長也大上造
也少上造也右更也中更也左更也前
元也後元也凡十六等也大庶長也駟
車庶長也大上造也少上造也右更也
中更也左更也前元也後元也凡十六
等也大庶長也駟車庶長也大上造也
少上造也右更也中更也左更也前元
也後元也凡十六等也大庶長也駟車
庶長也大上造也少上造也右更也中
更也左更也前元也後元也凡十六等
也大庶長也駟車庶長也大上造也少
上造也右更也中更也左更也前元也
後元也凡十六等也大庶長也駟車庶
長也大上造也少上造也右更也中更
也左更也前元也後元也凡十六等也
大庶長也駟車庶長也大上造也少上
造也右更也中更也左更也前元也後
元也凡十六等也大庶長也駟車庶長
也大上造也少上造也右更也中更也
左更也前元也後元也凡十六等也大
庶長也駟車庶長也大上造也少上造
也右更也中更也左更也前元也後元
也凡十六等也大庶長也駟車庶長也
大上造也少上造也右更也中更也左

抗禮與高紀五年詔曰異日秦民爵公大夫以上遇高爵非輕也其令諸吏善遇高爵稱吾意爵五大夫有罪不入廸行爵上造以上減一等

晁新白惠帝紀爵五大夫有罪當盜械者皆上造以上有罪當刑及當為城旦舂者如淳曰盜為逃也頌者容也言見囚舍不入廸行也應曰城旦四歲刑也

梁三歲刑也爵非公乘以上者無得寇劉氏寇即高紀八年竹皮冠

也爵至五大夫以上者乃得復一人食貨志文帝令民入錯說衆

受爵至上地復一人大夫以其服飾免復各以其爵之高卑而為之劑量也以禦儜以舍人有斬首之功賜爵轉次第有不可者禦儜以舍

與儜傳東定沛與司馬尼音夷戰碭東卻敵五爵國大夫文穎曰即官大夫也爵等斬首二十三級賜列大夫擊章邯部斬首十六級賜公大夫也又級

已而加列大夫

賜上聞（破聞李由軍斬首十六級賜上聞也）已而賜爵卿（破趙貴軍斬首十四級賜爵卿）已而賜爵（後攻圍斬首八級賜爵賢成君）已而賜食邑（攻宛陵斬首十八級賜食邑）已而賜重爵（擊秦軍壁為秦軍）已而賜執珪（擊秦破李由軍賜）已而賜食邑（封平陵二千四百戶高祖即位號武陽侯）夏侯嬰以太僕常（擊秦軍壁為秦軍）將軍賜食邑（擊秦軍壁為秦軍）累遷將軍賜食邑（擊秦軍壁為秦軍）頗曰重封者加一號耳（後從攻長杜等）封君（攻宛陵斬首八級賜爵賢成君）而爵號比（後攻圍斬首八級賜爵賢成君）封君（攻宛陵斬首八級賜爵賢成君）曰食祿（後攻圍斬首八級賜爵賢成君）漢之際權（後攻圍斬首八級賜爵賢成君）得邑地或（後攻圍斬首八級賜爵賢成君）空受爵（後攻圍斬首八級賜爵賢成君）多矣（後攻圍斬首八級賜爵賢成君）

（後攻圍斬首八級賜爵賢成君）級賜五大夫（後攻圍斬首八級賜爵賢成君）九級（後攻圍斬首八級賜爵賢成君）

（後攻圍斬首八級賜爵賢成君）

（後攻圍斬首八級賜爵賢成君）

汝陰六千戶除前所食九百一級一所載有紀序間有超遷越轉則有出於上之特恩而已

祿

漢史祿賦於民見食貨志上自三公而下至百石吏祿各有差其見於百官表之注者皆只以穀計也後注見至廣律則謂是錢月六萬見馬大紀益大司空俸如司少如貢禹拜諫大夫秩二千石俸錢月九千二百又拜光祿大夫秩二千石俸錢月萬二千元本傳上時亦以為祿厚加之節臘賜錢數千本傳當餽以太中大夫而擢為司隸校尉俸錢月萬帝書益寬有賜時貢禹傳賞賜四綵衣服酒

肉諸粟物大夫足以養廉而無冒恥千祿之
卑秩稍禄既薄而賞賜不及焉則不能以
方朔所以給朱儒以諷上也
十臣朔傳武帝時對上言朱
百四十一粟錢二百四十宣帝憫小吏之勤事於
侵漁百姓難矣其益吏
韋昭曰若食一斛則益
五云云
石以下俸十五紀哀今小
俸十五紀神爵二年詔曰吏不廉
吏皆勤事而俸禄薄欲其無
下俸本紀
自是小吏稍稍優游至平帝時諸官吏初除
者皆食半俸滿一歲為眞得食全俸吏比二千石以
上致任者三分故禄以
者損之耳紀元始元年詔曰云云如淳曰
試守一歲乃為眞食全俸平帝
即位故賜
眞顏曰非也時諸官有試守者特加非常
今如眞非凡除吏皆當試守也餘詳見
平紀之恩
光武

中興其舊制六百石以上減於西京舊制六百石以下增於
舊秩紀建武二十六年司增百官俸云故西京千石月九十斛東京減為五十斛
京減為八十西京比六百石六十斛東京減為五十斛
五頻漢十表注曰漢志三斛其稍中二千石者月百八十斛二千斛比二千百斛千石者九十斛比六百石七十斛比四百石者三十斛比二百石者四十斛三百石者四十斛比二百石者三十斛
百二十八十斛比六百石七十斛比四百石者三十斛比二百石者四十斛三百石者四十斛比二百石者三十斛
石者二十七斛百石者二十六斛漢表云百石以下有
斗食佐史之秩師古曰者十六斛漢表云百石以下有斗食月俸十一斛佐史月俸
八斛也凡諸侯受俸半錢半穀餘悉與西漢俸同又見光武本紀
東漢志千石月八十斛比六百石者五十斛比四百石者四十斛比二百石者三十斛
則是光武之減史祿乃所以益小吏之俸也宣帝哀帝增三百石以下光武減六百以上其損益之制不同要皆有補於小吏

漢設爵二等曰王曰侯皇太子而封為王者實古諸侯也故謂之諸侯王（漢官表高帝初置顏師古曰漢制皇侯也周末或稱王而漢天子封為王其實諸侯王也諸侯王金璽盭綬上音以皇帝為稱故以王號加之後帝以列侯）諸侯之總名（自以皇帝為稱故名諸侯王也諸侯）爵位上通天子大者（言其）不過萬家小者五六百戶以為差降（見功臣表）以功封者謂之徹侯（官表顏注）古者有分土無分民自漢始分民而諸侯王國皆連城數十踰（高后本紀如淳）於古制（見諸侯王表）不特此也有以宦官而封中謁者張釋卿為列侯是也（高后）八年封中謁者（官表謁者）掌賓贊受事灌嬰嘗為（本傳）閎人（之後帝以多閎人也）有見任宰相而封侯者高后（元朔中代薛澤為丞相先是）

為丞相為平津侯其後以為故事至丞相封侯自宏始也十封有以婦人同封鄧侯樊噲夫人呂須封臨光侯是也何傅高后封噲而封侯者蕭何六年封有以方士而封侯者邳彤志成帝封或以地名如樂大封樂通侯是也蘇建杜陵人以校尉從衛青擊匈奴封衛青為平陵侯衛青以功封如霍去病孔再冠軍封為冠軍侯本傳將軍斬捕有功號為冠軍侯或以意名如趙破奴從驃騎將軍去病傳趙破奴為從驃侯或以博望侯張騫為博望侯取其博大陸平日博大注文穎曰陸平不足乃封侯名也若是者皆無定制非復先王列爵封土之取嘉此縣

意也

漢唐事箋卷之一

漢

食邑 邑與爵達相先後而無定制

秦爵二十級惟徹侯乃得食縣東漢官制小者食鄉亭得食民臣其食所食吏民 其次關內侯本無食邑其有加異者與之關內之邑食其租稅宣帝紀賜徹侯但爵耳其有加異者與之食國關內侯如淳曰列侯出關武食邑是也東漢官制引古今注曰其食邑是也東漢官制引古今注云徹侯一級至不更四等比士也大夫以上至五大夫也九等依古今注云徹侯一級至不更四等比士也大夫以上至五大夫也九卿之義也自左庶長以上至大庶長者依古今注內子男之義也列侯依古列國諸侯之義 高祖即位之初其士大夫以上皆令食邑所以寵異於一時非常

解餘十八等大庶長以下如吏職耳見東漢官制注引孫晉百官

制也（高士紀五年臣瓚注曰秦制列侯皆得食邑所以寵之也）爵大夫以上皆食邑所以寵之也（爵第七也）今其後論功封侯者凡百四十三人食邑者除租歲更輸二百貲殖傳所謂千戶之君則二千石（表高帝十二年侯者百四十三人又巴寡婦清傳秦皇帝令比封君以租稅歲率戶二百千戶）漢功臣之制列侯封君食出其中）宣帝本始元年論定策功賜蘇武等八人爵關內侯（周德蘇武李光劉德丙吉趙廣德）賢宋畸）皆闕內侯食邑（本紀宣帝制闕內侯）蓋特寵劉德蘇武二人而加異之也（宣葛）

無邑也（以蘇武守節外國）劉德宗王後老故特食邑）然有累爵至列侯而未有食邑者（武臨方食邑侯）有累賜食邑而後封侯者鄴商是也（本傳先賜食邑武城侯益四千戶後定三秦方食邑六千戶及從擊荼乃）賜列侯（高帝即位）故顏師古以為楚漢之際權設寵榮假其位號

或得邑地或受空爵此例多矣不可約以秦制斯論
為得
流品始進之時稍隨其品其後則亂
漢之用人不分流品視其才能勳績等而上之無有
限格周勃以引强申屠嘉以蹙張晏宣以書佐魏相
以卒吏皆致為丞相本並見傳然其入仕之始等級次第
亦有品節存乎其間其以多除博
士或中大夫侍中如嚴助朱買臣疏廣平當之徒是
也嚴助以賢良對策擢為中大夫朱買臣以
明經為平當以博士疏廣明春秋徵為博士嚴助為
中大夫侍中如嚴助朱買臣疏廣平當之徒是
明經文學進者則多除太僕或
中郎將驂乘如夏侯嬰公孫賀衛綰之徒是
也羅日鎧助
名見

廠司御從文帝功次遷為太僕綰以戴車為太僕事高祖降沛以娶遷中郎將賀少為騎士從軍數有功武帝為太僕侯為丞相徵為御史治巫蠱獄後遷為廷尉

為內史掾丞相薦補侍御史後為廷尉治巫蠱獄始黃霸以入

張湯以法律進身則先以法官處之故湯始為

給事內史薦為補侍御史後為廷尉

粟補官則先以財賦處之故霸始以卒史領

計簿書正顏曰計出入之數也

財也武帝錢穀

始有所分別而積功累勳

察補河東均輸長皆掌

免雜也武帝始用儒者為宰相革去曩時

馮翊卒史使領郡國

之選相注穿誠可為一代良法而其後惟意

補察補河東均輸長雖其

專用儒生汲黯謂刀筆吏不可為公卿蓋有

本傳贊曰點特與湯議論湯辨常在深文小苛黠憤發
罵曰天下謂刀筆吏不可為公卿果然必湯也終
漢之世清濁混淆上下無別以宦官典領中書以醫
術直秘閣尚書郎掌代王命而以令史久次補之漢末
百官志侍郎注引古今注曰永元三年六月增尚書
令史久次補之世祖始以令史之選補尚書郎
宜乎丁郎恥心以孝廉而為郎也郎高節正直不有
祖以郎補之郎補病不就詔問實病為令史賦耳世
杖之數十詔問欲為郎不郎曰能我出竟不為郎出
臣名陞庭同上誠實禍
何害哉
使漢之用人上至公卿而有限法則雖流品之不能
納諫人主之美事非明斷之君不能用不能用則貽
納諫納諫實乎能用其美益惟

明足以察其言惟斷足以行其言若泛然無別於其中則亦悠然容之而莫能區處於其外果何貴於納聽之名哉梅福稱高祖從諫如轉圜信矣至於武帝則曰好忠諫悅至言天下布衣厲志竭精以赴闕庭使武皇聽用其計升平可致此言之心而不能用其言也（福傳成帝陽朔四年上災異書）故汲黯以數諫不得久留於內（本傳上名為太中大夫以數切諫不得久留於內）內遷東海太守（本傳上名為南陽太守）而司馬相如之在左右類皆托諷於詞賦而且不敢倡（本傳相如使蜀乃著書籍蜀父老為辭）而以詰難之以諷天子又奏大人賦言神仙事上大悅（長卿多言通西南夷不為父老為辭）則是有聽諫之名而非有誠然之心也余嘗悲夫元帝成帝

之聽言非不容納也而卒使諫者以言自禍誠可哀
哉京房言石顯於元帝歷陳災異以證顯之為亂而
上謂房曰已諭傳本則元帝誠知石顯之奸而聽房之
言也王章言王鳳於成帝直數三事以指鳳之擅權
而上謂章曰吾不聞社稷計元后傳成帝時上封事
之國非是王商以閨門事為鳳所罷身以憂死衆庶
皆謂章言鳳之姦而聽章之言也然而石顯終為中書令而京房以誹謗政治棄市本出守郡房
與張博通謀顯告房誹謗政治博棄市王鳳終為大將軍而王章以非
所宜言詔獄元后傳王鳳上疏之骸骨使尚書奏
朝門閒諸侯又前以王舅出補吏而私薦之欲令在
外收首子湯陽非知張美人體御至尊而妄稱
引美人宜言下章廷尉致其大逆

罪非惟明有所不察斷有所不行而卒使忠直受誣殞於非命天下以言為諱而終於獻頌（劉歆）美新（揚雄）坐視漢鼎之移而莫與之爭悲夫

節儉（文帝性儉元帝勉強哀帝僞為）

儉美德也有出於天性自然而安行有出於因人則勉強而力行有出於僞為則暫然而必敗文帝衣綈履革蒲席韋帶器無雕文金銀之飾示樸以先天下（衣弋綈足履革本紀未敦樸為天下先治覇）陵皆因不以金銀銅錫為飾終身安於儉素而不以為陋此天性之自然也元帝納貢禹之諫溫恭少欲罷齊三服官減太僕食穀馬及水衡食肉獸後宮賞賜節約卒能

積都內少府之錢此因人而力行也貢禹上封事云

位之初天子深納其言下詔令太僕減食穀馬肉獸又罷齊三服官餘見大司農註哀帝即

事卒乃濫寵董賢奢侈亡度土木極工至以綈錦衣乘輿席緣不過綈緻見王嘉傳元帝時

于柱石之上賢下木土之詔將作大匠為賢起大第北闕下木土之工窮極技巧柱檻衣以綈錦

以戒其失且舉論語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以為文帝備行此道海內蒙恩建平二年日食舉直言嘉上封事云

此偽為而敗也故王嘉上書哀帝歷陳二君儉德

余是以知文帝之儉雖出於天性復能資之聖學以成其德是以躬行於上而化行於下海內殷庶興於

禮義卒為有制之賢君其以此夫

武帝用人多而濫既懲之僅得霍光
亦不求材最廣得士最多而縱意任使
少矣自其即位之初詔舉賢良（武帝紀元光元年詔舉賢良於是董仲舒公孫弘等出焉）
朔元年詔曰二千石舉孝廉各一人（孝廉元光五年初令郡國舉孝廉不疑倖累勝為直指使者）
議不舉者罪（五年徵史民當世之務習民之所苦）待詔舉之使者
公車（漢之公車令與計偕）明當世之務令與計偕（元光元年詔曰朕聞古之君子明詔行在六元狩）
詔舉獨行之君（元光五年徵文學之士）故自漢以來未有若武帝求賢之廣
子詔舉獨行之君（元光五年徵文學之士）而獨行之士能莫不思有
也而當時人才自一技一藝（元光五年徵文學之士）以表見而輻
湊闕庭自鬻者不可勝計（梅福傳成帝時上書武帝好忠諫悅至言是以天下）
布衣自衒（各勵志竭精以赴闕庭）司馬相如

賈臣以楚詞進吾邱壽王以善格五進而其他如東方朔主父偃終軍之徒皆以上書獲躋膴仕（已上並見福傳成帝時上書云云）梅福所謂孝武好忠諫悅至言出爵不待廉茂慶賞此言得之矣然人才以易進故類多俊逸英秀之士而無持重樸厚之才迎合苟售惟上之欲而帝喜其事功卒以不效則又遲其誅戮而痛懲之此其故自武帝得之之易而用之不擇其勢必至於此及其晚年名臣文武消鑠欲盡乃始詔求跅弛之士而用之元封五年詔云豈非屠戮殆盡而無以供其用故耶抑豈才美之士有所畏憚而不肯任其用故耶抑向之所任者多華少實

非所以為今日用耶帝亦既知之矣前日
亦已悟其不足任矣晚乃得本強之霍光
中而拔之一旦付以社稷之重而屬以周
然無負其所委而卒以當漢祚不競之危
也亦視以為當然而莫知其所貴矣漢惟子房不可以
輕畀而人主以爵賞勵天下使夫人奔走從事而不以為倦與之則非所以為取人之柄而彼之受之
人主以爵賞勵天下使夫人奔走從事而不以為倦與之則非所以為取人之柄而彼之受之

重賞高帝重名器武帝輕之霍氏私之

曰立少子君行周公之事信矣用人之難也如此哉

後擲昭帝大上老寵姬鉤弋趙婕妤有男惟光可任重大為社稷上立心欲立昭帝如有不諱誰以當此重任上病篤光流涕問曰立子君行周公之事信矣用人之難也如此哉

乃命黃門畫者畫周公負成王朝諸侯以賜光傅光為奉車都尉上心欲立昭帝如有不諱誰以當此重任上病篤光流涕問曰立子君行周公之事信矣用人之難也如此哉

二年春上病篤光流涕問曰如有不諱誰以當此重任上病篤光流涕問曰如有不諱誰以當此重任

大臣輔之察羣臣惟光可任重大為社稷上立昭帝如有不諱誰以當此重任

夫上年老寵姬鉤弋趙婕妤有男惟光可任重大為社稷上立昭帝如有不諱誰以當此重任

為嗣命大

丸祿

爵祿誘有佐命之元勳而廉於受賞封留之
都立太子本傳封功臣高帝令良自擇齊三
曰臣願封留足矣不敢當三萬戶乃封良
為留侯又曰雒陽東用武之國關中所謂金
都雒陽非用武之國關中所謂金城千里
天府之國婁敬說上都關中上疑之左右大
欲廢太子立趙王如意大臣多爭之未得堅
乃使呂澤令太子為書卑辭厚禮迎致四
皓四皓從太子入侍四人者從上擊布
置酒太子侍四人者從上擊布
謂謖太子四皓公卒卒
竟不易本良招四人之力也皆大功也而
未聞其有加爵蓋高帝亦不敢以是溷之也
侯嬰之徒一級一所隨其功戰而與之夏侯
傅嬰初以中涓擊秦軍於杠里賜爵七大夫
秦軍亳南賜爵執帛號宣曲君又戰藍田力
陵君又戰藍田力疾賜執帛號信武君沛公為漢王拜郎中謁者破龍
侯食杜平鄉後數力戰拜中大夫又從攻項籍破之益食邑二千五百戶漢
史大夫擊項籍之益食邑二千五百戶漢王即位又遷御
取楚王信食頴陰二千五百戶擊黥布益三千戶

二千五百戶後定令嬰食邑頗
陰凡五千戶除前所食邑是
繞益邑封而已本傳平以護軍中尉從擊
高帝愛惜名器如此哉自武帝好大喜功乃始輕用
其爵武功之置號為寵戰士也元朔六年置武功爵
陵中書有武功爵一級官守六秉鐲
元戎士五日造士二閑輿衛
戍庶長十七千夫八樂卿九
一軍衛三良士四
執戎十政
成少翁五利大將以方士而
器物賜之而富家大賈
拜將軍裂地封侯至以乘輿
抑何甚耶嘗觀霍光之
於用賞者昭帝欲侯金建則止之金日磾
為奉車駙馬都尉及賞嗣侯俾絞上謂
弟兩人不可使俱侍中賞
光金氏凡
先曰嗣父為侯
上笑曰

者胥失也蓋法不可以輕議而弊不容以驟革漢武帝率意造作增置法度類非高皇帝之舊至昭帝則兵制固未易以一旦革而其官名亦未嘗有張皇之驚也亭毋馬初未嘗有張皇之驚也亭毋馬為之改正而取息於民則既罷矣（食貨志武帝時著令令封君以下至三百石吏以上差出牡馬天下亭毋馬有畜牸馬始元五年罷天下亭毋馬應劭注武帝幼盡乃令天下民爵諸亭再擊大宛馬死畧盡乃令天下民爵諸亭毋馬應劭注武帝幼）

咸課息昭帝數伐匈奴養毋馬欲令其繁孳而口賦之加則常有以貸之而勿收（昭紀元鳳四年賜天下民爵毋牝牡四匹天漢三年初算車騎馬以補車騎又元狩六年初算緡錢者武帝加口錢以補車騎馬天漢三年初算緡錢者武帝加口錢口賦錢有司奏請減十三上減十三計之元狩六年罷榷酒酤榷酒酤官而鹽鐵之議則姑有以遲之而漸去（食貨志武帝元封元年桑宏羊領大司

農代孔僅斡鹽鐵乃請
各往往文學民所疾苦
舉賢良議罷鹽鐵後不果至
元五年詔罷鹽鐵官永
昭帝豈猶有藉於此哉
第而去副封以防壅蔽之不欲矯激以
興宣帝去副封以防壅蔽似矣
於副領尚書者乃發副封所言不善屏去不
後因計伯白去副封以防壅蔽宣帝乃從之
樞機者顧以閭孺卒成洪恭石顯之患置廷平以均
詔獄似矣宣紀地節三年初置廷尉平四人秩六百石而所任信專以法
史元紀宣帝取文法吏卒致趙廣漢蓋寬饒楊惲
元帝知郡國宗廟之可罷而不知太上原廟之不必
紀永光四年罷祖宗廟在郡國者建昭五年
太上皇寢廟園原廟文穎曰高祖已自有廟

在長安城中惠帝吏於渭北作廟擅收謂之原廟灼曰原小也成帝知中書官之可罷而不知尚書四曹之不可置也成紀竟寧四年罷中書宦官初置尚書五人顏曰漢官儀云尚書四人為四曹常侍三公曹侍郎各一人成帝置五人有三公曹常侍曹戶曹主客曹成帝置五人為四曹常侍三公曹侍郎各一

漢無每日常朝之禮至宣帝始五日一聽事丞相以下各奉職而進行之當時則已為勤矣然天下萬機一聽決意其遠方之政令必有壅滯稽留而不決者然考之於史趙充國上疏誅先零以六月戊申奏七月甲寅璽書報從才七日爾而不通温舒乞誅郡中豪奸奏行不過二日得可為本為河内傅温舒見充國傳王守以九月至令郡具私馬五十足為驛自河内至長安方晏晏捕郡中豪猾相連坐千餘家上書請大者致族小者乃死奏行不過二日得可為本為河内傅温舒見充國傳王皆怪其奏以為神速

金城河南去京師幾何哉蓋文移迅速無有壅滯稽留之弊其故何文書上下惟一御史主之耳

漢奏事無時而朝之文書掌於御史百官表御史大夫有中丞領侍御史十五員受公卿奏事舉按百官

汲黯奏事於武帳（黯傳上嘗坐武帳黯前）
史丹進（丹傳元帝寢疾太子）
諫於青蒲（丹直入卧内頓首伏青）
太子適（長宜動搖）皆不俟常朝（蒲上言皇）
立不可（帝得進見）
史大夫（奏事上不）
下相國相國相國下諸（侯王御史中執）
始以御（史而主奏即以御）
史而行（下高紀舉賢）
易而無（十一年詔大）
夫昌下（士御史）
王御（史）
中執（相國相國鄧侯下）
法下郡守（諸侯）
令所以簡（勸駕）
此漢之政
文武（並重不偏於）
用人（一用人文武相）
通
高祖當（十年至代求）
征戰日（子本紀）
不暇給（二年）
之際過（魯而祠孔）
魯而祠（子本紀十）
求樂毅之後（毅本紀）
封華成君（此其中特文）
至代而（文）
武之權（恒輕重相準以貽）
恒輕重（後世並用父長）
相準以（之計其意）
貽後世（並用父長）
並用父（之計其意）
長之計（其意）
其意（）

微矣議者徒見高帝不喜儒生而思猛士謂其尚武而不尚文抑不知文武一道其相資以為用高帝固未嘗二其所見也當勇力爭奮之時而說不以文（高帝二年）及拔劍擊柱之項而之制亦以為當（通傳）援詩書以為迂（高帝二年）畧之謀於馬上（陸賈傳）寓歌詩於大風（高紀十二年）而善陸賈新語之奏（賈傳）此其機益發於過魯至代之日矣至於文帝之好元嘿若尚文者而講武習射不廢於平時（匈奴賛文帝紀）戎服親習武藝（御覽六郡良家材力之士駙射上林講注六郡隴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西河六郡）武帝之喜征伐若尚武者而制度典章煜耀於當代言其取士則以方正賢良選於內郡（詔武紀建元元年丞相御史列

侯二詔三輔舉正方以人各一人而文武莫不並用而無遺言其用則以試弁期門轉為諫大夫遷為執金吾而文武之才莫不更迭而不偏上之人不以文武為二途下之人端於其始其慮顧不遠哉

漢唐事箋卷之二

（甘延壽傅嘉薦為諫大夫時試弁為期門後以手持也以入為執金吾）（王音奏請以涇為從事顓川高第遷諫大夫後以兵法勇猛選於邊郡二元延元年詔北邊二十郡舉勇猛知兵法者）（京兆尹）（將作大匠）

漢

集議漢之集議公而且嚴

漢置大夫專掌議論苟其事疑似而未決則合中朝之士雜議之自兩府大臣而下至博士議郎皆得以己見而不嫌於畢抗尊也故罷昌陵有議成帝伸其大臣多言其不便考下有司議永始元年治五年不就聲下詔罷見陳湯傳永光四年詔罷郡國廟云二千石諸大夫博士議郎議丞相元成陵制不宜加爵士皆曰宜勿云云決劉向上疏云為延壽湯矯制斬郅支既至論功石顯匡衡以為延壽湯矯制不宜尊寵爵士議久不決則功有不錄勤有功於是天子下詔公卿議封焉入穀贖罪有議望之傳張敞上言國兵在外

民給以賑之轉輸田事願廢來春民食必乏縣官
之者皆得顧令諸有罪非盜受財殺人及犯
急事以眥入穀此八郡以差入穀贖罪務益致穀
以難問丞相御史敞議敞奏是非復下有司望之李疆
敞御史賈誼為博士每詔令下諸老先生未能
言誼盡為之對傳誼公卿之言而廢格應之對未嘗以
韓邪單于願保塞朝臣集議卒用郎中侯應之策
傳竟寧間單于上書願保塞上谷以西至
遼徼吏卒天子下有司議議者皆以為便
對不可從之遂罷有司復請擾煜請罷
從之遂罷有司議議者皆以為便
下詔勿議 朱嘗以將相之言而格應之奏
也朱博得罪議其獄者五十八人而諫大夫龔勝等
敢於異將軍二千石之議也 朱博太后以傳喜不助己
正議太后怒傳喜不助己
受太后詔與趙元議斗奏
奏博等結習貴戚使傅晏風博奏
狀宣勿下中二千石諸大夫博士議郎議
下中二千石諸大夫博士議郎議
右將軍矯制曰將軍免喜侯博
丞相初傅喜將軍號傅喜持

四望四人以十四人以為如宣等言可許諫大夫龔勝等十四人為博元罪皆不道假謁者節召詔獄博自殺

於抗驃騎將軍御史之議相徵薄以應孔光等言可許少府猛等敢因人不已之所欲言而合黨以濟姦不杜公以行私惟盡其忠雷同以附勢不付之人主之獨斷此漢之巢穴前言不便者充國傳充國上七田奏輒下公卿議臣是充國之最後十八有舉既敗獨罪首謀以謝天下詔詰前言不便首伏馬邑之舉充國傳充國上七田奏輒下公卿議臣者皆頓首伏

成帝欲以恢為將軍三十使護安國馬邑谷中誘

至單于罷王恢欲襲擊之單于坐首謀不進下獄死時元光二年入塞覺之遂去軍此又足以警謀議之不謹者故表而出之

儲貳不能謹擇輔導每劒意者皆非

自四皓從遊太子良見張傳

常立博望苑使通賓客從其所好而多以異端進此固所以貽厥之福也

所好故多以異端進者亟盡事起太子死寶客從其

湖宣帝謹曰戾以溯闕為戾太子傳太子及冤就宮上

父在上使子弟得以外交而不禁其私豈復有正言正行而導之者耶考之於史漢太子官有太少傅庶子舍人而其詹事又有率更家率更家見百官表應劭注曰

石詹省也給也贊曰秩二千石率更秩六百石掌漏刻故曰率更家令宴曰太子稱家故曰家令秩八百石

使其皆賢則轉導羽翼之功為多而又奚
外邪貴誼上書文帝以選左右早諭教最
文帝卒用鼂錯為太子舍人其言曰皇太
多矣而未深知術數錯傅
人主所以尊顯功名揚於萬世之後者以
上世之君不能奉宗廟而却殺於臣者皆
也皇太子詩書多而未深知術數
者不聞書說也上善之拜錯從伏生受尚
書歸上書錯傅說為太子舍人
知術數也不知術數也
宣帝而又以外戚監護太子家故疏廣以
儲副君師友必天下英俊不宜獨親外家
屬已備而猶使舜得厠其間疏廣傅太子
白使其弟許舜監護太子
云云且太子自太傅少傅
許氏夫官家上以問廣廣
已備令復使舜監護

太子德於天下也上善其言
德於天下也上善其言
之資以廣太子使元帝不能變其優游
如有萌焉何哉夫外焉寘客以進其異端
以教其術數而昵於外戚培異日擅權之
以為訓也三代有道之長可不知其所自
朝儀外庭雖嚴內朝大衰

自蕭何置未央前殿而漢有宮闈之禁高紀七年蕭
立東殿武庫太倉
之禮當是時也謁者贊導郎中侠陛百官執戟傳警
而御史執法舉不如儀叔孫通傳通與弟子百餘人
月餘引以次入殿門廷中陳車騎成卒衛官設兵張旗幟者治禮
之年長樂宮成諸侯羣臣朝先平明謁者野外習之

傳下趨殿下即中侠陛陛
軍吏以次陳西方東向文
大行設九賓臚句傳於是
警引諸侯王以下至吏六
百石以次奉賀自
以下莫不震恐肅敬至禮
畢盡伏置法酒諸
御史執法舉不如儀者輒
引去
上壽觴九行謁者
則漢之宮闕內外有
禁而漢之君臣相見有禮矣故名文臣則見於宣室
不下司馬門則有罰
文帝名何武成名賈誼宣帝名
何帝名王嘉
名武臣則見於武臺武陵
夫宮有武臺殿
釋之追正劾奏如淳注宮
門公車司馬者皆下不如
衛令諸出入殿
令罰金四兩
東方朔傳朔嘗醉入殿中如遺
矢朔傳嘉嘗
朝會宰相得檄名而戮辱
之
申屠嘉傳嘉嘗
免朔為庶人
通居上旁有怠慢之禮
宦官
詣丞相府責通小
不敬當斬上度丞相
已困通使使持節召通
戲殿
朝入
鄧
坐府中為檄召通
丞相

而丞相謝則猶知宮闕之嚴而君臣之不可狎蓋至名見
丈臺而願以常服朝江充傳武帝時充名見大臺官請願以所常被服
上跼厠視之丞相宏宴見則何褻之甚也
上或時不冠見丞相軍武帝時大將軍衛青侍中見大臺官冠見上上
許之跼厠視之丞相宏宴見汲黯傳
宴安而憚於禮法不樂於外庭之檢束而便於內朝
之牒近故常朝之禮止於月朔後儀禮志注胡廣曰漢舊朝會儀公卿以
下每月朔常朝而君臣相見之儀所以若是之苟簡也嘗讀
張衡東京賦然後知光武顯宗最嚴於朝會之際每
月元日覲於殿下者數萬人賓臚傳命郎將司階天
子穆穆南面然後司儀辨等以朝而天子延以三揖
詢問朝政行君臣燕飲之禮而罷東京賦云云於是

條帥師于塚執贊當列眷斯洎藩國奉聘要荒來貢共惟旗拂宠夏正三朝庭燎晰晰煌洪鐘伐靈鼓鼛鼓節將司閶虎戟交鍛旄羽鋪敦設筍虡崇牙張弧建櫜鞬天子乃以三揖之禮禮之移移爲皇皇爲濟濟將將而南面以聽天下之壯觀也乃命有司儀辨等尊卑以班璧羔皮帛之贄既奠矣然後王几扮杖右玉几移移而南面以聽公侯卿士登自東陛詢于冢宰而激迅風也是時也蓋數萬人爾乃九賓重臚傳言旁震八紘充庭雲集爾乃撞蕤賓而伐林鍾奏黃鉦而擊姑洗百官以序入門各就其所若疾宠斡旋左右王凡除其肯人或不得任亟急湟以寧靜其發京倉若干斛以賦于家千品萬物大享殽核庶羞具醉薰薰膳夫以大牢饗卿士侑以兕觥臣歡康具醉薰薰

嗟夫伾西漢之君損益叔孫通禮儀而行之官已事而踐定其常朝之典而使百官進見之儀習於平時亦安有近習預政之患

禮古禮可復而漢不復咎始於叔孫

叔孫通為漢制禮雜以秦儀其說以為禮者因時世人情為之節文通傳通因時不同禮也故夏殷周禮所損益可知者謂不相復也臣就上曰可而古先聖王之制非若所施之於後率使漢家之禮法度不立品式無章郊祀建而惑於天地分合之異郊祀志平帝元始五年王莽奏元日周官天地之祀樂有別有合云云天地之祀樂有常位不得常合云云天地也陰陽之別以日此其名特祀者冬夏至具會也以冬至日五帝異樂三王異樂之節文通傳通因時不同禮禮世人情為之節文者

風俗侈靡其所著為漢儀者又與律令同錄而藏於理官（禮樂志叙孫通所撰禮儀與律令同錄藏於理官）

者類曰法家又復不傳漢典（法家又復不傳漢典民莫有言）

即法官（即法官而不著臣）

志哉且（志哉且）理非復視以為禮豈（理非復視以為禮豈）

漢以為古今之俗不（漢以為古今之俗不）能有以美教化而定民

之教議定嫁娶喪祭儀品畧（之教議定嫁娶喪祭儀品畧）同而時措之（同而時措之）宜變告訐之風（變告訐之風）而為禮遜

然耶初韓延壽守潁川一旦（然耶初韓延壽守潁川一旦）依古禮百姓莫不遵用（依古禮百姓莫不遵用）

其教（其教）

（延壽傳徙為潁川太守先是趙廣漢為太守患民多朋黨故搆會吏民令相告訐由是民多）

（論曰延壽依古禮欲更改之教以禮遜）

（延壽於是令文學斟酌為品）

（斟酌嫁娶喪祭儀品）

（嫁娶禮）

（因與定嫁娶喪祭儀品）

（定嫁娶喪祭儀品弁冕紺為）

（弁冕紺為）

（吏民行）

（百姓遵用其教）

何古人之禮（何古人之禮）行於一郡（行於一郡）而不可以

行於天下歟高祖草創之初未遑他務然猶有可諉（行於天下歟高祖草創之初未遑他務然猶有可諉）

者賈生論經制於孝文（者賈生論經制於孝文）（誼傳）王吉明王制於宣帝此時（吉明王制於宣帝此時）

而不為是終不可反三代之禮也其後曹褒議定漢禮章帝依禮條奏以叔孫通漢儀十篇不數月而奏之褒依準舊制雜以五經識記撰次天子庶人冠昏吉凶終始制度為百五十篇上之天子以百五十篇之繁斷以一人之見成於數月其書固已知其紛雜以識記之言益不待見其書固已知其浸遠而古禮之存於世者無幾有能博議而復之者乎其卒不可行於後世乎

樂漢樂樞為不古

一代之制必有一代之樂定鐘律考中聲而後樂之

所自出者有其本矣漢承秦火之餘禮廢而樂尤甚
制氏世為樂官但能記其鏗鏘鼓舞而不
所得於聲之間賈公樂書者乃周官大司樂一章而河間雅
樂之舞與又將采諸子之言以為樂記而八
音之相遠禮樂志漢興樂家有制氏以
世世在大樂官但能記其鏗
不能言乃周官大司樂其義又藝文志考
作樂記毛生等共采周官及
敘八佾之舞與制氏不相遠子言樂者以
述於古者止於此而已叔孫通因秦制為高
欲放古禮采薺肆夏清廟之
奏此猶可也禮樂志叔孫通因秦樂人
制宗廟樂太祝迎神于廟門奏嘉至猶古
也皇帝入廟門奏永至以降神之樂
見也乾豆上奏登歌獨上不以弦管亂
聲欲在位者偏聞之猶古清廟之歌也

歌特一時酣語而使禮官肄習施之原廟
為歌詩非有和順積於中者而於郊祀用
相如等所定郊祀之禮祠太一於甘泉祭后土於汾陰乃立樂
府采詩夜誦有趙代秦楚之謳以李延年為協律都尉多舉司
馬相如等作十九章之歌以入造為詩賦略以正月上辛用事甘泉圜
丘使童女十人供歌之恐我將斯文昊天有成命之頌宜不如
是也蓋自高祖樂楚聲而房中之樂制於唐山夫人所作
高祖既定天下過沛詩酒歡哀作風起之詩令沛中兒習吹常
與故人父老相樂酣酒歡哀作風起之詩令沛中兒習吹常
為原廟皆令歌兒習吹之至孝惠帝以沛宮
十人為員常以相和以百二十人為員常以相和以百二十
人為員常以相和以百二十人為員常以相和以百二十
文景之間禮官肄業而已相如等所
中詞樂高祖唐山夫人所作
祖樂楚聲也高祖故房中之樂楚聲也高
武帝好趙代秦楚之謳而以協律付之閹豎鄭
聲洋溢於朝廷而五侯貴戚類以女樂相尚禮樂志
事乃漢郊廟詩歌未有祖宗之
均謳又不協於鐘律而內

有掖廷材人外有上林樂府皆以鄭聲
成帝時鄭聲尤甚黃門名倡丙強景武
世貴戚五侯定陵富平外戚之家淫侈過
爭女樂頗曰五侯王爲以度至與人主
張放也下也定陵于淳長也富平
哉古者學校皆以樂名而自出者安望其移風易俗
樂也劉向勸成帝興辟雍設庠序隆雅頌之聲以風
天下此治世誠有得於古禮樂志成帝時於
劉向以是說上宜興辟雍設庠序陳禮樂隆雅
頌之聲以風天下如此而不治者未之有也
學校不立而隸業於太常漢惟有也
太常孔臧等議曰五年詔太常因舊官為
化其後五十人太常擇民年十八以上儀狀端正者補博士置弟子
弟子郡縣官有好文學所聞令相長丞上肅敬長上教順鄉里出入不悖
其可嘗與計偕詣太常號為掌樂有百太官表太常屬官有太史太祝官
受業

等建為得古聲又不能驗其樂於後卒使漢氏之樂
習為淫聲而無一代之制至王莽乃始名天下通知
鐘律者鳴呼此豈
作樂之時哉

漢之郊祀 漢郊祀大率虛文敝亦非古
司致祠而未始親往也 郊祀志秦雍有四時高帝二年
年繞一 祠雍時而已 文紀十五年議郊祀
於是始 郊祀志武帝八
雍郊五帝 上帝於郊見
太祝太宰故如儀 文帝始議親郊之禮在位二十三
名故泰祠官復置
對曰四帝也有青白黄赤帝之祠禹祖
五帝乃立黒帝祠名曰北時有司進祠上
帝於雍 文紀十五年議郊祀
武帝雖定三 郊祀志武帝八
年一郊之制 郊祀志至雍郊見

既稽古建定天地之大禮
陳各有宜郊見上帝五方
撰祭祀具備諸侯所妄造者皆不
是罷成帝僅一行之而卒變於紛紛之議
郊祀長安南郊詔敕奉郊
罪徙明年衛坐事免官爵
作南郊日大風拔木天子
及雍五畤天子親
無嗣令太后詔復甘泉泰
主如故及雍五畤天子親
南北郊合配之禮至於平帝世復
不一而足故更復
養等以議元始四年始行
高祖以配天宗祀孝文以合
時已議其非古郊祀之
略也然而紫壇偽飾女樂
略駢駒龍馬之屬在當
路駢駒龍馬天德紫壇偽飾女樂鸞輅其非
云云又因郊祀而赦因徙至今襲之以為常典尤非

古之意也師丹翟方進之
人之實行能掩於人之所
公議故古之論秀必本於
里選之遺意也武帝求賢
賦宏博士使匈奴不合意
孝謹聞郡國特以其子為
曰聞之久矣后以儒者文
不言而躬行遜以長子建
實太之質少
為郎中令
一推倪寬則
成以讀之
辟之

所及謂為之者湯言寬上曰吾固聞之久矣生耶二說為之科為郎署小苑東門侯地節三年京師雨雹望之上疏願賜清閒之宴口陳災異之意宣帝在民間聞其名曰此東海蕭生耶一言蕭望之則曰固已聞其名即位徵為郎中戶將以勝為郡史三舉孝廉再為尉一為丞轍至重泉令哀帝為定陶王固聞美譽固已素著於鄉黨而其議大夫

名兩官其

己聞為諫

違於朝廷之上益如是其不可掩也至於鄙食其家貧落魄縣中謂之狂生

貧落謂然縣中賢豪末敢役

辟信家貧無行不得推擇為吏陳湯勾貸無節不為

州里所稱孟本傳見公議之在鄉里昭昭乎不可泯沒安

能掩人之所不知而用以欺君哉是故能自立於州縣者然

里者然後州縣拔為幹佐曹史能自立於州縣者然

後五府辟為曹掾能自效於五府者然後為朝廷所選用（見後漢注）其初皆本於鄉里公譽也是以高祖初年鄉縣各置三老相師為善（高紀二年十以上有修行能帥衆為善置三老一人以為三老鄉一人擇鄉三老一人以事相教至武帝又設舉民年五十舉孝廉各一人令其殆有意於鄉舉里選之舊乎

古者四十強而仕七十則引年而致政故夫未仕也（限年漢用人不別仕限年皆是）

用其半生為學而後可以入仕及其既仕則以三十年宣力於國而晚歲休致又足以自養而上無貪位漢世大夫自少至老初未始

有限也劉向以十二為輦郎向傳向年十二以陳咸年十八以萬年任為郎陳萬年傳咸年十八以萬年任為郎貢禹之子年十二為輦郎父德任為輦郎二以陳咸

元帝欲録之禹傳上書曰臣老年家貧云自痛去凡有一子年十二云往非有在家為郎

為臣具棺槨者也願乞骸骨云骸骨元帝報曰云矣其入

者嘗令金敞語生欲及生禄之子既已諭

仕不幾於溢乎劉辟彊以八十為衛尉昭帝光禄大辟彊

守長樂衛宮時年已八十餘為後將軍本始中傳宣帝本

史六歲終位趙充國以七十餘為後將軍本始中征匈奴

遷為後將軍神爵五年充國七十

餘上老之請伐羌復為後將軍貢禹以

御史大夫本傳上疏乞骸骨云犬馬之齒

一元帝不允代陳萬年為御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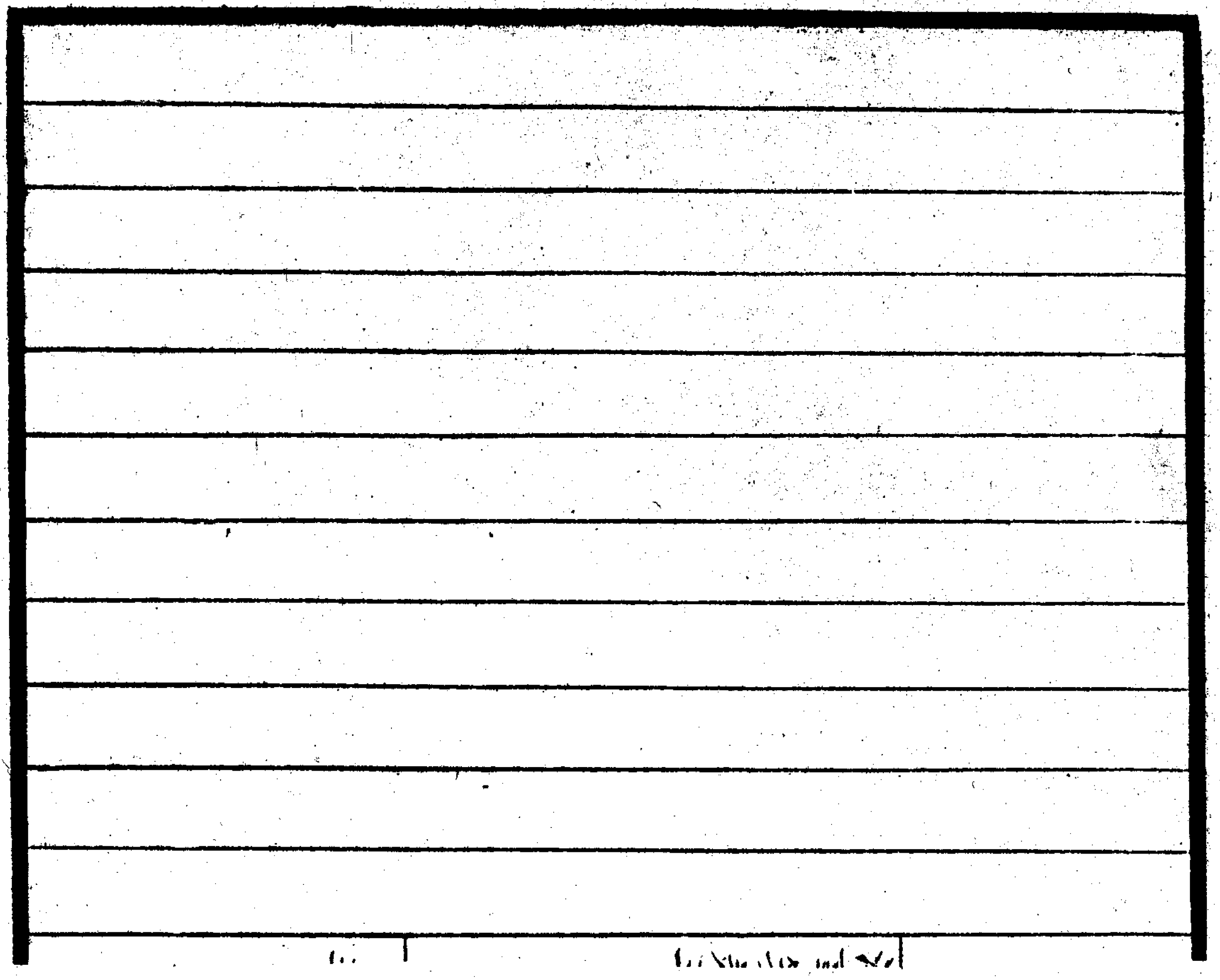
至於老癃者皆可以綰綬於朝也平帝始

邴漢以年老乞骸骨詔策遣之始有古者

年至致仕

不盡其力之辭蕭勝傅王莽秉政勝與琅琊
詔之曰蓋聞古者有司年二人以考
恭讓而致仕所以不盡其力今大夫
出則宰民宣叶風教若其
四十不惑禮稱強仕自今
上從之是
議限年法四十以上始郡舉孝廉帝時雄
十致仕之二者俱有得於古人之意今制二十
議者乎孔子曰上言郡國孝廉古
視漢世為得而所
以嚴入仕之源抑出仕之
猶有可

漢唐事箋卷之三



漢

辟除辟除頗有公議猶勝任法

漢選部尚書自縣令以上始赴尚書調選至於公府

東吏捕追有功上名尚書調縣吏者數十人其餘郡縣之屬吏皆得自辟於其長王莽傳如淳注引漢儀注刺史與各自辟於其長王莽傳如淳注引漢儀注刺史與從事史十二人從事掾史屬二十人四人本注辟除東漢百官志太尉署諸曹掾史屬二十人皆州自辟除通為百石

從事又除東漢司隸校尉注東漢百官志從事掾史屬二十人皆州自辟除通為百石

曰漢舊注來西曹掾比四百石餘掾比古元士三命者也或三命士其所不言之故有秩比百石屬其後皆自辟

百石故曰公府掾比古元士三命者也或曰漢初掾二百石屬其諸侯王

國自內史以下亦皆得以自除東漢皇子初諸王因項羽所立漢注曰漢制其官職傳為太傅相為丞相又有御史大夫及諸卿皆扶二千石官惟為置丞相朝廷國家

相吳御史大夫皆自置之景帝懲七國之是以朝廷
患令諸侯王不得治民令內史治民各察於屬
無銓選之勞官府有薦賢之實賢否勤惰然後為五
黜陟之故幹佐曹史拔於州縣者然後為五
府所辟舉掾曹然後為朝廷所用推而至於公
卿之尊初未始有限也故何武為大司空而辟鮑宣
為西曹掾宣傳宣明經為縣
為西曹掾遂
大司空何武除宣
書夫守東州
丞哀帝初
遷諫大夫
尚書事而辟匡衡為
史高領尚書因楊興言衡
議曹史
文學傳
有餘經學
絕倫但以
掌故元帝為
時史高
無階朝
廷故隨牒在遠方高
因辟衡為議
曹史
衡射策
上以
為郎中
此曹掾之辟於公府者周景以刺
史而辟陳
蕃為別駕蕃傳初舉孝廉
駕從事謂校尉行
部總錄眾事
周景辟為別
王渙以考
城令而辟仇香為主簿傳覽
聞譽達於鄉閭往往辟

書文至其門而下無遺材此漢之選吏所以一付之公議而筦庫之微一切選之尚猶未至繼悉於法也今吏部注擬之若執契券而責償其主奚暇問其人之賢不肖哉

漢之遷轉惟上所命初不以品秩高下為升降故士大夫亦俯首聽命而莫敢有所請張釋之以貲為騎郎即遷轉漢能執遷進之權其失在大臣有降

調事文帝釋之以貲為騎郎即楊雄三世不徙官雄贊莽為三公

權倚人主所薦莫不拔擢而雄三世轉為大夫至有為太僕立

不從官上以耆老久次轉為大夫本傳

功自高至文而猶未離乎舊職夏侯則何其淹滯若

此也貫誼超遷歲中至太中大夫博士傳文帝名誼為超遷歲

至太中大夫公孫宏徒步數年至宰相封侯與本傳時上方賢良宏自見為舉首起徒步數年至宰相封侯丞相封侯自宏始

王仲翁補大將軍史三歲至光禄大夫

除用而仲翁至光禄大夫給事中

仲翁等皆補大將軍史三

歲間仲翁望之傳初丙吉薦望之數人望之以不聽去之可也收其印綬可也亦何至左遷他官以辱之也彼其用舍之權一出於我固未始有資格之拘然至於大臣不職又何其速也彼其點陟進退雖未必皆當乎賢否而其用舍之權一出於我固未始有資格之拘然至於大臣不職又何其速

若此者

帝三年以議繼嗣有異之隙又忤傅太后指由是罷歸後因毀光後數月上

成帝時為丞相光傳

八年輔哀帝為丞相博山侯印綬

帝時上方功業屢舉

日食名丞相月餘為御史大夫未幾復為丞相光傳

傅氏諧

故博山侯以至韓安國蕭望之翟方進之徒皆以御史大夫左遷而為他官安國武帝時為御史大夫五歲以視褒於丞相丙吉廉聲不聞詔左遷為太子太傅翟方進奉喪事煩擾百姓堕車褒上欲用為左遷執金吾並本傳

進元帝永始二年方進遷御史大夫數月病免數月癒甲時為中尉望之為御史大夫坐為京兆

彼嘗執天子之政矣嘗正百官而統其權位矣今一旦降尊就卑與其僚佐比肩而治事豈所以

國朝體貌之禮真可為萬世法

薦舉 薦舉路廣同坐法嚴

漢薦舉之路廣而同坐之法嚴路廣則下無遺材法嚴則人無倖位故漢之士風以廉謹自將者往往多易達而闇冗無能者亦不旋踵而報罷矣河南守舉

賈誼本傳誼年十八以能誦詩書屬文稱於郡中河南守吳公聞其秀才乃言賈誼通諸家之書文帝召置門下後吳公為廷尉薦誼於帝帝徵誼為博士誼時年二十餘最為少上書陳政事多所建明文帝說之超遷至太中大夫乃悉草具其事將興改正朔易服色制度定官名悉以誼所草擬施行諸侯各以其地遠近上計於天子天子為列侯建造邸第使得與王子弟同學於是絳灌東陽之屬盡害誼之能以為洛陽人年少初學政事專欲變古制定法令諸律令所更定及列侯悉就國之後諸侯王皆少以法令削之以銷其權力文帝弗忍盡用誼之計乃分齊為六國分淮南為三國皆立其子為王用誼之謀也文帝既以誼任公卿之位絳灌東陽侯馮敬之屬盡害之乃短誼曰雒陽之人年少初學政事專欲擅權紛亂諸事變更制度悉興利除害定官名色用事顧問人見注用誼之計欲以危上令五帝舉誼大夫之位以為太中大夫令五帝舉誼四帝舉湯初宣帝神爵二年置金城屬國都尉光杜陵人杜緩字中公竟寧中以侍中護駙都尉光祿大夫為西域都護騎都尉光祿大夫為西域都護時哀帝名為諫大夫從事大司馬衛將軍薦為議郎宣薦為州牧宣傳宣為州牧從事大司馬衛將軍王商以衛將軍薦金吾薦龔勝勝傳勝字君賓彭城人見注用閻崇薦崇崇傳崇字子游北海安丘人見注用閻崇薦崇崇傳崇字子游北海安丘人見注用閻崇薦崇崇傳崇字子游北海安丘

御史之薦士也又不嫌於
食其里中子食其謂曰聞
騎士沛公不喜儒食其
生弟子共起朝儀高帝拜
諸弟子儒生隨臣久矣願
之入見東海邑子傳沛公使人名
其前所戒者沛公有大度
平時所厚何武傳武好奬
後與閻崇薦勝於哀帝善為楚
何其有賦不入身
猶坐貶秩本傳延年察獄不
延年坐送舉不
茂材史廉有賦不以實亦坐削戶二
伯陳湯傳張勃舉
舉方正槃辟雅拜有司以
列侯湯湯侍
奏湯無循行勃選舉故不
茂材勃舉湯
京兆尹坐舉方正所舉者
拜有司以說衆虛偽武坐
左遷父死不奔
左遷武武傳為
二百石何武
為說衆虛偽而
其同坐之法
傳沛公思地
慶下騎士過
吾所願從遊
士從容言食
進曰不嫌於
為郎不嫌於師弟
子叔孫通徵魯諸儒
於兩龔兩龔傳
內史辱兩龔
入身張勃舉
與湯文高
二年元帝詔

又何其嚴也當是時禹上疏且曰守相選舉不以實及有賦者輒行其誅亡但免官禹傳上元帝疏是禹尚以免官為輕而猶欲重其舉主之罪矣今賦斂迫或敗引罪降秩以為重典同坐之法視漢不亦恕乎

考課 漢考課詳於外官小吏不如委之賢臣

漢考課之法詳於外不詳於內行於小吏不行於達官郡國長史既有以上計較其殿最東漢百官志凡郡國皆掌治民凡進賢決訟常以春行所主縣勸民農桑振救之絶秋冬遣無害吏案訊諸囚平其罪法論課殿最歲盡遣吏上計天子臨軒而策問之以察吏考俗武帝初遣謁者時遣詔使乘傳行四方六條督其治行注見

遣大中大夫等十二人循行天下觀覽風俗察吏治得失或遣博士或遣諫大夫之類是也

而公府辟召掾屬及諸曹令史亦有試職之法引漢官儀曰三公每歲聽采長吏臧否以補掾吏傳序光武廣求民瘼觀納風謠以證言舉按輒被黜免東漢官志謹建武永平之間

內則不過居三府者光祿勳歲以四行察其茂廉而

已元紀永光元年詔丞相御史舉賢樸敦厚遜讓有行者

光祿歲以此科第郎從官又官志太尉注建

武十二年詔光祿歲茂才四人察廉吏三人雖曰故

以功高久次才德不異者為四行

事選郡國守相高第為中二千石為御史大夫任職

者為丞相傳朱博然進用之際亦未必以考課為黜陟

也焦延壽為小黃令舉最增秩京房傳史察舉

遷三老官屬上書願留延壽有詔許增秩焦延壽以郡小黃令以

假姦邪盜賊不得發愛養吏民化行縣中舉最當郡

舜為漆令課殿見責問育為之請扶風怒曰君自脫何暇欲為左右賞罰若甚公吳然倪寬為左內史與民假貸而以負租課當免內本傳寬為左史收租稅時以故租多不入後有軍發左之大家牛車小家搏負輸襁屬不絕河南吳公治平為天下第一傳本而卒不聞其擢用此皆行於小吏而不行於達官也至於京房奏考功課吏法本傳元帝昭欲以令丞尉治一縣崇教化亡犯法者輒遷有盜賊三日不覺發者則尉事也令覺之自除尉負其罪未傳注晉則又行之於縣有上下相司之意其法煩碎而不可用矣上時令公卿朝臣與房會議溫室房以房言煩碎令上下相司不可許上是之嘗聞魏徵始中

上使王祖擇百官考課事祖以謂唐虞雖有黜陟
文而考課之法不垂周制處宰之職大計群吏之治
而誅賞於任賢略又無比校之制處宰之職大計群吏之治由此言之聖王明
舉黜陟之體以委達官之長而總其統紀故能否可
得而知也予愛其說故併錄之

決獄 讞法雖畧亦有論報太速之失

漢置廷尉以掌天下之獄故郡國奏讞而廷尉以聞
于上刑法志高七年制詔御史獄之疑者有罪者久而不決或吏或不敢決自今以
法志高七年制詔御史獄之疑者有罪者久而不決或吏或不敢決自今以
來縣道官獄疑者各讞所屬二千石官二千石官以其罪名當報之當報之疑者皆移廷尉廷尉亦當報之
所屬二千石官二千石官以其罪名當報之當報之疑者皆移廷尉廷尉亦當報之
不能決謹具為奏讞付所當比律令以聞官
能決謹具為奏讞付所當比律令以聞官
曰讞獄必質諸朝廷與眾共之故律
曰讞獄必質諸朝廷與眾共之故律
之表之廷尉劾
之表之廷尉劾
獄重平也治疑法詳其輕重而緩處之故獄不濫而人
獄重平也治疑法詳其輕重而緩處之故獄不濫而人

不宪張敬之為京兆以私憾案掾史鍛鍊之罪於五日之間本傳敬使捕賊掾絜舜有所按舜以敬劾奏當免不肯為敬竟事人或諫舜曰吾為是時冬月未盡京兆耳安能復數日案事吏書夜驗治舜竟告曰五日之外文致其法而不讞于是公卿多矣今五日事舜當出死敬如何云云迺竟棄舜市文致其怪也及將王温舒之守河内將翠一時之怒未足一郡之豪猾而草雜音晉除之草也事過二日得可上書京師大者欲族小者欲死奏行不注疏是可不為之痛心哉夫河内去京師幾何里而又罪連千餘家非涉筆紙尾片言可得而折者夫何二日之頃而裁決於三公者又何如也其參聽於廷尉者何如也

何如也古人之於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康誥）其詳於王康叔乎史稱宣帝齋居決事于定國為廷尉獄刑平矣（刑法志）然以時考之趙蓋韓楊之詿實在於刑之不心而不能使其民無冤漢之諸公不得不任其責

屯田

屯田可用而屯於絕漠則非

自晁錯徙民耕塞下而漢之屯田固已權輿於此當是時邊塞不過隴西上郡北地歲吏戍卒罷於往來行錯之策實為有補本文帝時錯言守邊備物農本力本二事云云今邊人數倍

軹侯絳侯行糧於塞下或當燕代或當上郡北地隴西以候胡塞之卒卒少則入今諸侯之能不如選常居者家室田作民父子相保亡逸之憂且以備之使遠方之卒守塞之能不如選常居者家室田作民父子相保亡逸之憂且以備之

矣

武帝通道西域踰秦隴以北不知其幾千里自燉煌至鹽澤往往置亭而屯田卒置使輸臺渠犁皆有

煌西至鹽澤往往置亭而屯田卒置使輸臺渠犁皆有

領護歲收

西域傳

可謂得已而

不已者也末年悔過拒宏羊之請而棄輪臺之地亦

末年悔過拒宏羊之請而棄輪臺之地亦

以晚矣

渠犁皆故國有溉

民壯健有

悔乃下詔

日前有司奏欲詣

益民賦三十助

懲既往之

通用是重

元鳳四年

霍光遣傅介子

刺殺樓蘭王更

立王弟

其地肥

田張掖

昭

紀始元二年發

田張掖

郡

田

伊循

傳昭

域

昭宣以來

習射騎士詣

屯輸臺是援

狀不忍聞

因老弱孤獨也今又請遣

以侵民也今遣

等天下非所

美願漢遣一將屯田積穀令民得依其威
漢遣司馬一人使士四千人田伊循以鎮
撫之於是田
脅健以西域傳宣帝日逐王
是漢屯田
北脅健田車師元帝時置戊己校尉
果何為哉趙充國金城之役欲以歲月降
卒坐縻之須而為積穀省漕之計屯田浩
遼遠不出期年累以殄滅成功充國傳充
上屯田奏
浩壹羌人故田及
騎留施刑應募及
萬二百八十一人用穀月二萬九千三百六十
益三百八斛分屯人要害處益畜積以省經費今
所轉穀至者足支萬人一歲食謹
上田處及
二事曰兵功決可期月而
望後若雖留且種兜庫共斬先零大豪猶非楊王
首及師前煎鞮黃崧之屬四千餘人降漢初罷
國處降羌豈可與武帝同日語哉故夫屯田於邊郡當如

馬政

馬政至武帝行下策

漢之苑馬分布西北二邊養養教習擇其良以給天子之六廄諸苑三十萬擇漢儀注太僕牧師諸苑三所分布西邊北邊以郎為苑監官奴婢三萬人養馬三十萬匹取教習以給六廄百官表太僕牧師苑馬官地理志靈州有馬駿馬四令丞主之河西有令車府路軫騎馬四令丞主之河西牧也奇苑號西河天鴻門有天封苑遼東襄平有牧師官有家馬官地理志太原郡注有家馬官瓚曰漢太僕有家馬廄一廄萬匹足車軍國所用非大祀戎事廄馬止百餘匹不取給於邊郡云文帝恭儉無事廄馬止百餘匹不取給於邊郡也貢禹上疏元帝

高祖孝文景帝循故
宮女不過十餘庶馬百餘
足恭俭景帝因奴入上郡取
苑馬則是時已有苑馬矣景帝中
伐益盛養馬以西河上郡為萬騎太守而馬
長於郡二千石矣地理志涼州之畜為天下
當是時西涼北并奄而有之馬非不足也自
出塞之後竟以馬少久不伐也霍去病傳自
漢馬少久不伐於是令民得畜邊縣官假馬母限以
歸息什一以除告緡之令見食貸志李奇曰
三歲歸之十馬母還官然
一駒此為息什一
籍吏民馬而課息及於天下矣武紀太初二年
注舉夫漢之馬政其分牧於邊苑而蕃養之地

寄牧於邊民而歸息之制為不迫至於籍取吏民馬以補車騎則行此下策而其計出於無聊非惟煩擾且不足為軍用矣

盜賊 漢盜賊強大多緣利路塞

漢縣置三老十里一亭亭有長

鄉官表縣令長秩嗇夫游徼三老有秩嗇夫游徼三老掌教化

嗇夫職聽訟收賦稅游徼巡禁盜賊皆秦制也

郡置都尉官表都尉秦官掌佐守典武職甲卒

秩比二千石景帝更名都尉官掌徼循京師如都尉都尉

中尉秦官掌徼循京師

淳曰尉徼巡禁備盜賊也

京師置中尉表官

秩比二千石景帝更名都尉都尉

禁備盜賊光武省都尉官志都尉

都尉皆秦制也

賊類非狗鼠態有令之所皆所以警盜賊者也而漢未聞者方文帝時

器而白晝奪金於大都

賈誼治安策盜寇戶之攀兩廂之器白晝大都之

中剽吏而奪之金

剽吏而猶未至稱兵而肆戮之也至於武帝齊楚

燕趙之間大群至數千人攻城邑釋死罪殺二千石而不忌繡衣持斧虎符發兵威力所不能制甚至於作沈命法而盜賊浸多（酷郡吏咸宣傳杜周治者大抵盡效王溫舒等而吏民益輕犯法盜賊滋起南陽有梅免百政楚有段中杜少齊有任用是時千石故為徐勃燕趙滋

間有堅廬取庫兵釋死罪傅辱郡守尉諸侯相二千石故為攻城邑號為檄告縣官縣郡殺長吏者無歲無之是何漢之盜賊若是其恣越具食小群以百數掠鹵鄉里者不可勝數乃數使於是光祿上大夫范昆等衣繡衣持節虎賁郎故九江都尉殷德等衣繡衣乘驛馳傳分部逐捕盜賊浸多也故盜賊發覺後小吏畏誅雖有盜賊弗敢發聞恐不成帝陽朔以後故府寺却因徒盜庫兵經歷郡縣殺長吏者皆死其得坐課累府府亦使不言

雖者耶蓋自武帝與民爭利擅山澤衣食
法令以逐為勸海太
輕於為盜貢禹上疏以
嚴其禁錮故民
無所倚賴則亦忍
為漢家鑄錢及諸
鐵官皆置
吏卒徒
一歲功十萬人
以上禹見貢傳若是者
豈復有常
產常心者哉宜乎潁川山陽之盜類皆起
於鐵官之
徒卒也潁川申屠聖見前兵器注成紀永
盜庫兵自稱將軍經歷
都尉遣丞相長史中丞等二百二十八人
郡國十九穀東郡太守汝南
親襲遂治盜於渤海以為民困於饑寒而吏
訐捕斬
令等
不恤治之當如理亂繩不可急也於是悉罷捕盜之
吏諭以教令而盜平是豈有他術哉以逐為勸海太守謂遂曰君何以
遂曰起上海瀕迫遠不治聖化其民困於饑寒而吏不恤其盜賊

故使陛下如治亂繩盜弄陛下之兵於滇池之中耳臣聞治亂宜從事上而不可急也願無拘臣以文法得一切便吏盜賊間遂令郡移書勑屬縣悉罷逐盜賊於是憂優以利而開其衣食之門則彼有悔悟而已矣不是之思而徒咎其法也嘻類是又武帝沈命之未嚴淫刑以逞而至於無

漢唐事箋卷之四

漢

水利 天渠渠之有利無害

班孟堅賦西都首陳源泉灌注之利而稱鄭白渠之沃（班固西都賦封畿之內厥土千里商洛緣其隈鄭白之沃衣食之源）

沃（班杜）之源食之極丹水更其南紫淵經其北終始其意以為關中之所納之地夫以關中左蒼梧而二渠之會實為衆水出涇渭鄭白鎬潦滿紆餘委蛇經營其內蕩蕩乎八川分流而異態（司馬相如子虛賦顏曰霸產涇渭入渭同渭入河二水終始於霸產出入涇渭故外始於灞）

右西

渭鄭（又從鄭鎬）

水患者二渠為有功焉蓋自國始為秦開鑿涇水為
渠並北山東注洛三百餘里溉舄鹵之地四萬餘頃
北山東鄭國國人也注洛三百餘里欲以溉田中作而成亦秦之利也
溝洫志鄭間說秦令鑿涇水自中山西邸瓠口為渠並北山東注洛三百餘里溉舄鹵之地四萬餘頃
鄭間秦之好興事欲罷之無令東伐乃使水工
渠渠成而用溉注填閼之水溉舄鹵之地四萬餘頃
一鍾於是關中沃野秦以富強因地名曰鄭國渠
至漢武帝時白公復穿渠引涇水注渭中袤二百
覺秦欲殺秦卒使就
里溉田四千五百餘頃故鄭國在前白渠起後民是
以思其功而歌之萬之口溝洫志太始元年鑿中
京師億萬之口復秦鑿引涇水首尾入櫟大夫白公
渠民得其饒歌之曰田於溉四千五百餘頃因名曰白
陽注謂中袤二百里田
白渠起且溉且糞長我禾黍衣食京師億萬之口為雨涇水一石其泥數斗
後舉車為雲決渠
言此兩渠

饒信地知涇渭之水出內於二渠而二渠
受有所泄而水患不能為之害也其他郡縣臨晉則
引洛路水至商泰山則引汶東海則引鉅定汝南九江則
引淮朔方西河河西酒泉諸郡則引河及川谷以溉
田皆志武帝時用事者爭言水利朔方西河河西酒泉
渠定泰山引汶水南九江引淮泗東海引鉅定所惟趙充國議
溉引河及川谷以溉田各萬餘頃故穿洛渭涇
山引汶水皆穿渠溉田各萬餘里而漢之水利蓋不
過此晉民厭穿洛以溉重泉以東是發丁萬餘人以
邊防漢倘欲無為無補矣
高帝自平城之圍以匈奴數侵代地遂北至雲中郡
以備邊注上高后孝文時匈奴知漢北邊有備乃多從
隴西北地入寇高后六年匈奴寇狄道掠北地河南
紀二年匈奴入道居北地河南

為寇十四年匈奴兜
還殺北地都尉邛兜而
已上文
幽燕之境至武帝時匈奴入兜之路不出於上谷遼西漁陽鴈門代郡定襄右北平諸郡紀武
代元光六年匈奴入上谷
元朔元年入遼西二年入
雲中五原燕有地漁陽右北平地
谷三年入鴈門三年入上谷二年入
代元年入上谷二年入
襄代定襄二年入鴈門三年入上谷
遼東上谷代郡鴈門泰
谷代郡鴈門泰
亦由鴈門定襄代郡上谷而出也衛武紀
款出代李廣出鴈門李息出代六年衛青出定襄元光六年衛青出代天漢四年
封四年青出定襄去病出代公孫敖出鴈
門其後又通西域欲以斷匈奴之右臂元鼎二年張騫說武帝單于新因於渠而為重賂烏孫東居昆莫地空西域昆莫故地與漢結昆弟其勢可通今誠

宜聽帝悅從則是斷匈奴右臂烏孫地而單于之兵
以為然拜寫遣之置處而入寇北武紀元
狩二年初置酒泉郡五年乃分武威
張掖都尉燉煌郡太初三年
征和三年入五原
匈奴入酒泉張掖
酒泉殺漢兩都尉
而漢兵
始往來於秦涼之北矣
人出居延皆秦涼
金城武威張掖酒
泉燉煌張掖有居
延縣地志秦地
夫
東之於遼西北平西之
於張掖酒泉中之
於定襄鴈
五千
西有
門疆場廣漠寡鮮有定所
隨其所寇之道而
後為備守
之策漢之士卒亦疲於
奔命矣宣帝本始
中匈奴嘗
率十萬餘騎南旁塞欲
以為寇趙充國乃
將四萬騎
北緣
遭九郡
充國傳本
始中匈奴大發十
萬餘騎南
北緣邊九郡逼
充國時
為寇
亡者
過除
渠
掌降漢言
匈奴
九之郡上
五原朔方雲中代
郡鴈門定襄右
北平上谷
引去
漢書卷五

陽頹曰而充國四萬騎分屯於總統領之夫以四萬騎分屯於其間兵不繁而勢相屬如常山之卒然之形宜乎單于聞之而引去也充國老將其於倫邊之計益詳

選將將不輕授多於環衛得之選置將帥不與他官比非平昔之所習知則出於一時之所論薦嘗試而遣使之觧有不敗事者漢之將帥多由於環衛彼其出入於周廬殿陛之間其果毅武勇皆天子之所熟識其材能器使之可也故夏侯嬰以奉車從高祖以嬰為太僕奉車從攻于陵平太沉鷙忠義武勇皆天子之所熟識其材能器使之可也故夏侯嬰以奉車從高祖以嬰為太僕奉車從攻于陵平太騎郎將吳楚反為驍騎都尉李廣以本傳景帝即位為驍騎都尉趙充國甘延壽以羽

林郎訓國傳以六郡良家子善騎射補羽林衛青霍去病以
年春為驃騎將軍六年再為大將軍傳信李陵將兵於外天子召見
將韓信為治粟都尉數與丞相蕭何言之卒為大將軍傳信李陵將兵於武臺而卒
用以伐單于陵傳陵將騎士留屯張掖以
臺自請為貳師將軍輜重發右賢王名見欲使
自當一日臣所屯邊者皆荊楚勇士奇材客也願則
隊以步兵五千人涉單于庭上名陵欲使
議論應對足以察其人之賢否要非圄莽而用之也
蓋至於武帝建元三年初置羽林期門以為
羽林廣趙充國甘延壽之屬皆名將多出焉故
期門以材力為官名六郡良家子選給
羽林衛青霍去病傳以六郡良家子善騎射為
光六年拜車騎將軍元狩三年為驃騎將軍去病傳年十八為侍中
侍中元狩三年為驃騎將軍其朝夕扈從久為天子見知無不為漢名
將之地三年初置平帝元始元年更名虎賁將之地百官表
羽林期門掌執兵送武帝建元

責郎羽林掌送從次期門武帝太初元年初置又取從軍死事之子孫養羽林官教以五兵號曰羽林孤

兒

尤為急則選諸環衛而用諸衛行伍真山西出將之地而養之於宮

可謂頗牧在禁中者耶衛扈從之際一旦有警則

儒將子房計謀皆合兵法而不以兵法言

儒者不言兵非不言兵也特不以兵法形之

間耳秦漢戰爭之際類以孫吳兵法爭勝負誰復知

有儒將者哉趙成安君號儒者稱義兵不用詐謀奇

計卒為韓信斬於泜水之上見韓信傳成安君陳餘也豈儒者不

足用耶子房受書於圮上老人卒以一編為沛公謀

臣其發策建議初無一語及於太公兵法或開陳其

端或撫機而發使高帝聽納之際自生敬心焉借箸之謀良傳良請後食其欲立六國後已踞鞍問良曰九江王布韓信彭越以故事數語沛公入秦宮室意欲留之樊噲諫不聽良吾欲捐關以東等棄之誰可與共功者良曰張良借箸籌之發八難踞鞍之問啟王擊楚兵而還至下邳良進見諸將往往竊語以復問良良曰諸將所知最甚者一人先封以示羣臣羣臣上置酒快計羣臣皆故人今軍吏計功以天下之計功而為不定用取上素不為之計素何良曰陛下所封者皆平生所怨陛下所誅者皆故人今乃還論武王造周之烈者數條傳良皆武成之說亹亹數百語至破也皆漢存亡之決秦宮數語沛公入秦諫不聽良欲捐關以東等棄之誰可即欲捐捐之此可與共功者三人楚可擊楚兵而還至下邳良進見諸將往往竊語以復問良良曰諸將所知最甚者一人先封以示羣臣羣臣上置酒快計羣臣皆故人今軍吏計功以天下之計功而為不定用取上素不為之計素何良曰陛下所封者

世莫能察而獨高帝能信用於當時此子房所以為善談兵者歟史家謂子房數以太公兵法說沛公良數以太公兵法說沛公喜常用其策而不知子房蓋未嘗以兵法說沛公也當漢之時晁錯以儒者上兵書本傳事文帝嘉之上兵錯帝大夫援引孫子司馬兵法以為談者蓋不一乎相與儒者識兵畧漢文中子魏相篇子謂魏相識兵畧達時令遠注孰有子房之善藏其用者哉

漢無計口授田之法故凡為兵者皆家人子起田賦兵論漢丁役丁衆而無田雖貧不免於為兵故凡為兵者皆家人子起田賦兵以丁而不以田馮唐傳唐對文帝大率盡家人子起田中從軍安知尺籍伍符非素養而

者也自其年二十三為正卒於是傳之疇官
家徭役給公
不滿六尺二寸以下為眾
正卒一歲為
高祖紀蕭何發關中老弱未傅者詐軍注律年二十三傳之疇官各從其文疇
曰丼五十六哀老乃得免
為弱過五十六為老顏曰
傳著也言著名籍
徭役給公
於中都官則為衛士
謂給中都官者
郡國則為材官習射御騎馳
材官如淳曰漢儀注民年二十
為衛士一歲為
戍邊三日亦名為更律謂
為戍卒一歲而代
見後注
皆一歲而代
見其給於縣則為更卒
食貨志月為更卒已復為正顏曰更
郡縣一月而更者
昭紀更賦注如淳曰更
有三品當
送為
有卒更有踐更有
之一月一更是為
更卒也
更過一月一更是為
古者正卒死
皆人
直出錢僱之月二千
謂踐更也天下
常人皆
僱更錢
踐更
卒為給
淳曰更
給於
人皆直
在戍邊
戍者當自
戍又行
者出錢
三日
戍雖丞相子亦
戍邊三日
可人自行三日
人自
住一歲一更
諸不行者出錢
二日
百入於不
可便調不還
因便

官以給成者也其更代往來道中衣裝悉自補費諺傳
是為過更也其更代往來數千里越兩諸侯而係屬
帝云今淮南地遠者或數千里越兩諸侯而係屬
於漢其吏民徙往來長安者自悉而補費稱也
臨享罷遣有享其餘則否至於年五十六者始得
享罷遣故衛士儀饗以下代上臨享罷遣有享其餘則否至於年五十六者始得
衛士蓋寬傅歲盡交代上臨享罷遣有享其餘則否至於年五十六者始得
亭遣故衛士儀饗以下代上臨享罷遣有享其餘則否至於年五十六者始得
遣勸以農桑
就田里勸農桑兵革之事不預若高不滿六尺以上
年未及二十三與夫五十六者謂之罷癃老弱
在於不仕
預給兵之選惟戍邊重事雖宰相之子不免而國之
有倉卒之寇常兵數少不足辨事則有一切調發凡
年老當免者亦在行中謂奔命昭紀始元人反乃募元年益州民及發

捷為蜀郡以趨急難

間命奔走者故曰奔命奔言急也顏曰鷹說是也

兵之大畧也

土兵詳論諸兵所出而御之有道

漢兵散於郡國各有異習而不可以一律齊也巴蜀

三河潁川諸處則多材官高紀十一年立太子為王西車騎巴

蜀材官及中尉卒為皇太子衛軍霸上宣帝神爵元年

西羌反發三河潁川沛郡淮陽汝南材官詣金城

材官取其有材力者注高紀應云隴西安定天水諸處多

騎士及武昌六年發隴西天水安定騎士取其

騎士及元鼎六年發隴西天水安定騎士十萬人征西羌

習射御騎馳戰陣者也注見前

東上郡北地皆有車卒宣紀本始二年調關東輕車銳

擊匈奴詳見上高帝紀十一

注弄東南之地多樓船故博昌濤陽會稽諸郡皆有船
卜式傳吕嘉反式上書願與子男及臨淄習弩博昌習行死之以盡臣節上賢之伍被傳時漢建淮南王孫建繫治王恐謂被曰諸侯頗有反狀西向必有應者無應即還器衡山以擊廬江有濤陽之舡守下江未見其福也朱買臣傳是之不發被曰器衡山以擊廬江有濤陽之舡守下江未見其福也朱買臣傳是之以延歲月之壽城云可故東越王居保泉山今聞反覆買臣因言中今發兵浮海直詣泉山可滅保泉山勢不得上拜買臣到郡治樓船時東越數反覆買臣因言中今發兵浮海直詣泉山可滅保泉山勢不得上拜買臣到郡治樓船
買旦為會稽太守上詔買旦備糧食修戰具須詔書到軍與俱進
之弩手現荆楚之劒客將見注選各惟其土之所宜而習
熟之故一旦有事以羽檄召天下兵高紀而無有不集
事者方其閑暇之時各以其兵之在郡國也則屬之都尉都尉每歲八月會
都試郡太守都尉令長丞咸預各以其方之所用而
課殿最焉漢官儀八月太守都尉令長丞相尉會都試課殿最又光武紀建元七年羅材官注

云秋後課試平地用車騎山阻用材官
東漢郡國校士三百人習騎射逾冬乃罷
長史掌治民勸農桑典禁兵備盜賊景帝更名都尉為郡尉
丞一人本注凡郡國皆置都尉一人丞一人
士既發而不詰也所則騎士有誅
適士勑之軍興不詰七所之禹坐腰斬
霸上軍興馬不適士則補滿也多不
軍興傳霸守京兆尹發騎士詣北軍馬不
適士勑之軍興連貶秩孟康曰適謂補滿
太守有貶
夫是以郡國之兵教習於平時而征
發於平時而將無專權之患矣
也能相馬
發於事民有事民有更番之休而
漢京師兵南北軍本注漢舊儀云衛尉主宮闕之門
京師南北軍凡宮衛也兵皆屬焉
南軍凡宮衛尉主之官
兵屯衛京師有南北二軍南北軍之屯
宮內在京城門內為北軍凡京城門外為
南軍凡宮衛尉主之官衛尉秦官掌宮門衛屯

輔兵卒皆屬焉中尉主之有中壘寺中候候丞京輔都尉掌北軍壘門內光武以是變皆屬焉表中尉秦官掌徼循宮外相為表裏注東漢官志執金吾屬官有中候則中尉掌北軍明矣云南北軍者以此推之亦如唐之南北二衙也唐兵志南衙諸衙兵北衙禁軍是也故胡廣謂衙尉巡行宮中則執金吾徼於宮外相為表裏注東漢官志執金吾屬官有中候候丞京輔都

蓋寬饒代上臨傳饒為衛司馬案行士卒躬自更也著自情愿留共事罷衛卒數千人武帝用兵增置八校

罷步兵校尉遼騎不常置故或為七校尉也八校外置樓船越騎長水遼騎射聲虎賁凡

者為邊騎知越人事者為越騎皆屬中尉而北軍始募知邊人事有召募之兵後恐中尉之權太重乃於光禄勳增置羽林期門為宿衛百官表武太初元年更郎中令名為光禄勳掌宮殿掖門戶入期門羽林皆屬焉餘注

長從之兵方漢之初京師之兵猶未遠出高十一年發中尉卒三萬人軍霸上文三年發中尉卒擊匈奴

而與衛尉同掌宮門凡出入期門而南軍始有

至武帝則發中尉卒擊西羌天水安定騎士及中尉

西羌本河南河內卒十萬將軍李息郎中令徐自為征

西羌之平而京師之兵始從遠調昭宣以來禁旅之列屯

如故有警則發雖金城去京師遼絕而羽林孤兒
越之騎亦從中而遣矣宣紀神爵元年西羌反發隴
等處材官詣金城擊之三年始發騎三河紀神爵元年匈奴
自是而後募外兵以從軍而更代之法浸弛昭紀始元三年募吏民及發徙為
選郡國吏三百石伉健習騎射者皆從軍蜀郡擊益州宣本紀神爵元年
百官志舊中壘校尉主北軍中壘中興省中壘置中候為水虎賁主輕車併
騎長水校尉主輕車併射聲與步兵越騎併職太守無民伍都又試
後所以有列屯養兵之費歟

漢之環衛有以諸侯及公卿大夫子弟之為郎者郎
伍營中假監之環衛漢環衛有六等亦有賢才居之

中令掌宮殿門戶有以
郡國之材官騎士更給
為衛也而有二等焉屬
員吏直執戟宿衛門戶
出則充車騎出
定員多至千人光祿勳
見百官表
之武太初元年更郎中
舊制光祿勳舉三署郎
前考課注見
四行餘
亦猶周官之宮伯所掌王宮之士庶子凡
為衛士周廬設徼警夜巡晝歲盡則更
在版者也屬於衛尉衛尉者為兵衛亦無常
在宮者
令為光祿勳東漢黃琬傳云
德尤異者為
百官表衛尉屬官有公車司馬漢
儀云公車
罷之
掌殿司馬門夜徼宮中衛尉寺在宮內胡廣
云主宮闕之門內衛士於周垣下為區
廬若今之伏宿屋也餘見賦兵注
類
亦猶周官宮

正所掌王宮之糾禁會其阡伍而教之道藝者也二
者皆宮城內之宿衛武帝以來乃選六郡良家子弟
期門羽林之郎百官表武帝初元年置建章營騎後更
名羽林騎百官志云羽林郎掌宿衛侍從常選漁
陽隴西安定北地又以從軍死事之子孫
上郡西河六郡良家子補之又以從軍死事之子孫
養為羽林孤兒平帝又置虎賁諸郎將百官表期門
志虎賁中郎將注曰武帝置期門平帝更名虎賁晉
孫綽百官表注虎賁諸郎皆父死子代漢制也
盡屬之光祿勳見百官表故向時所謂郎衛者兼以兵衛
官表期門掌執兵送從羽林孤兒教以五兵云云
巡徼之事而衛尉所掌特宮門衛士
之於史東方朔楊雄皆以執戟為郎東方朔為中郎
傳見本陛戟殿下楊雄繞也與南衙兵一等耳攷
而李廣趙充國馮奉世皆以良家子為羽林期

門耕李廣以良家子擊邊為郎騎馮奉世以良家子選為羽林射
忠義特著於時而屈從左右之際不為無補於君也

軍賦軍賦雖曰有二猶非列屯坐食

漢軍賦有二其一以丁賦有三及十五以上歲算百二十也

歲其三至十四歲出口賦錢人百二十民年十五以上至二十六出賦錢一算為治庫兵車馬

儀注民年七歲以上歲賦口錢十四歲出口賦錢人武帝加口錢以補車騎馬文帝紀四年漢儀注民年七歲以食天子

若富人貲萬錢取算百二十七景紀二年貲算十以上萬得官服曰貲乃以其一以財賦

錢算百二十文也應曰古者疾史之貪民以衣履釜蓄為貲謂計直而算也

凡亦以衣履釜蓄為貲謂計直而算也

凡知榮辱限貲十算乃得為吏十算十萬也至於貧史嘗佩將軍和帝永元五

郡國而豪上貧民以衣履釜蓄為貲至於故吏嘗佩將軍和帝詔曰往者

都尉及二千石印者亦給軍賦（惠紀故吏常佩印者家唯都尉印將兵及佩二千石官印者他无所與）則又不特取之於民矣蓋其往來縣成者道中衣裝悉自補（丸注賦從軍旅齎之費或自貸子錢）（任氏傳吳楚兵起長安中列侯封君行從軍旅齎子家錢）（頻曰貸猶假也）來蓋兵猶未食於縣官而其所賦於民者殆不過為庫兵車馬之資而已調兵遠征則各食於所過郡國之粟此其所以無列也坐食之費也

漢

兵權內兵權散外兵權專

漢初三軍未有節制故營屯宿舍天子得以直入其壁而奪之軍韓信傳四年漢王出城皐與滕公從張耳韓信軍修武至宿傳舍晨自稱漢使馳入壁張耳其印綬麾召諸將易置之信未起即其卧內奪兩軍之權自韓信申軍法而主帥偏裨之禍有不可犯者征軍衆多皆主伐事訖皆以南北軍衛之司馬屬於衛尉不拜不私役於衛尉者也然司馬見罷且以不拜不私役於衛尉者也蓋寬饒傳寬饒以高第為衛司馬先時衛司馬在下行衛者衛尉私使令逐捕官府門上謁辭尚書責問衛尉由是令詣官府拜謁寬饒視事素舊寬饒出寬饒以衛官不復使候司馬軍正次於將軍者也然正

不屬於將軍將軍有罪則正得以聞漢中建傳武帝天時監軍御史穿北軍壘垣以為貴區建斬之詆惡以禁邪令監軍御史公臣聞軍法以立武以威衆壘垣已為穿北軍垣以求貴利私貴以與士市尤為失帝法曰壘壘已定穿窮不公禁不公用文吏議不至重法黃帝法曰正屬將軍將軍也故擇將將軍擁兵出塞有罪已聞臣謹以斬人者人斬人者人頗曰李者法官之號由路是謂人權散主不偏屬於一人亦足以見其書曰兵權欲鈍專征則自偏裨以下皆屬制也至於軍惟大將軍之所令失道問狀惟大將軍衛青譽匈奴傳元狩四年大將軍青令廣併於右將軍軍出東道廣為前將軍從東道臣願居前為前將軍大將軍乃徙臣東道臣願居前先死單于大將軍弗聽令長史封書與廣之幕府急詣部如封書與廣之幕府廣不謝而起就部引兵與趙食其合兵出東道惑書廣上簿廣至幕府引刀斬霸陵尉以報私責廣之幕下史後瞋為庶人幕府引刀斬霸陵尉以報私

念則不以專戮為嫌廣先
尉醉呵止廣廣從騎曰故
得夜行何將軍尚不能
請霸陵尉況故耶後名為
至軍而殺之與俱嚴細柳以
周亞夫為將軍軍拒先驅則不以
柳軍軍士被甲銳兵刃軍門都尉
吏被甲銳兵刃軍門都尉
敬弓弩持滿天子先驅至細柳文帝勞軍
亞夫為將軍軍霸上至
驅曰天子且至亞夫傳言開壁
門士請不得驅馳天子詔
亞夫傳言開壁門辟
容式軍成禮而
去此又
兵之在外者也然而胡建為南北軍正假黃帝李法
以斬天子之監軍上見衛青
境外而歸於天子之自裁
番問其罪正閎長史安諏即周覇等議建
曰大將軍出未嘗斬裨將今建桼軍可斬
之威閼安敢苏建為右將軍
皆不敢有二心自歸而斬
當斬青曰幸以肺腑待罪
明甚失臣意且使臣職雖
當何罪覇
以明將軍
一日餘士
反意也不
而覇說我
尊寵不敢

自擅專誅於境外而歸天子天子自裁之則於內外之制又若斯不亦可乎

以參議軍事（衛青傳如淳注律部軍官長史一人官志將軍有長史司馬一人千石本注云）盖軍長史例以文士為之所戚何耶

職參謀議而與將軍相為可否者也胡建不由文史之議而以私意行僇是不得以為節制衛青諮謀於長史

意也（左傳僖二十八年於晉敗舟之僑以濮之戰舟之僑以徇於國君子謂先歸秋捿文公其

能刑其與胡建義有間矣

兵法（論張良韓信所學而韜畧不列於兵書

古兵法之存於漢者百八十二家張良韓信刑取要用定為三十五家中更散逸而其後任宏校理兵書

論次為四種而權謀形勢陰陽技巧之別猶有五十
三家則漢之兵法亦云備矣藝文志兵家漢
十二之武家刑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諸呂用事
倫至於孝成命任宏論次兵家為四種兵權謀十
家兵形勢十一家兵陰陽十六家兵技巧十三家凡
五家唐李靖謂張良所學者太公六韜三略
韜武韜龍韜虎韜豹韜犬
石公三略上略中略下略韓信所學者孫吳兵法太宗與李靖論兵太宗曰漢張良韓信
書太宗曰張良所學太公六韜三略信十五
今失其傳何也靖曰漢初得黃石公三略而益取
武家大韜六韜三略七書
是也韓信所學蓋亦因其把上之所傳與其
苗孫也韓信所學者
武是也
證之也然攷之藝文志上自神農黃帝下
陣而載之風后力牧下至孫臏范蠡大夫
牧下至孫臏范蠡大夫皆兵家為兵家
十藝文志兵陰陽家神農黃帝兵法一篇風后力牧十五篇兵權謀家孫武兵法八十二篇風后

吳起八十四篇孫臏八十九篇而獨以六韜列於
篇茫蠡二十六篇大夫種二十一篇
藝文志儒家周史六弢六韜同所謂太公謀八十一篇
顏曰即今之六韜也弢
言七十一篇兵八十五篇則又列之於道者流是何
黃石之所授於留侯者特不見錄以為兵耶豈子房
秘其已術初不定以為兵法後世循其故而不錄抑
高祖之所學雖不具載其書而在當時有馴先生者
亦善為司馬兵法淮陽憲王欽傳元帝時張子
而士夫議論有舉司馬法之言者間齊有馴先生者善
之兵法大將軍衛青不
材也
跼引司馬法曰軍賞不踰月辛慶忌傳何武
司馬法曰國容不入軍戰必危武帝時制報武上疏引
天下雖安亡
國即此類
司馬法曰國容入軍而太公韜畧則自子房進說
軍容不入
高祖之外無聞焉是必有說矣蓋太公之韜畧非若

孫吳穰苴說詐以求勝也自圯上老人私
子房而子房之說高祖若印券然殆亦有
老人出一編書授良曰讀是則為王者師
書乃太公兵法常習讀誦沛公拜良為廄
法說沛公喜用其策良為他人莫良為廄
言皆不省良曰沛公殆天授也良乃從不去則
難知非子房不能非高祖否之與語也吾觀漢家以
孫吳六十四陣皆都隸之法東漢禮儀志
兵法其將學孫吳兵法霍去病傳去
如兵法封曰顧方略何
耳不願學古兵法則當是時急於功利爭為詭詐
之曰來又教
權謀以速勝其太公殘略迂緩而弗
之好也君臣將帥謾不加省歷世浸遠而子房之所
學者類為無用蓋亦無怙乎不錄於兵而錄於儒與

道家也今世所謂七書云者合留侯淮陰所學而其存學者幸而及見全書則可以廣其畧不幸而及見殘缺則幾於泛而不專安見張良韓信之精於以為科舉則幾於泛而不專安見張良韓信之精於一哉

兵器中外各有兵器大率多用弩

漢自郡國至京師皆有庫備在郡國皆有庫兵備成紀建始元年立上郡庫如淳曰北邊郡庫官之兵器所藏燕王旦傳王旦令羣臣曰漢家人受明詔領庫兵東漢兵五兵弓弩戟楯刀劒甲鎧皆習設五鎧之屬

官制注云巡尉游徼亭長皆習設五鎧之屬

或置工官潞南東平陵有工官濟南東平陵有鐵官泰山郡奉高有工官鐵官見地理志

高紀初為十萬為一算以治庫兵車馬而兵以算賦為之高紀初為算賦錢人百二十掌於中鐵官同置於產鐵之郡上見在京師則有武庫工官與

尉執官表中尉武帝更執金吾武庫屬焉官有武庫令注曰主兵器

又自有若盧考工室若盧以藏兵器考工主作器械一曰冬官為考工表少府屬官有若盧考工室若盧注曰若盧官名也藏兵器攢

器械一以少府主之如淳曰若盧官名也而武庫兵則以大司農錢為之也故

毋將隆以為府兵器天下公用國家武備繕治造作

皆度大司農錢邊吏職在距寇者得賜武庫兵毋將隆傳

哀帝發武庫兵前後十輩送董賢及上乳母王阿

舍隆奏言云云蘇林曰輩若今言輩送也賢及上乳母王阿

邊兵不足乃得發武庫工官工以贍之食貨志見

故郡國之庫兵京師之武庫其禁守不可以不嚴也是

申屠聖之反於潁川也殺長吏盜庫兵經歷九郡成紀

陽朔三年潁川鐵官徒申屠聖等百八十人殺長吏自稱將軍經歷九郡遣丞相長史御史中丞

逆捕以軍興從事通皆伏辜

發武庫兵器率以弩為急李廣之擊單于以大黃射其裨將以連弩攻戰圍守凡將帥所用一皆豈非禁守之不嚴故耶觀公孫宏禁民不得挾兵弩之反於京城也矯制赦囚徒安中邊騎此公孫宏嘗奏十脚弧弩百吏弓弩與漢置強弩將軍之號都官囚徒發武庫兵長水及宣曲胡騎知漢之強弩將軍出朔方延壽為強弩將軍則見本傳脫虔曰傳

大黃肩弩也晉灼曰黃其大者也如今之合黃閒也大肩即李陵之步戰亦見陵傳晉灼曰如今之合段會宗入烏孫射退單于蟬或併兩弩共一弦之類

選精兵三千弩千見本傳人人特一弩而陳湯之圍郅支亦以戰弩為後本傳云為後

弩臨江而守之伍被傳安王謀反被召曰強弩臨江結九江之
下郡之而守之絕豫章之口強弩臨江而守江之浦以禁南
備之息夫躬上疏哀帝以為卒有強寇圍城誰與
偪誰與之與是夫躬傳躬上疏歷數王訴公卿大臣以戰詰闕陛下以
偪之是錯傳錯上疏言強弩圍城長戟遠不足數卒有
奴之弓弗能格也晁錯本傳
不然晁錯論匈奴中國之長技何以云弗能格也匈奴
之弓矢知漢兵之用尤急於弩而亦當時之所尚也勁弩長戟匈
漢有材官有騎士有輕車有樓船四者有宜用之地
之險易而用之故能以我之所長而不陷於彼之所
短此其所以多取勝也漢興之初多戰於亮豫徐宋
之郊故夏侯嬰以兵車破李由於雍邱陳地理志亮州留郡有雍

卑故杞國也嬰傳破李由軍於
雍卑以兵車趣攻戰疾破之　灌嬰以車騎破項籍
於東城地理志揚州九江郡有東城嬰傳以御史
大夫將軍騎別追項籍至東城破之　志兗州
不能勝漢之車高紀秦二年章邯圍田
阿之敗志兗州東阿沛郡汶在豫
則騎之與車步之與騎其所遇之地固自有便劣也
項籍傳羽壁垓下漢兵圍之數重羽夜
乃有二十八騎騎將灌嬰以五千騎追
直潰圍南出
羽斬羽東城
至於韓信之伐趙未至井陘而止舍選
輕騎二千斬
趙王於泜水誠以井陘之險非車騎之
所便而彼則
能權其
說曰井陘之道車不得
三萬絕其後趙王不用
志井陘在常山郡
井陘口李左車
陳餘聚兵井
冀州韓信傳
信乃引兵遂下
未至井陘口
願假奇兵

趙三十里空壁而止舍夜半選輕騎二千人人持一赤幟倍道卽馳入趙幟立漢幟軍潰斬成安君泜水上

伐北

騎出定襄見成紀元朔二年公孫賀以輕車出雲中

志雲中郡屬并州又

見武紀元光六年

圍平志并州鴈有平城白登餘里在

騎匈奴東南去平城十二萬北逐冒頓高祖先至

傳漢悉步兵三十餘萬騎圍高

祖於白登

步兵未盡到冒

李陵之敗漢以

大軍為

為陣卒

匈奴所破

遇之地固自有優劣也

引士出營外

則騎之與步車不能權其地而

車不能禦北之

至於衛青之出塞環武剛車于於寘顏山

誠以武剛之利非塞地之所恃而彼則

縱騎五千擊單

去病傳武剛

白兵車也

用之歟耶耶以東盡海也車騎步皆不得而進自嚴助浮海以救東甌建元三年閩越舉兵圍東甌東甌未至而漢始知有水戰之為利故武帝建武建元三年閩越舉兵圍東甌東甌未至而漢始知有水戰之為利故武帝建引兵罷以擊朝鮮武紀及朝鮮傳元告急於漢上令助以兵圍東甌助傳東甌引兵罷以擊朝鮮武紀及朝鮮傳元封二年遣樓船將軍從齊兵浮海以擊朝鮮封二年樓船將軍從齊兵浮海以擊朝鮮朝鮮傳元封二年樓船將軍從齊浮海軍楊僕兵五萬從齊浮海擊朝鮮卒平其地而為郡縣地朝鮮為樂浪臨其屯亦何傳大顏

真都郡此豈海道之利於舟乎號鄧以西盡蜀也車騎舟皆不得而進自蕭何請用巴蜀以定三秦何傳顏大用巴蜀罷天下可圖也王如其言卒定三秦何傳顏大用巴蜀罷之而漢始知步戰之為利故高帝自南鄭引兵從故道出襲雍卒降秦將章邯雍王邯迎擊漢漢中郡故道縣在州漢元年漢王引兵從故道出武都郡故道縣在益州漢中郡武都郡此豈非山坂之利步乎

大抵北地使之最錯兵書亦幾於是矣詳錯傳見

漢之遣使不以次選擇其勇畧辦給者使奉使使才當擇能者

匈奴降者一旦取諸班行而遣之無高紀皆高帝平時所習知者

不集事文帝欲使南越陸賈已老矣陳平薦賈以往當使尉佗去黃屋稱制本傳文帝欲使人之南越太中大夫

往當使尉佗去黃屋稱制丞相平乃言賈以前事帝時使粵可使賈往使尉意

佗先帝豈在廷無可使者而平必以賈為薦耶蓋以其孰於南越之事故也武帝

始立使絕域科雖斯弛之士亦詔求之武帝紀元封五年詔云斯施

之士亦在夫用之而已令州郡察吏材異等可為將相及使絕國者以聞

有茂

故張騫

常惠皆以應募為使蘇武奉使單于下至斥候之士百餘人亦聽其自募與俱共擊之漢方欲事威信傅建元中為郎以應募使月氏道阻而怨匈奴并見拘十餘年蘇武傳惠家貧自奮願出使匈奴時匈奴無與

者而罷歸故官本傳宣帝時詔書令公卿可請願盡精厲氣奉使匈奴軍自效明使詔吉凶之狀上大夫路溫舒願給厮養問狀無可取則武帝設科以

盡臣節事下度遼將軍范明友太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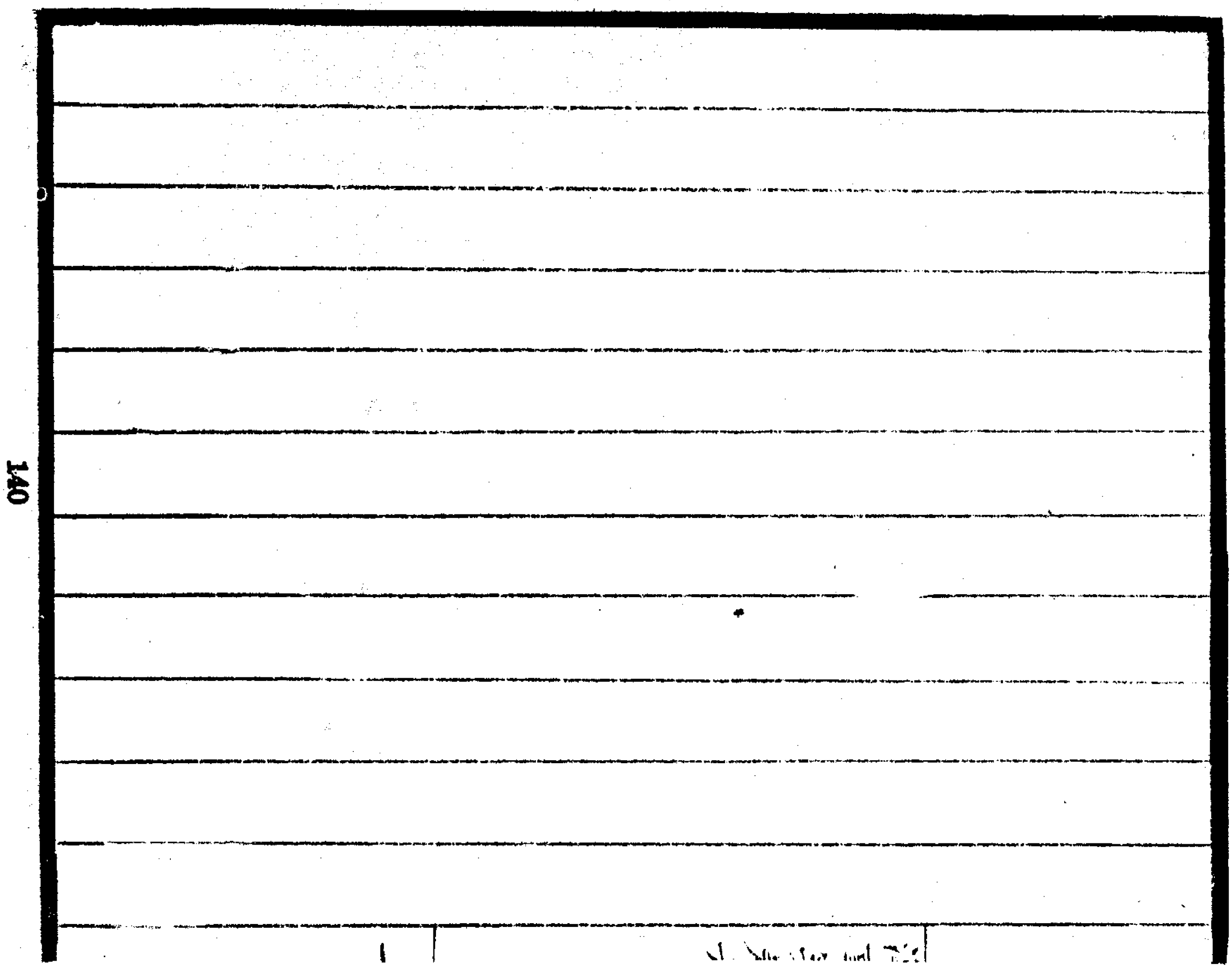
非人之所樂去於是妄言妄行之徒並許應募而不問其情實所從來亦不復如前日之問狀至於侵弊失指往往置之重法激其立功以贖罪而外國亦厭漢使矣張騫傳自騫開外國道以重貴其後使天子為其絕遠非人所樂聽其後民能無問所從來為具備人侵盜弊物及使失指天子為其習之以廣道路以激怒令贖復求使使皆私縣官齎物欲以市奇物因風以報厚幣之意其後漢使稍稍得進外國益厭漢使多妄言無有實事於是天子怒以為漢使數窮困乏絕之咎故令王恢設謀馬邑誘匈奴以致其大利匈奴覺之而去於是漢乃大興兵遣將軍擊匈奴匈奴遠徙而漢亦罷馬邑之兵自是之後匈奴絕和親攻擾北邊往來侵盜不可勝數然猶羈縻不絕重罪請和親厚賂單于終不聽其後匈奴貪漢財物邊境復往往求市馬邑事覺單于大怒發兵十餘萬騎入武州塞以報馬邑之怨漢使四將軍各將萬騎擊匈奴衛青至龍城斬首虜數百人其明年單于復入代殺太守友入雁門殺略千餘人漢使車騎將軍青出雲中至高闕遂西至隴西擊匈奴獲數千人其明年青復出雲中西至隴西北至陶林擊匈奴數萬人走青再出定襄圍單于單于潛遁走青捕首虜萬餘人其明年青出五原塞數千里遂絕幕擊匈奴右賢王右賢王驚青兵卒至軍潰而走青得右賢王裨將十餘人男女萬五千餘人畜數十百萬於是漢以衛青為大將軍冠軍侯青凡七出擊匈奴斬捕虜萬九千級漢亦亡兩將軍軍三萬餘騎其後票騎將軍去病數出隴西過焉支山千有餘里擊匈奴左部斬獲甚眾其明年與合騎侯俱出北地擊匈奴左賢王將左賢王將以數萬人降下票騎將軍功冠三軍其明年票騎將軍出代郡右北平擊匈奴左賢王將斬捕虜萬餘人其明年票騎將軍合騎侯俱出北地代郡過居延遂北窮匈奴右賢王將至於狼居胥禪於姑衍登臨翰海獲單于北海而還其明年單于自立三歲而死子狐鹿姑立是時漢東拔濊貊以為蒼海郡北攘匈奴以斷其右臂西通月氏大夏安息以鎮撫匈奴單于終不敢動匈奴遠遁而幕南無王庭漢北地西河上郡皆復修亭障以逐出匈奴數百里以保塞徼遮虜鄣列城往來人馬以候匈奴其後票騎將軍既沒後四歲漢使貳師將軍廣利將兵三萬騎出五原以千餘騎與單于戰單于陽敗走而伏奇兵八萬騎以圍貳師將軍貳師將軍兵降匈奴單于盡得其輜重人馬還而貳師將軍降匈奴其後二歲單于死子烏維單于立漢使因楊信招誘匈奴信素匈奴貴人也見漢貴臣而降匈奴單于愛之親用事而貴漢使其後漢使路博德築受降城以遮匈奴左地使韓說將三萬騎出五原與單于會受降城北可千餘里而單于聞漢兵來已遠徙而去漢兵無所獲而還其後漢使王烏等窺匈奴以觀其變單于詐降而留王烏等漢使其後陳湯甘延壽傳介子咸以使節誅斬郅支單于並其本支傳其

遣使循行本以愛民其後漸以擾民

文帝在位宜久未嘗遣使之煩自武帝始夫既

州置部刺史矣武紀元封五年初置部刺史
宣上意謂之無愛民之心則不可故勸農桑則遣博士狩
謁者存問鰥寡則遣博士狩三年遣謁者行天下存問
使以振救民也昭帝遣廷尉問民疾苦昭紀始元六年遣廷尉王平
等五人持節行郡國問民所疾苦宣帝遣御史掾舉宣紀神爵三年
四人循行天下舉冤獄昭紀始元六年遣十四人循行天下深刻不改者其
情與利除害故其所遣之士其官秩未崇人徒未廣
而其志慮去民為猶近而可以盡其情也自元帝以
來則漸失此意矣以郡傷水災困乏不能自存
夫褒等十二人元紀元初元年

則遣光禄大夫博士嘉等十一人成紀河平四年或遣大夫存問者元建始四年遣諫大夫博士嘗二十一人綏和元年或遣諫大夫舉三輔究獄成紀鴻嘉元年或遣侍官愈崇而勞擾愈多人愈衆而掊斂愈廣曾何補於民哉詩載召伯舍憩於甘棠之下以其與斯民聽訟決獄若家人父子相唯諾可謂有平易近民之意矣今臨軒遣使雖不過曹郎卿曹而州郡望風幸具不入於境何哉盍亦思其故乎



漢

漢十里一亭亭有長十亭一鄉鄉有三老掌教化嗇夫聽訟收稅游徼巡禁盜賊在宋則為都正長也然漢之役於鄉亭者率有祿秩游徼注曰有秩為小吏百官志鄉有三老秩百石以下嗇夫秩百石以下佐史之秩是為小吏百官志鄉有有秩補太守卒史後為京兆尹復為冀州刺史卒而補太守卒史後為北海太守卒而補太守卒史後為侍博士有斗食佐史之秩是為郡所署秩百石以下嗇夫選鄉有秩補太守卒史後為侍博士而推遷雖上至二千石無限也張敞以鄉有秩而補太守卒史後為侍博士朱邑亦以鄉嗇夫而補太守卒史後為大司農入為大司農游徼王卿捕盜有績而府已著其課閱閱侍博士

為聊聊大始姑幕縣有聲華八人報仇庭
閻下書佐入博口岩機文曰府告姑幕令
之中各有收司職教化者無與於獄訟收
與盜賊各出其力以盡其職而縣令丞得
仰成今一切役以民戶而祿秩不加焉一
之警捕責之催斂責之道路橋梁之繕修
須則又從而科數之其為役也備矣至其
者漢雖由刀筆吏以推擇非古者府史在
計祿猶及於小吏而民之夫正給於
中都官者皆以吏賦雇之吏食貨志月為更
卒注顏曰更者

不得有書機到齊王卿得教捉移書曰王卿憂公甚効機到齊閱
五人博復捉機到令丞就職游機王卿力有可用漸盡其餘矣
閱詣府部掾以下亦不惟怖親屬失色晝夜馳驚十餘日間捕得故一鄉

也正卒為給中都者
餘凡前賦兵注
奸黠之類則
以輕議
內外內外固當
均任惟有內議則
可畏
天下之勢有內外而輕
矣古之人常均內外之
遠而吏之出入內外初
郡國守相高第為中二千石選中二千石為御史大
夫任職者為丞相考注見課
補郡國守相者蕭望之傳宣帝選博士諫大夫通政事
之雅意任本朝遠為郡
乃上疏云書聞徵入郡
守內不自得其所
為內外之

制者未嘗不均一也文帝召李布於河東以其使酒而復遣之郡布倘布為御史大夫人言其賢國維丞相周勃有所不敢辭上勃為丞相詔列侯就國事侍燕從容上問所欲對曰願為會稽太守數年不聞問其以春秋重耶是以嚴助久厭承明而出補為會稽守助傳武帝時助時事懷故主出為郡守久不聞問其以春秋輕外為重也其均秩之禮則然也蕭望之雅意本朝而不樂平原守非以外為輕內為重也其均秩之禮則然也故助自會稽召留侍中望之自平原入為少

府其出入內外安有輕重區別也哉愚甚懼之害正於陰傾巧計使賢者不獲盡慮於朝而加察也故汲黯沮於張湯而不得久居位雖遺補過之願而不克遂（黯傳武帝時九卿上書張湯列於禁闥拾遺補過之願而不克遂坐免官數年名為淮陽太守入禁闥心疾黯泣曰上不悅也後今力病不能任郡事臣願為中郎出補陽史民不相得吾徒得遺臣之願也上曰君薄淮陽邪顧淮君重卧而治之）於石顯充宗而出為魏郡守雖有通籍殿中以防壅蔽之請而不得行（房傳元帝時上令房上弟子晓知考功課吏事者欲試用之即任良姚平願以為刺守試考功法臣得通籍殿中建之為奏事以防壅閉石顯五鹿充宗皆疾房欲通言於是宜以試以房為魏郡太守元帝）若是而曰人臣之顧位有所決擇內外之心其亦君見之不明也哉

久任官吏之良可
漢制惟邊吏三歲一更段會宗傳如淳注史三歲一更
以至倉庫之微初未嘗有終更之限也夏侯嬰自高
祖時為太僕至文帝世不易其職楊雄為黃門郎歷
三世不徙官本傳贊此其在內者然也有為郡守刺史五年何武為揚州刺史五年張敞有為京兆尹九年川太守八年其在外職未嘗不久任也
黃霸為潁
守前後八
年
帝時吏居官者或長子孫以官為氏其二千石長史
亦安官樂職莫有苟且之意王嘉謂文初立嘉上
疏曰云侍哀帝文時史居
官者或長子孫以官為氏倉氏庾氏則倉庾之子孫
也其二千石長史以官為氏倉氏則倉庾之子孫
相望莫有
苟且之意且此足以見漢之任吏不輕易於易置
也苟二千

石治行課最則特璽書褒寵增秩賜金亦未遽遷擢以重斯民去思之心至其屬吏則惟太守察其廉汙而進退之故郡丞雖老聾或以其廉而不欲數易為潁川太守以治行長者下詔稱揚賜金百斤秩中二千石名復數增秩賜金縢萬餘口下詔稱治內侯益本傳霸守東相王成勞來不怠流民自第一占八川務在成就之霸曰許丞廉病聾督郵白欲逐送迎止頗重聽何傷且善助之毋有異等其秩成中二千石賜爵關內侯全良吏詩公私費耗甚多失賢者意或用者而罷斥諸病吏朱緩養名博新視事博為瑯琊太守齊郡右曹掾吏皆卧博問其故對言病吏博問致意乃敢起就職博乃見諸曹吏皇恐故事二千石新到輒遣病吏教置之皆亦安有具員而終任者哉當是時

移病用史有問由諸病吏

惟長安浩穰最為難治而尹京兆者往往不過三年近者數月一歲輒毀傷失名以罪過罷張敞傅喜廣漢及敞為久任職則知漢之久任固以其吏之循良而貪汙皆冗庸容久病民哉

京師第入長安中浩穰於三輔守及為真久者不過二千石以高二三年近郡數月一歲輒

毀傷失名以罪過罷劇郡國

秦廡 秦廡雖有定制亦無常思

漢制二千石九卿得廡子弟為郎 哀帝紀除任子令應劭注

人千石為以上視事滿三年任同產若子為卿又漢制選二千石高第為九卿一其為虎賁

諸郎署注環或沒于剌守而名績昭著者皆許父死子代見衛

著亦蒙恩典錄其後嗣次何

郎汲黯居淮陽卒上以黯子偃至諸侯相其弟仁至九卿故官其如汲黯張安世皆

以父任汲黯傳世為卿大夫以父任為洗馬安世傳安世
而衣裘奏事中郎將中郎侍郎郎中號五郎一也而
等有四中郎將中郎侍郎郎中官而悉屬於
光禄勳以給天子宿衛獨議郎不預更直之數官志
中三百石無員注凡郎官皆主更直執戟宿衛諸
殿門出充車騎惟議郎不在直中戟光禄勳屬官
有五官中郎將一人本注曰主五郎官五郎
侍郎四百石無員五官郎中三百石無員五官郎
以四行察其廉茂二年詔太尉引漢官目録載建武
光禄各一人察廉吏三式十
又元紀第郎從官令光禄科見前注才迹優異始蒙選舉銓居高第然
後出補長丞異時銓擇上而至於兩府初無限格武何
傅武以射策甲科為郎光空王嘉傳以明經射策甲科為
後王音舉武賢良拜為諫大夫遷揚州刺史成帝時
為失闕大司馬光禄勳舉遷為鄠令坐法免郎坐尸殿門
免光禄勳于永除為南陵丞復察廉

為南陵言遷太丞復察廉為長陵尉舉直為丞相然放官而昭帝不與食貨志武帝疾拜宏羊為御史大夫欲為子弟得功於國大利伐其重賞注官

史大夫二千石秩惟有一子猶未得禄故以御史大夫數月卒天子以其子為郎本傳大夫疏云拜光禄大夫秩二千石凡見前注

桑宏羊為御史大夫自以為有功於國欲為子弟得官怨望霍光與上官桀等謀為反詛滅餘詳見前注

漢書藝文志

雜流苟有人才無常恩也

蕭何著律九千字以上者得為史又試以六體書而課最者為尚書御史史書令史

興蕭何草律亦著其法曰
字以上者乃得為史又以
書御史史書令史史民上
者古文奇字篆書隸書繆
篆昭曰若今尚書蘭臺令
史也贊曰史書仲馮曰史與書令
史二名今有書令史之則
為史者固以諷誦字畫而
學掌故之士則有補左右
守卒史以至二千石屬者
內史鴻臚卒史者有補郡
義為官選留滯請選擇其
石通一藝以上補左右內
補郡太守卒史皆各二人
足擇掌故以補中二千石
屬文學掌故補郡一人先用
功令它如制曰可則胥史之
職固無間於清濁貴賤而
請著律令
為之也故倪寬以射策補廷尉卒史
學龔勝孫寶以明經為郡史
文學龔勝傳兩龔皆好經勝為郡

史寶傳經為郡史以明路温舒既為獄史而又以通春秋舉孝廉獄史傳書佐察廉補令丞而終至丞相宣傅少為獄小史因舉律令轉為義舉孝廉薛宣朱博皆起

樂浪都尉丞翠茂材為朱博傳以太常掾察廉補安陵丞後歷平陵三長安令縣令以高第為累遷代孔光相則知漢之脊史亦以功次遷選而無所限格也東漢三公有長史有府掾今所謂堂後吏是也官志太尉公長史一人千石掾屬二十四人本注曰署諸曹事掾史屬二十人千石掾史一人千石故曰掾古元士百石餘掾比三百石二百石故曰三命者也司徒公長史一人千石掾屬三十比百石公府掾屬二十四人本注東西曹注東曹主吏一人司空公屬長史一人千石掾屬二十九人或主長史遷除及長史遷本志詞曹主盜賊事訟或主詞訟除或主民戶祭祀農桑戶曹主民祠祀農桑或主貨幣鹽鐵金曹主貨賊事訟

或主倉庫郵驛科程或主卒轉運徒為之事或主奏議兵事奏曹主郵倉曹主兵事皆以人志應引漢儀注曰世錯用丞相故事以四節清以決今以後審四科辟名不惑行自明足以決才任三輔令皆有孝弟廉不如詔書有司進之要而朱穆何敞班彪李膺之徒卒由此塗

用班孝廉始為賓融從事舉茂才後辟司徒論高多少臣正李膺為司徒所辟並見本傳

其裨佐不既多乎今顧以為雜從事於此則必以為恥而不肯為矣

隱逸 容養清節自高帝始

高祖既得天下詔令天下士大夫有肯從我遊者吾能尊顯之（高紀十一年詔）是欲以爵祿誘天下之士宜其雲集京師依日月而附餘光也然天下固有清介不汙於世振衣袂投佩紱高蹈遠舉棲栖其軒冕而已矣高祖非不欲士之盡以為樂者亦各從其志而已魯有兩生既不能屈其來（如淳孫通傳使徵魯諸生三十餘人魯兩生不肯行曰公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諛以親貴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傷者未起又欲起禮樂禮樂所從我也興禮樂積德而後可行公往矣無污我遊者吾不忍為公所為不合古吾不忍為公所為）而四皓（漢興東園公夏黃公角里先生綺里季此四人者當秦之世避入商雒深山間而名之）豈其勢不足以臨之容忍舍包俾其志獲伸於下而不迫於天子之

威所以養而成奕世節義之風者實基於此王莽之誅於子真王莽之誅於薛方鮑宣傅喜逐不以禮聘終子真王莽之誅於薛方鄧掾祭酒嘗徵不為至及莽以安車迎方方因謝曰堯之使者謝曰堯明主方隆唐虞之德小臣欲守其山之節也使者以聞莽說強致彼二人者陰險擅權淫刑以逞而不敢有及於山林之士非高帝有以致之耶至於光武聘嚴光少與光武同遊學及光乃隱身不見光武追憶安車元纁乃得之幸其館光臥不起乃張目汝耶除為諫議大夫不屈乃耕於富春山中禮周黨武本傳建徵周黨曰自古聖王必有不賓之士以示公朝其志焉其賜帛四十匹

雖賚以爵秩而卒不能奪其浩然之志好善忘勢養成清風凛然高誼之士相望於咸靈之世賢黨綱傳諸而奸臣睥睨没身垂涎而不敢梁指漢鼎者豈無自而然哉

學校 學校不能成材幸而取士路廣

漢自武帝始建太學而求其所謂學特不過以上儀狀端正者補弟子員雖郡縣有好學敬長上肅教化順鄉里者輒課第其高下而補用之遺詣京師太常受業亦如弟子其視命鄉論秀升之於學而與國子齒者固有間矣至於教養之法一歲

化以勵陛下昭
勵賢材焉儒林傳
序公孫宏與孔臧等議云今
陛下昭德開大明配天地本人倫勤學
禮請因舊官而興焉為博士官置弟子五
十人復其
身太常擇民年十八以上儀狀端正皆補
郡國縣官有好文學敬長上肅政教順鄉
里出入不
上補文學掌故缺其高
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其不事學若下材
及不能通
詣太常得受業如弟子一歲皆輒課能通一藝以
上令相長丞上屬所二千石謹察可
者常與計
偕詣太常籍奏即
特所聞
罷之而
補者則又苟簡滅裂無中年
有人才如古之大成也
一藝輒請諸能
何武王嘉翟方進焉宮之徒皆以射策甲
云可也
信臣以明經甲科為郎
餘皆以射策並見本傳其田文學
往往留滯郡國僅補卒史見雜
置曹兒寬傳寬補廷尉文學卒史特張湯
用文法律令之
史而寬以儒生在其間見謂
流注甚者見謂儒生不肯
為廷尉府

不習事不署曹除為從史頗曰從史者但只隨官僚不主文書則亦何貴於學校之士哉蓋其弊起於學校之立制度簡畧例見而無足有碩大宏博之士由乎其中則類以為易且如古也幸取者若是而曰人才之出不古固無恠其不如古也幸漢取士之路廣士不由學校今取士必由學校而士之教養於學校不專在學校今取士必由學校而士之出亦者其可不加詳哉

經籍

漢儒有收拾經籍之功則傅注可忽

經籍減於秦火其復於漢者賴有口耳之傳山岩屋壁之藏猶未盡泯故漢之諸儒相與師授而講求之易始於田何（儒林傳序自魯商瞿子木受易孔子孔子以授馯臂子弓子弓以授矯子庸子庸授馯臂子

燕周醜何以齊田生授王同子中丁寬等言易者本之田何何
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即以教於齊魯之間齊人
生授魯高堂生為士禮十七篇漢興而魯徐生善為
子建由此頗能言尚書夏侯勝其先夏侯都尉從濟張
秋於胡毋生本傳胡毋生老歸教於齊齊之言春秋為
馬言詩於浮丘伯申公傳少與楚元王交俱事齊人
安與申公傳族子始昌始昌傳勝勝傳從兄子秉子授
王遣子郢卒學禮有高堂生文志漢興魯高堂生傳禮十七篇樂有
制氏文志漢興制氏以雅樂聲律出在樂官頗能記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義樂更相傳
授質疑問難是以其得不廢於後然古易唯十二篇費
直始以彖象文言雜入卦中而今世所謂易書即費
直所集之易也費直傳易為部長於卦筮亡章句
彖象以直傳解說上下

國以所聞伏生之書定其五篇今為周禮缺具冬官而足以考工記三篇求之千金不得乃以考工記補之以上河間獻王獨購冬官一篇奏藏於秘府時儒以為千元為周公之注致太平之書也見尚書序季氏正義周禮遭秦滅學藏於屋壁以故不亡漢武帝時劉歆獨識其書奏立學官後鄭玄知周公之注致太平之書也見前注以至高堂生之十七篇今為禮記戴氏之四十九篇今為禮記六藝論云今禮行於世者戴德傳記八十五篇則今禮記是也戴聖傳禮四十六篇為大戴禮戴德之學也戴望之學也凡經籍所傳於今而學者得以諷誦之者非漢儒其誰致彼其收拾於灰燼之餘使聖人之道寓於經籍以

為學者依歸之地其功亦
豈之重其罪與秦焚書同
書於散逸之後則不能無
免有異畧其過而録其功
吾於漢儒尚奚憾焉

漢唐事箋卷之七

漢

科目 漢科目蓋有異材亦幸與屏除並行

漢之取士隨時設目蓋非一科其行之最久而得人為多者在學校則有明經在郡國則有孝廉賢良始於孝文紀二年因日食詔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以輔朕良材而已賢良始於孝文紀二年因日食詔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以輔朕孝廉茂材明經始於孝武郡武紀元光元年令州郡察孝廉各一人令之不肖者之科終漢世不變而公卿大夫多由此塗出然愚以為碩大宏博之材要非科目之選則其所得豈復有異材哉蓋明經止於藝學見

注校以射策為甲乙同上非有深探聖人之旨賢良上對

策與時世為俯仰非有直言極諫之士鄭司農謂舉
孝廉比於周之興能者謂若今舉孝廉與今舉茂
才又名似而實非也是以業明經者志在於取
青紫夏侯勝傳勝每講授謂諸生曰士病不
明經術苟明其取青紫如俛拾地芥應賢良
者志在附權勢杜欽陳湯傳湯以直言極諫之士鄭司農謂舉
叔舉孝廉而不能逃冒年之責東觀漢左雄傳雄
兄爲注徐淑舉若有茂材異行自可不拘
過四十不得察舉若有茂材異行自可不拘
年齒及舉畫
廉年齒順帝從之明年有廣陵孝廉徐淑年
郎疑而以詰之對曰詔書以詰臣充還雄詰
故本郡故郡
之曰有如顏回子奇不拘年齒以知十今
一知幾耶淑
李鳳聞乃遣歸郡
無以對
卓然不羣也鄉里有推譽之公見鄉注而州縣有辟除之
才出其中者特幸耳雖然漢猶不專倚
於科目取士而得人若是其有

選除孔注附此
故士之修於鄉者雖不由科目
踵門選拔州縣等而上之與科目之士同於擢用此
後世之法所未講也
漢之有賢良始於文帝即位之明年因災異而求直
言也當是時未嘗有應詔者於是乃除誹謗妖言之
罪之本紀五月詔曰古之治天下朝有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所以通治而來諫令法有誹謗妖言之罪將何以來賢良其除之方之以近其來遠之方之以人近其來能
景至武未遑他事首下賢良之詔而又得董仲舒公
孫宏二人而已歷
諸侯王直言極諫者親策之
始得晁錯
公卿郡守舉賢良
孫宏二人詔舉賢良元光元年又詔舉賢良董仲舒出焉

其艱哉自是以後得人為
意然上之所以待士下
晁錯對策文帝直稱平
令臣錯本傳錯對曰平陽侯臣窋顓陰
令臣錯注窋音屈假嬰子
昆邪公昆邪所選
姓昆邪也
舉之人未嘗有所隱匿
世哉武帝旁求異材齊
而從之評凡鄉注以之訣
未嘗有可取者觀
恨其以科目取士而士
累矣乘輿不敢斥權倖
悟雖非漢之
之所以自重尤
之賢良進者未免有科舉之
證以文其法

優游巽
阿鳳叙永
於言果
異於漢
士大夫
常於士
耻之節
科而萬
本也三
三大夫
舉賢之
未倫也
道

景帝方設長吏車服之制禁其出入閭巷

公孫援申伯以獻訣宏

以匿其旨誣水旱以
托後宮以市直欽杜
往往言浮其意而意不逮
由今以觀又不知其何以
風貶漢士夫無廉耻修潔之素
出處之大節係乎風俗而古之善觀風俗者
大夫得之漢承秦舊吏多軍功未知禮義廉
往往不自修潔毋有史體文帝始立孝廉之
有吏民之表也朕甚嘉此二千石之紀十二年詔曰孝弟天下之大順也力
之老衆民之師也廉吏民之表也朕甚嘉此二千石之紀十二年詔曰孝弟天下之大順也力田為生之
云無應令豈實人情是吏

毋得以賈賂為市景紀中元六年詔曰吏者民之師也車駕衣服宜稍以吏六百石以上皆長吏也亡度者或不以吏服出入閭巷與民無異今長吏二千石車朱兩轓千石至六百石朱左轓從者不騎其官衣服尚輕故禁後元二年為禁之先是吏多軍功車服貴賈田甲魚翁叔之屬交通豪猾之家受其賕賂為市漁奪百姓侵牟細民以故相與富貴田甲魚翁叔之屬交通豪猾之家受其賕賂為市漁奪百姓侵牟細民以故相與

史請其罪也丞相御史下吏出入閭巷亡吏體者不如法令者皆上丞相御史下吏出入閭巷不如法令者皆上其官屬三輔舉之知所愧也

斗詔曰或詐偽為吏吏以革其舊習而使富貴田甲魚翁叔之屬交閒請其罪

至武帝時為吏者猶或與富貴田甲魚翁叔之屬交通豪猾之家受其賕賂為市漁奪百姓侵牟細民以故相與

私張安世富賈田甲魚翁叔之屬交通豪猾之家受其賕賂為市漁奪百姓侵牟細民以故相與

其所薦咸陽孔僅鄭當時皆貲郭之屬交通豪猾之家受其賕賂為市漁奪百姓侵牟細民以故相與

見其平時所交游者鄭當時貲郭之屬交通豪猾之家受其賕賂為市漁奪百姓侵牟細民以故相與

之千金大治皆致產累故進言之故董仲舒對策以為受祿之家不得與民爭利本傳云故食祿之家受祿而已不與民爭業然後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

而貢禹上疏元帝亦欲令近臣以上家無得私販賣本傳云又欲令近臣自諸曹侍中以上家無得私販賣與民爭利犯者輒免官削爵不得仕官豈非目覩一時之弊而言之歟其後有州郡安富人而飲酒作樂有初拜郡守而乃乘藩車出閭巷俱不免為有司所劾汲陳遵傳初遵為河南太守第之安富人之劾奏故淮陽王外家左氏飲酒作樂司直陳崇聞遵為荊州牧當之河官俱過長杜宣揚聖化為職不正身以舉直察姦自謹始遵初除門下掾梁顛仆坐入寡婦左阿君置酒留宿禮不入寡婦之門忍湛酒混清亂男女之上別輕重之分印敦不忍聞請皆從之豈區區法制所能禁之耶古人有言化君子者化其情化小人者化其形以其所以化之加之君子安能使之回心而鄉道哉

人才之在天下宜有以長養而成就之方其未仕也養之在上上下交得其養此三代人才之所盛漢無學校養材而又摧沮之養之權在下及其既仕也養之權在上上下交養不可望其如三代之才也然自武帝表章六經傳本大師教授洋洋乎州閭鄉黨之間傳道肄業同堂合席則固有師友漸摩之益千餘人一時學者自遠方至受業者如孔安國子弟自遠方至受業者千餘人一時學者自遠方至受業者如孔安國子弟之徒皆為太守內史治有廉節其為博士者十餘人皆至大夫郎掌故以百數申公侍申公退居家終周覇之徒皆為博士者十餘人皆至大夫郎掌故以百數申公侍申公退居家終身不出門復謝賓客獨王命名之乃往弟子自遠方至者千餘人為博士者十餘人皆至大夫郎掌故以百數申公侍申公退居家終

寬城陽內史碭魯賜東海太守蘭陵繆生長沙內史徐偃膠西中尉鄒人閻門慶忌膠東內史皆有廉節稱其學官弟子行雖不備而至大夫郎掌故以百數致之儒者猶有此耳惜夫上之人選用混清流品長養而士之卓然不羣多出於下之人加乎詩書戮辱及於簪冕容養作成之意不勝於摧沮損挫之威此殆賈山所謂士修於家而晁之庭者也賈山至言今從豪傑之臣方正之士直與之日日射獵擊兔伐狐以傷大業絕天下之望士修於家而壞於天子之庭臣切愍之且漢之初上下闊踈猶未習於積威而釋之尚能為國惜才韓信當斬滕公壯其言而釋之斬本傳信亡楚歸漢為連敖坐法當斬其儕十三人皆已斬信仰視適見滕公曰上不欲就天下乎而斬壯士滕公奇其言壯其貌釋弗斬而張蒼當斬王

陵怪其美而赦之本傳箸為秦柱下史亡歸沛公過陽武箸以為客從攻南陽箸當斬解衣伏牘身長大肥白如瓠特王陵見其美士乃言沛公赦勿斬卒以就漢家興王之業者二人與有力焉其後法令過煩人才削薄馴至於漢末而莫有臨難死節之士故王嘉上疏哀帝以為人情不能不有過差宜預蓄養可成就者斯言真有激而云耳傳本嘉上哀帝疏

氣節自高帝培養之氣節而世常有之

伏節守義之士何世無之顧上之所以養之以徇衆者何如耳高帝之初丁公不忠於項羽則戮之以徇衆李傳丁布

公為項羽將遂窘高祖彭城西短兵接漢王急顧謂丁公曰兩賢豈相戹哉丁公引兵還及項羽滅丁公

謁見高祖以丁公徇軍中曰丁公為項王臣不忠使項王失天下者也遂斬之以激世

鄭君當事項籍時為大夫逐鄭君奪其先人田橫不肯

死而屬漢高祖令諸故項籍臣名籍鄭君者為大夫逐鄭君奪其先人田橫不肯

獨不奉詔盡拜名籍則將貸之以激世鄭君當事項籍時為大夫逐鄭君奪其先人田橫不肯

歸漢而自殺則壯其節而為之流涕島紀橫歸入海上遣使者赦丁公無敢殺丁公

殺則壯其節而為之流涕島紀橫歸入海上遣使者赦丁公無敢殺丁公

乙減橫懼誅與賓客亡發兵加誅橫懼來侍詔雒陽發兵欲屠之為其守節禮義

大者王小者侯不來且發兵加誅橫懼來侍詔雒陽發兵欲屠之為其守節禮義

末至三十里自剄上壯其節為之流涕島紀橫歸入海上遣使者赦丁公無敢殺丁公

流涕發卒二千人以王禮葬焉魯不下漢則嘆其守節禮義之國而不忍屠之以兵

禮葬焉魯不下漢則嘆其守節禮義之國而不忍屠之以兵本紀五丑彭越項羽已滅

下漢王引兵欲屠之為其父兄乃持羽頭以示其守節禮義之國而不忍屠之以兵

之國乃持羽頭以示其父兄魯乃降所以為後世憑藉維持之計者為不淺矣故

保護風俗以為後世憑藉維持之計者為不淺矣故培養氣節自守不為一時勢

以為後世憑藉維持之計者為不淺矣故培養氣節自守不為一時勢

其後士大夫皆以節氣自守不為一時勢劫所屈不

疑之不肯解劍為直指使者素聞不疑賢文傳治春秋為郡文學舉勝之遣至渤海遣

吏請與相見不疑冠進賢冠帶櫑具劍佩環玦褒衣博帶盛服至門上謁門下欲使解劍不疑曰所以衛子武備身不可解

貢禹之不肯免冠

貢禹曰冠一免安可復冠也因遂去冠

不受卒徒唾背如田延年

延年為河南令大司農丞奏延年主守盜三千萬不道霍光出將軍之門蒙此爵位無有光之心又令御史大夫田廣明曉延年曰幸無事當窮究之田大夫往就獄得公議延年曰即無事當窮究之田大夫往就獄得公議延年曰即無事當窮究之田大夫往就獄得公議延年曰即

漂英風使人激懦而憎氣以至田甲賈人也責張湯行義有烈士之風湯傳湯為小吏與交通及為大吏甲所賓客田甲雖賈人有賢操始責湯行義有烈士之風湯為小吏與交通及為大吏甲所賓客田甲雖賈人有賢操始皆竦見游俠傳則其他可知矣惟漢世之君臨御有樓護侯徒也議論常依名節而聽之者其氣不沮而自有以銷其犯上難制之銳故其人亦不以節行自矜而無矯激之名忠而不訐剛而不暴有伏節死義之士而後世獨以節義為上故也惟其是故士大夫相習成風而未免有詭激之患要之東都尚節義不若西漢實有而名亡

勵俗以公議相營救乃人臣抗節之風

漢有急難相救之義而不為朋黨此足以激世厲俗
養天下忠義之氣而後世有所不如蓋漢
集議而天子不私於獨斷下有抗議而宰
己見故凡關於治體而有所疑者士大夫
而不為嫌也是故朱雲之訕上辛慶忌免冠請之而
脫其死罪雲傳成帝時小臣居下訕上書願賜上方斬
大恕曰其餘上問誰也對曰張禹上佞臣一人以厲
辛慶忌免冠叩頭殿下曰陛下師傅罪死不赦左將軍
意劉輔之直諫師丹上書救之而免其詔獄
輔傳成帝欲立趙婕妤為皇后輔上書云今乃觸
情縱容傾於卑賤之女欲以母天下不畏于天不
于人忌莫大焉上書奏上使收縶掖庭秋近
親養忠之義誠上書言輔同姓宜坐臣本以言
慶忌康衰師丹谷永俱獄於是辛
顯其治共王獄減死罪一等論為鬼薪
乃從輔

霍馮后之寃而下獄唐林爭之傅喜龔勝又爭之而
竇以復官自殺衆庶寶侍初傅太后與中山孝王母馮
書僕射唐林爭之上以寃奏請事元帝有隙考馮
祿大夫龔勝爭上出寶復官鮑司隸坐距使者之事
幡太學下諸生會而之者千餘人鮑宣傅喜龔勝
光四時行園陵官屬以令行馳道中宣出逢帝時宣
鈞止丞相掾吏沒入其車馬摧辱丞相事下御之使
丞侍御史至司隸官欲捕從事閉門不內使者亡
宣坐使者亡入臣禮大不敬不道下廷尉獄尚書上
博士弟子王咸舉幡太學下曰欲救鮑司隸者會
下諸生會者千餘人朝日遮丞相光自言丞相車
得行又守闕上書上遂等髡鉗

之好也又非有貪緣而使之然也義激於心而勇生於
義以養成天下仗節死難之風而固漢鼎於不拔之

勢者其在於斯乎嘗恨司馬遷遭李陵之禍時未有
推司馬遷救陵之心以救遷者李陵傳陵以步兵五
上聞陵降怒甚羣臣皆罪陵上以問太史令司馬遷
遷盛言陵事親孝與士信千人擊匈奴軍敗降
急有國士之風彼之不死以報漢也上宜欲得當以報
以遷誣罔為陵游說下遷腐刑豈
於用刑而下有所不敢請耶抑果無人耶退處士而
進姦雄遷固有激於此也夫豈其有感於朱家劇孟
之徒也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貫經傳馳騁古今
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貧賤序游俠則處士而進姦雄
夫遷贊司馬遷窮千載斯以勤矣上下數
而其是非頗謬於聖人論
俠亟見游
世之言明黨黨禍萌於宣帝之時
世之言明黨者必曰東漢而不知其禍已萌於宣帝

而見於元成之世也蓋天
流有不可勝救者自宣帝
帝而以宦官任中書
石顯之黨成自宣帝
王氏之黨成矣見方石顯
帝而以外家護太子至哀帝平
皆其愛友見加以楊興諸葛豐之徒依附
相濟立時楊興常稱譽堪周
臣越劉向傅元帝擢用周
非獨不可於朝廷自州里
勿令事上於是疑會諸
立左遷典堪河東太守猛槐里
使周堪張猛並為石顯所
而擠害之望之宴見之傅望之堪
金敞納之並拾遺左右四人同
卿之宏恭石顯久典樞
以師傅見重元
薦諫大夫劉向
帝即位數
給事中與

為中書侍郎由是恭顯怙勢曾欲附望政本白欲吏置主書五人皆其黨也堪希得見常因顯口會堪病瘖卒顯誣譖猛令自殺於顯白事事

書歸過章氏堪白令朋待為吏弟罪過恭顯因奏堪望之等疏退許史曾待詔後朋行傾邪望之等下廷尉後收望之生朋黨相稱舉譖史大夫領尚書事猛為太中大夫給事中顯幹堪向傳堪兄為光祿勳印綬堪更生免為侯恭顯復奏望之教子上書訟冤事下恭堪等堪求入許史曾待詔萃龍行汙穢欲入與通朋黨恭顯因令二人告望之等欲以報讎

望之人數月賜望之爵關內侯白令詣獄置對望之自殺又劉向傳堪兄光祿勳更生為太子上書訟望之冤復奏望之罪過章氏堪白令朋待詔後朋行傾邪望之等疏退許史曾待詔萃龍行汙穢欲入與通朋黨恭顯因奏堪望之生朋黨相稱舉譖史大夫領尚書事猛為太中大夫給事中顯幹堪向傳堪兄光祿勳印綬堪更生免為侯恭顯復奏望之教子上書訟冤事下恭堪等堪求入許史曾待詔萃龍行汙穢欲入與通朋黨恭顯因令二人告望之等疏退許史曾待詔後朋行傾邪望之生朋黨相稱舉譖史大夫領尚書事猛為太中大夫給事中顯幹堪向傳堪兄光祿勳印綬堪更生免為侯恭顯復奏望之教子上書訟冤事下廷尉後收望之人數月賜望之爵關內侯白令詣獄置對望之自殺又劉向傳堪兄光祿勳更生為太子上書訟望之冤復奏望之罪過章氏堪白令朋待詔後朋行傾邪望之等疏退

不得仕帝云敬傅平帝即位年幼莽秉政以
山不得至京師莽長子宇非莽隔絕衛氏
後見怒宇與吳章謀夜以血塗第門若鬼
恐帝長大
從也君子相從於為善小人相從於為惡
於東京嗟夫人之趨向不同而善惡各以
其類而相
子千餘人盡更名他師此其為禍亦豈減
以懼莽以為惡人黨皆當禁
莽欲因對其咎事發覺莽殺宇誅
章為當世名儒授
教尤盛弟
減衛氏章
神之戒冀
平帝為成
氏皆留中
察之而邪正自辨元帝亦既納諫臣之言
而知所邪
靈之君無幾爾於黨錮傳
桓靈之間主荒政
繆國命委
正矣見京房傳
恨其剛斷不足而小人相從於為惡由其類而
賢於咸
士人羞與為伍故
匹夫抗憤
靈之君無幾爾於黨錮傳桓靈之間主荒政繆國命委
處士橫議遂乃激揚名聲互相題拂周福
高書同郡房植有名當朝二家賓客互相
議褊各植
以帝師為
太守成瑨亦委功曹岑晊二
南北黨人之議後
汝南太守
曹岑晊二

郡謹曰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陽宗資主畫諾南陽太守岑公孝宏農成瑨但坐嘯流言俾入太學諸生三萬人郭林宗賈偉節為其冠並與李膺陳蕃王暢更相褒重學中語曰天下模楷李元禮不畏強禦陳仲舉天下論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賕議時膺為河南尹張成弟子牢修上書告膺等養太學游士交結生徒共為部黨誹訕朝廷天子震怒逮捕膺等連及陳寔之徒二百餘人或有不羣慈金購募使者四出寔曰凡為人之名書王府由是正直之流又張俊八廢放邪枉熾結海內希風之徒二十四人共為部黨圖危社稷朱並告倫與同鄉人及八廚八俊及八顧帝意稍解乃皆赦歸田里禁錮終身而黨人並帝詔刊章捕倫等倫與同郡人皆死獄中為曹節因諷有司奏倫等罪惡深重者因相陷害死徒廢錮者六百七百人凡黨事始於甘陵汝南成於李膺張儉等然有用

豪傑籠絡覇糜自

自秦人逐客通鑑始皇十年宗室大臣議曰諸侯人來皆為其主游間爲願一切逐之於是

大索逐客而分散流落之餘猶有死士五百居於海島田儋傳漢既滅項籍儋誅與其屬五百人入海居島中則當時豪傑之士蓋未嘗乏人也故吳有桓楚項籍傳秦二世元年陳勝起會稽守通名籍殺守謂曰聞夫子梵將世家桓楚亡在澤中人莫知其處陳有賢人嘗為項梁曰吳亦有二年周文擊秦文曰即周章也皆言習兵勝與之將軍印西擊秦軍視日事春申君自陳勝傳秦能習兵法識形勢類非椎魯無能為者非項籍陳勝先事而驀之則幾於自遺患矣高祖既得天下盡徙天下豪傑居之關中諸地理志漢興立都長安徙齊世家盖亦以強幹弱枝然也及石高賢富人及田楚昭屈景及諸世家二千於長陵後世徙吏二千豪傑兼并之得是豈無意哉亡盜而蓄犬不害其為京師之勢而已豪傑士既已封邑而大風之歌猶悽悽於猛士之得是豈無意哉亡盜而蓄犬不害其為

有事之備縱虎狼於山林而饑渴之幾何其不噬人
高祖之慮其亦出於此也夫七國之反亞夫不求劇孟
河南以未得劇孟為喜且曰吳楚舉大事不求劇孟
吾知其無能為已劇孟傳云天下騷動大將軍得
榮陽見孟喜曰吳楚傳云吳楚國反書聞
曰云云
天子乃使太尉條侯周亞夫將三十六將軍之衆
將軍往擊吳楚傳云吳楚國反書聞
吳楚之先得則夫搜舉於平時而為卒急之用顧不
大有補乎吳王傳周亞夫不自意全又以夫
榮陽以東固陽朔以來郡縣殺長吏盜庫兵自稱將
無足兵喜曰七國反吾乘傳至
軍者無歲無之注盜賊乃始詔北邊二十三郡舉猛勇
知兵法者其為慮亦已晚矣見文注至於王莽懼夫豪

傑之不能容已則又往以法誅鋤殆盡王莽秉政有篡國之志乃風州郡以法誅鋤所部豪傑及漢忠臣不附己者於是何武等皆死是又甚其扶翼而自絕其爪牙何不思之甚耶

漢

黃帝老 黃老止可養身漢君臣好之則謬

黃帝老子其道以清淨無為為本幽人逸士學其道以養性則足以去健羨黜聰明一死生為齊物而漢之君臣往往溺其說而好之鮮有不反其心而大之氣者曹參以果毅勇銳之餘一旦師事盍公而習其清淨之說孝惠元年以參為齊相聞膠西有盍公善治黃老使人厚幣請之既見盍公為言治道貴清淨而民自定參於是避正堂舍盍公焉其治要用黃老之言相齊九年以參為齊丞相集安相齊國大稱賢用以治齊安靜不擾可也為相不事事擇吏訥於文辭者聽其歌呼吏舍而不按何煮名參去屬其

後相曰以齊獄市為寄謹勿擾也參為相國舉事無
所變更一遵何之約束擇郡國史長大訥於文辭謹
厚長者即拜之去之丞相舍後園閒吏醉歌呼從吏
相和人之乃反取酒張坐有過者輒留飲大歌呼與
之覆蓋之 創業開基之臣
不稱其慕長者如恐不
可但如是乎鄭當時亦好黃老言其慕長者常恐其
承意不敢甚斥臧否 本傳言當時好黃老
上下相習以成俗其弊至於楊王孫羸葬
以為城旦書 輒固傳贊太史公曰道家以儒
為急乎服度之於律令故也 法其勢固應爾也若
夫文帝
其貴下人然當時在朝趙和不敢甚斥臧否常
本傳當時為大司農客至無禮以貴
之留門下者執賓主
本傳王孫學黃老之術及病先令其子
曰吾欲羸葬以反吾真將以矯世也 賓太后好黃老書名問
太后太后妒儒
耳太后怒曰安得司空城旦

汲黯則異於是矣帝之恭儉寡欲省刑薄斂務以元默化民是皆有取於黃老之道至於馳射上林勞軍細柳武見文注拊髀於平時而嘆廉頗李牧之不遇閔唐曰吾居代時為郎中署長事文帝輦過問唐曰吾居代時聞趙將李齊之賢父老知之乎唐對曰齊不如廉頗李牧之為將也上乃拊髀曰吾為將豈憂匈奴也獨不得此豈泊然無為者哉

汲長孺隱於田園而不躁進擢守東海淮陽而民以此其有得於清淨也至於面折直諫守節死義又安得為無為者哉

斥公孫而責張湯至使武帝敬而淮南憚不敢發傳本榮陽令捕疾歸田里百為中大夫以數留內遷為東海太守黯學黃老言治官而已歲餘東海大治上聞名召之大面折不能容人之過切諫不其詘犯上聞名召之大面折不能容人之過切諫不其詘犯主之可其詘犯淨擇之臣為主爵都尉列於九卿顏色上嘗坐武帳前奏事上不冠望見黯使其奏其見禮如此張湯以更定律令為廷尉

黜貸事責湯於上前公為
取高皇帝約束分吏之為
面觸宏等徒懷飾智以附
黜為人主取容湯心疾
者數至說公孫宏等如發家
弁名拜淮陽太守黜曰
右內史淮南王謀反還
序黃老於六經之前見俗
清淨其心者惜未有講明
殆未可以黃老議之也然
之耳司馬遷號為
當時豈無六經之道可以
張皇於一時而高明剛大
中為人主者可不謹其所習哉

君德高文以寬仁恭儉為德其餘則

君德天德也非有一定可指各隨其所發用而形容之非德之全體高祖之寬仁孝文之恭儉著於信

史猶以德稱故其所以開基於前而守成於後者非寬仁不能垂漢家之統非恭儉不能承漢家之業生於其心作於其事見於其政皆君德一端之所形見而遂執其一端以為尚三代以還亦可以為賢君乎至武帝則曰雄材大略宣帝則曰信賞必罰史臣特美其天資英敏而不以為德也自元帝而下惟聞其多材藝善史書（元帝善於容儀文詞敏博而已並本贊見此）豈人君之所尚哉夫國作之所以靈長中債之所以復興而漢者實高文之德有以固結民心未泯也王通合武宣為七制而謂其公恕仁義統天下沃民中見文子亦要其大歸云耳嗟夫得君德發用之一端猶足以開

漢氏四百年之洪業而況全其大體與天德相為周旋者乎

規摹創法簡陋實紛更所章能結人心垂法於將來非一世之可成定制於倉卒必易世而亟變蓋法制不可以苟就而簡陋不能以久傳也漢高帝有鞏造垂統之心而未免於草創苟簡而不詳因循而莫正謂足以貽謀於後而不知改法易制之端皆起於創造之不審也是故約法三章之所以懲秦之酷刑曾不知天下之罪豈三章之所能盡故在當時已慮其不足以禦奸而蕭何攈摭秦法作律九章矣（刑法志及漢興高祖初入關約法三章曰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其後四方未附兵革未息三章之

法不
拙素法
不變法哉初為算賦所以懲秦人之厚斂曾不思邦
計之用豈一人百二十所能給高紀四年初為算賦十錢為一
算至孝惠則不止於費人奴婢倍算而女子十五以
上至三十不嫁者五算矣惠紀六年令民女子年十五以上至三十不嫁者五
算奴婢倍算漢律人出一算惟賈人與如之何保其後之
不增賦哉夫輕刑薄斂高皇帝所以立一代之規模
以遺後者莫先於此而其定制始失於不審至使後
世紛更變亂失祖宗立國之意而莫之反此愚得以
議其立法者矣其他因仍秦舊以為漢制皆出於蕭
何相國據如之何保其後之作法九章如之何保其後之
何叔孫通之去取豈復有如周公經制大備使子孫

有所持循哉惟其結於人心者未泯故歷世浸遠而民未厭漢靚漢儀而感泣如婦人服史或垂泣曰不圖今日復見漢官威儀由是觀之五銖錢之再復官民之心為何如也

漢制更造大錢重十二銖與五銖錢並行初鑄五銖錢王莽志自武帝元狩五年三銖錢起至平帝時凡鑄錢二百八十億萬云是時更始將都洛陽以光武行司隸校尉察一如舊制而幸一見焉至是而後知植國亦根固矣

舊都之慕古好名人主之累莫如郭行

人君好名為治之累也夫好名者必外慕外慕者躬行有所不及則敗矣武帝嘉唐虞樂商周元朔元狩詔

小漢家制度甘於人主廣大之說故自即
地開彊類多長駈遠馭之以多欲而帝又不
悟汲黯面質之以多欲而帝又不悟外竊仁
義之美而卒於躬行之實虧則亦好名而已矣漢之
君非不可以追配古人其所不足者志也自高祖憚
於叔孫通之制禮令其易行易知度吾所能行為之
文帝恐釋之無甚高論令其可行也自高祖憚
釋之傅說之補謁者因前言使宜事
帝曰卑之無甚高論令可行也自高
古尚難言本傳上從容問朔吾欲化民豈
自勵而安於卑近其他尚何望焉是故東方朔則以
對曰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上古有道乎朝
古尚難言也願
相則務奉行故事
之事經歷
近數千載之
術考
文時事也
魏相傳相好
觀漢故事

及便宜章奏以為古今異務在奉行故事而已
難行之事也而當時有王生者已謂其以太古久遠
之事正拂天子矣本傳寬優容之寬饒好言識刺奸
而非其如此子書曰云云乃欲以太古久遠非
宣化之聽之以切虐左右太子庶子王生當世之務
奉法之君宜夙夜惟思遠之事正拂天子數進不
用難以
所以難
真不易行耶蓋亦以為慕古之名而躬行有所不至
要不若顧其力之可為而無言耳天下之患莫大於
力不及而強為之武帝有志於慕古而治效遠不逮
於高文愚故以好名為人主之累也

恤刑 制刑有仁天下之心今宜鑒之

漢之制刑有仁天下之心後世莫及也一歲為罰作

二歲以上為耐以文紀刑者及罪耐
四歲為城旦舂婦人不城旦舂惠紀應注城旦者旦起行治城舂者
刑法志得以年數得免為庶人也坐擇米皆四歲刑
孟注滿其年數得免為庶人故民
不肯自棄於刀鋸之餘以全易髡以笞代劓以鈦左右趾代刖非殺
人吏受賕枉法及主守自盜罪不至死即刑法志文帝
下令除肉刑馮敬定律曰諸髡者完為城旦舂當黥
者笞三百當劓者笞五百當斬左趾者笞五百左趾及殺人
百當斬右趾者及殺人已人
縣官財物而即盜之即今故
律主守自盜之即盜也故其民往往自受而重犯法刑

錯不用圖圖空虛殆有成康之風今民法二歲之刑不止於加役又從而黥之是使其自棄於罪隸雖有改過自新之心其道無繇蓋無怙乎法愈重而犯法者愈多或曰冒犯國憲又從而末減何以禁暴抑不知武帝用刑寖為嚴急然私鑄鄢盬者猶止於鈦左趾食貨志孔僅咸陽言鼓鑄鐵器鄢盬者鈦左趾私較之今日孰為重乎漢家不以養人者害人是猶可取

順時 袁漢順時令為政令

古者變理之功雖不在於事為之迹然順天時以舉事亦贊化育之一端自漢以來猶有時令之官與其書可攷也在高帝時有舉春舉夏舉秋舉冬之官又

有皇帝衣服之制故魏
陽者四人各主一時至明言所職令相傳
和災害未息咎在臣等云云臣愚以為
本羣生之命自古聖賢未有不由此也
純取法天地而觀於先聖高皇帝所述
第八曰大誥長樂宮曰今羣臣議天子所服
所服以安治天下蕭何
所服當法天地之數故
兆民能法天地以順四
之本也臣請法之以趙堯
一時時治國家是奉
禹舉冬至明言所職以經
頗陛下選明通知陰陽者四
時令之官不變也在漢禮儀太史每月朔旦上其月
歷有司讀其令奉行其故李尋言於哀帝亦請近臣宜皆通知月
令之意出令有謬於時者掌知爭之尋今朝廷諸忽
具令奉行其故李尋言於哀帝亦請近臣宜皆通知月
政朔月歷有司侍郎即尚書見讀太史上其

侍中尚書近臣宜令通知月令之意設
請事若陛下出令有謬於時者常知爭之順時此其
時令之書猶存也且以人事文帝則天時以從
漢之為漢皆知順春和而施惠鰥寡孤獨
樂而吾百姓鰥寡文紀詔曰方春和時草木羣生之物
莫不菌憂為民父母將如何其議所以賑貸之哀
帝則以冬月而不封侯邑平當傅哀帝時至丞相以
止名封當如注曰漢儀冬月賜爵關內侯也
封故先賜爵關內侯也
且先封謂是也侯也雖王温舒之慘酷限於冬盡而不
得專殺郡本傳温舒河內太守以九月至方略捕中豪猾相連為
坐千餘家居十二月郡中無之旁郡追求魯春温舒頓足
失好殺行威足一月吾事足矣具冬月益展
不愛人則如此
犬吠之盛不得
嗥曰嗥乎
猶在章帝以冬至之後有順陽助生之文無鞫獄斷

刑之政命勿以十一月十二月報囚章詁曰律十二月報囚紀元和二年

立春不以報囚月令冬至之後有順陽助生之文無刑之政朕咨訪儒雅稽之典籍以為王者生殺宜順時氣其定律無以十一月十二月報囚而其當時建議之臣有若郎顗謂正月歲始宜以開發德號本傳順帝陽嘉中宜罷事其一作春秋書正月者敬歲之始也序用宜開發德號爵賢命士流寬大之渥王者則天之垂仁厚之德有魯恭乞用立秋乃行薄刑元本傳殤帝永和下令立秋得按驗薄刑因此遂為決獄按考和帝末上疏曰臨制至立秋乃行薄刑臣愚以立秋皆以立秋為斷有若韋彪以立夏之以來當暑而寒為郡國不遵時令之所致本傳鴻臚因盛夏多寒上疏云臣聞政化之本必順陰陽伏見立夏以來當暑而寒殆以刑罰不奉時令之所致也今則一舉而廢矣胎卵無焚獵之禁山林無斧斤

之限斷獄恃生長之宜而封侯失景風之序水旱所以不免於問作而學士大夫未有能推原其故者此愚所以悒快於斯

監司

漢刺史無常員時遣丞相分刺諸州黜陟賢否斷理冤獄百官表監察御史秦官掌監郡漢省丞相遣史分刺州不常置武帝元封五年初置部刺史掌奉詔條察州六百石員十三人顏注引官職儀云詔刺史班宣周行郡國黜陟能否斷治冤獄武帝始制部刺史十三人秩六百石專以六條察二千石詮見臺注其秩卑其權重故能激昂而自奮也朱博為冀州刺史行部不察黃綬史民有言縣丞令各詣郡傳本漫使冀州刺史行部史民數百人遮道自訟欲言縣丞尉者刺信官寺盡辭刺史不察黃從事明勅官史民

綬各自詣郡欲言二千石墨何武為楊州綬長吏者行部還詣治所武傳本文云云顏曰虧減除其狀直令免去之也是二者可謂得刺史之體矣至於鮑宣舉措煩苛代二千石置吏聽訟所察過詔條宣傳遷豫州牧歲餘丞相司直郭欽奏宣舉措煩苛代二千石置吏聽訟所察過六條行部乘傳去法駕三馬舍宿鄉亭為衆所非宣坐免矣故王嘉上言於哀帝以為司隸部刺史察過劾罪發揚陰私而退退史本傳疏云司隸部刺史或居官數月而退送故迎新交錯道路中村苟私或居官數月而退送故迎新交錯道路中村苟容求全下方懷危內顧一切營私者多二千石益輕史民慢易之或持其微過或至上書闕下言於盖有為而言也今所謂運使者職則專於金穀財貨之末至於廉察臧

否訪問風俗則有不加意焉而不知漢之掌財賦其在郡國則有大司農丞部一州而又有均輸鹽鐵之官布在郡國食貨志桑宏羊請置大司農部丞數十人往往置均輸鹽鐵官初無預於刺史故刺史得盡其職漢以專而嚴今以雜而治之蓋亦講其故乎

漢郡守郡守漢郡守固專制然亦有以御之地大而權重故二千石得自專制而有以盡其材按會稽一郡地理志會稽戶二十二萬三千三百四十五口百三萬二千六百四十五屬揚州合今浙東西之地共在封內故權安得而不重趙廣漢將兵屬浦類將軍擊匈奴本傳遷潁川太守威以中皆聞廣漢本始二年發五將軍擊匈奴名流聞及匈奴降者徵言匈奴太守將兵屬浦類將軍越充國從軍

朱買臣將兵與橫海將軍擊東越本傳買臣為會稽太守居歲餘受詔將兵與橫海將軍韓
越等俱擊破東越　是其兵得以自將而征討矣朱
博名見諸曹史書佐及諸曹史博傳遷琅琊太守博視事右曹掾史皆移
斥諸病卧博乃名見諸曹史書佐及縣大吏選視其可用者盡罷
視可用者出教置之皆史詳見久任注
罷諸病卧者不用者盡罷黜陟易置
惟其所為謝本傳為陳留太守時高陵令楊湛陽令湛標陽令
與湛曰史民條書言君如牒或議以為疑於主守盜
君可自圖進退可復伸眉於後湛自知罪臧吾應記
即時解印綬付史又遣陽令史民書願毋追治湛曰告標
印綬付史又遣陽令史民書願毋追治湛曰告標
言今治行煩苛賊取錢財數十萬欲遣吏考按恐負
行煩苛賊取錢財數十萬欲遣吏考按恐負
舉者恥辱儒士游得機亦解印綬去又頻陽令薛恭
辱儒士游得機亦解印綬去又頻陽令薛恭
民瞻不辨衆邑櫟縣尹賞久郡國事吏舉茂材
民瞻不辨衆邑櫟縣尹賞久郡國事吏舉茂材
遷在東宣即以令奏賞與恭換縣二人視事數月而
遷在東宣即以令奏賞與恭換縣二人視事數月而
治宣移書勞勉之池陽令舉孝廉吏獄掾王
治宣移書勞勉之池陽令舉孝廉吏獄掾王
名聞立受囚家錢宣讓縣若立
名聞立受囚家錢宣讓縣若立
知憨惡自殺宣聞之乃其妻受
知憨惡自殺宣聞之乃其妻受
立府未錢未
立府未錢未
萬六千立實不
萬六千立實不
繫者
繫者

陽曰縣所舉廉吏樹掾王立家私受財而立不知殺身以自明立曹掾書立立誠廉士恨可憫惜其以府夫之樞以顯其竅是其條吏得以進退矣文翁減省少府用度而自興學校本傳文翁選郡或學律令減省少府用度買刀布蜀物翕受業博士又起治學官弟子武帝令為蜀太守選郡張叔等十餘人遣詣京師博士又得以其財賦刑獄之天下始尹翁歸論吏以為學官自文翁為本傳遷東海太守東海大豪市一郡怖衆莫敢犯禁棄東海大都中苦之翁歸至郡豪仲孫市一郡怖衆莫敢犯禁是其財賦刑獄又得以斟酌輕重而用之矣然觀張敞與朱邑書敞遠守劇郡馭以繩墨宵臆結約固亡奇也雖有亦安為朕東相邑書云與龔遂之於渤海亦願丞相御史且無拘

臣以文法得一切便宜從事注見盜賊傳敞則知宣帝固已懼

其專制而馭之以法矣夫是以漢之太守其地雖大
其權雖重俯首聽命惟上所令而不聞有跋難制之
患者蓋上有以馭之之道耳杜延年吾丘壽王侍為
軍旅數發弁戚不熟多盜賊詔賜壽王璽書曰子在
郡來尉上以壽王為都尉不復置太守是時天下少
朕前之任四千石之重職事並廢盜賊縱横至連十
餘城何也壽王乃因其言狀而治行第一課上聞者
賜金之寵注久任見責實之政罰嚴賞罰之用明此
漢唐事蹟卷之九

縣令往往以令為卑秩而不知漢之待縣令頗亦不輕矧魏相以茂陵令而遷刺史黃令以課最而增秩（見注考本傳遷楊州刺史）焦延壽為小黃卜式為成皐令以縱民使之以式樸忠拜為齊王傅（卜式傳式為將漕最上見注役法）刑有非常則已或造獄而不責之令而責之游徼（見注役法）刑有非常則已或造獄而不責之令而責於律（王尊傳尊守槐里兼行美陽令美陽女子告假子不孝曰我為妻妬笞我尊聞之遣吏收捕驗問辭服尊曰律無妻母之法聖人所不忍書此經所謂造獄者也尊於是坐廢上取不入於外行縣重有煩擾左馮翊不肯出行縣曰縣有賢令長督郵分明善惡於是有出行縣白宜循行郡中覽觀風俗（本傳守左馮翊）射殺人張弓之吏民驚駭（趙延壽為左射殺人史民驚駭）歲餘不治迹延壽曰縣有賢令長督郵分明善惡於

於外益重縣忍無所以煩擾

縣有長吏府未嘗與也（本傳仇覽）

曹掾史白請至始幕事不出於是府丞詣閣白掾即皆自退（本傳姑幕縣有群輩八人報仇殺人詣覽自繫書言府賊曹掾史與賊通情覽即收縛掾下縣曰掾史白請至始幕事不出於是府丞詣閣白掾即皆自退留下出功曹諸掾乃見丞掾曰以為縣自有長吏府中自有賊曹掾史與賊通情覽即收縛掾下縣曰掾史白請至始幕事不出於是府丞詣閣白掾即皆自退留下出功曹諸掾乃見丞掾曰以為縣自有長吏府中自有賊曹掾史與賊通情覽即收縛掾下縣曰）

有長吏府未嘗與也（仇覽傳姑幕縣有群輩八人報仇殺人詣覽自繫書言府賊曹掾史與賊通情覽即收縛掾下縣曰掾史白請至始幕事不出於是府丞詣閣白掾即皆自退留下出功曹諸掾乃見丞掾曰以為縣自有長吏府中自有賊曹掾史與賊通情覽即收縛掾下縣曰）

代縣治（本傳為陳留太守得郡中吏民罪名輒收縛之）

不欲賢令長代縣名也（本傳為陳留太守得郡中吏民罪名輒收縛之）

於州郡故能不迫於職盡其己之所當為而聘其長（本傳為陳留太守得郡中吏民罪名輒收縛之）

材蓋未始一切束於郡太守也（本傳為陳留太守得郡中吏民罪名輒收縛之）

課殿見責問（考課見注）

之所當察而不可以一縣論也

責禹本傳文

課殿（考課見注）見責問（考課見注）貢禹為府官所

以至楊湛謝游自解印綬而去者則又郡守

之初張蒼明習天下圖書計籍高祖令以
府領王郡國上計時蕭何為相蒼為計相
計遷為侍御史蒼秦時為柱下史明習天
下圖書計相一月更以高帝時以代相從
為相國而蒼乃自秦時為柱下史明習天
計籍故令蒼以列侯居相府領主郡國上
計者其攻苓有功是時蕭何列侯為主計
四歲以列侯居相而更為主計相府領主
郡國上計者其攻苓有功是時蕭何列侯
居相後計相之職不置併掌於丞相故石慶見於武帝
曰今流民愈多計文不改君不繩責長吏詰於武帝
二百萬口無名數者四十萬公卿議從流元封四年
乃賜丞相告歸慶慚不任職上書乞骸骨關東流民
云而請任職上書乞骸骨上民於邊上其從四十萬口
洼蕩百姓朕失望焉宣帝黃龍元年詔曰上計簿
具文而已務為斯謾以避其課三公不以為意朕將
何任焉黃龍詔則郡國上計實主於丞相而更不為不嚴矣然而膠東偽增流漢之責丞
相以課民户口至

八萬餘而守相王成反蒙顯賞本傳地節三年詔曰不怠流民千石後詔自占八萬餘口其賜成爵關內侯秩中二千石後以政令膠東相丞相御史問郡國上計長吏守丞以政令膠東相曰前膠東相王成僞增戶口賞是後俗吏多為虛言臨淮郡圖界誤至減田四百頃而匡衡自領計簿不能正郡圖界計簿不能正本傳初元元年郡乃遂封真平陵伯以為界界初元元年詔曰鍾之傳樂安封提封三千一百頃南以閩伯為界封臨淮郡以閩伯為界不足故陵伯積十餘歲衡奏多四百頃至建始元年郡乃言丞相府衛主簿陸賜曰計簿更定圖故圖安樂鄉南以平陵伯為界不足故以閩伯為界計簿更定國界上計雖役於簿書期會之末而未免於具文也

漢初轉漕蜀漢之粟以給關中 顏師古曰轉漕運也漢漕運止使於山東惟宋朝俱使漢王起蜀漢三秦王項羽分關中王三秦故曰三秦

之衆方船而下天下既定國用浸廣於是歲漕關東粟以給中郎官然亦不過數十萬石而已食貨志貴粟

民漕轉關東粟以給中都至武帝則四百萬石食貨志五貨

鳳中耿壽昌奏言故事歲漕關東粟四百萬斛以給京師又雜置多徙奴婢衆而下河漕度官用以賦於

京師又贖令民入粟各有差以復各致粟山東諸郡各有其身不復告歲之中太倉滿邊餘穀諸物大抵多

罪人以入粟甘泉倉滿邊餘穀賦而天下用饒諸物大抵多

縉它人以入粟甘泉倉滿邊餘穀賦而天下用饒諸物大抵多

萬石一百萬石民得宏羊又請令百姓入穀補吏及令百姓入穀補吏及

輸帛五百萬石民得宏羊又請令百姓入穀補吏及令百姓入穀補吏及

轉於山東諸郡當時有欲開褒斜道以水多漂石不通船漕志武帝時

以水多漂石不通船漕溝渠志武帝時

問之曰抵蜀從故道多阪回遠今穿褒斜及漕事下御史張湯有上書欲

近四百里而褒水通汚斜乃通渭可以行船漕漕從褒斜道少阪

渭南陽上洛通漢中穀可致而山東從汚無限以便於底柱之斜間百餘里以車轉從斜下

總於大農官表治粟內史秦官景帝更名大農而分掌於太倉令官志大農屬官有太倉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主受郡國曹谷丞一人

在外則為并州漕都尉刺史護漕令見縣注或以縣令而將漕見本傳無定員也惟江淮米粟去長安逾遠諸侯自為封植而已故吳王之反自謂聚糧食三十餘年吳金王濞傳濞遺諸侯書曰吳國雖貧寡錢修兵軍聚糧食夜以繼日三十餘年人積而不說亦云漢家轉粟西向不如海陵之倉吳反枚王

乘說曰夫漢并二十四郡方輸錯出運行數千里不絕於道其珍怪不如山東之府轉粟西向陸行不絕

水行滿河不如海陵云海陵縣名以是知漢之轉漕多在於山東而不在於江淮矣皇宋汴都四方所輻輳水陸俱便過於漢家在於今日已漢之舊順流而下以供荊襄之

軍食人合江淮閩浙之舟水運而上無復難致之險較
之於漢孰為得乎

漢有賑民之惠而無救荒之政夫天災流行國家代
有荀俟其已甚而後為之計則流民失業道殣相望
救之亦已晚矣漢於災傷之民非不加恤也
則令民就食蜀漢高紀二年關中大饑米斛五千萬人或相食令民就食蜀漢
錢貸志武帝時山東被河災及三方不登數年人或相食令民就食江淮歲食
幾則天子憐之令饑民得就江淮間欲留江南水潦
之處類曰至所在欲有住者亦留而處之武紀元鼎二年詔
則下巴蜀之粟以賑濟之移民於江南迫隆冬令水潦
懼其蜀之粟饑食不活方下巴蜀粟致之江陵以賑饑則轉漕旁郡錢穀以

相救人元紀元初三年關東郡國十一大水穀以相救詔減食
異於移民移粟者也至成帝時流民有欲入函谷天
井壺口五阮關者詔勿苛留本紀陽朔二年秋關東
流冗者衆青幽冀部尤劇云夫一郡之災則有一郡
流民云欲入關轍籍納之成鴻嘉四年詔水旱為災關中
留有欲入關中者籍其姓名而納之水旱之
之粟以濟之蓄於未然積於有素先事而為之備水
旱不能為之災何至移民易粟於倉卒之際而聽其
流離轉徙於四方也耶嘗觀汲黯矯制發粟以救河
內之民黯傳武帝時黯為謁者河內失火燒千餘家
上使黯往視之黯還報曰家人失火屋比延燒
不足憂臣過河內貧民傷水旱萬家餘或
臣謹以便宜持節發河內倉粟以賑貧民請歸節伏
使宜持節發河內倉粟以賑貧民請歸節伏
矯制罪上賢而釋之非無粟也或者俟命於君而
上賢切謂諸郡

民之枵腹不能待也吾則寧粟以自殖而有司莫以
告也夫以告而以傷水旱者萬家一縣或至於相食郡太守不
以聞請命而後發河內之倉以賑之知使汲黯矯天子不之知使汲黯矯
則饑民必將流入於關中其必餒且死也決矣景壽
昌常平之置其策非不善而其意則在於遏糴儲而非
以為救荒設故饑民未有蒙其利者至元帝永光
倉亦竟罷矣孟見前救弊注以是知漢之常平與今日之意
不同故終於救荒之政不講而臨時經畫非有長計
此有志於古者所以不能不嘆息於漢也

鹽鐵 漢榷鹽鐵猶輕取而相通

漢初鹽鐵遺在民間歲輸山澤之稅以屬少府 少府秦官

亭山海池澤之祝益未始有禁也

冶鑄鬻鹽財累萬金而不貲或濟公家之急食貨志武帝以東郭咸陽孔僅領鹽鐵事而自擢之郡國置官主幹其利貨

民多饑乏而富商貴或澤氏首仰給焉冶鑄鬻鹽財役貧轉穀百數

邑封君皆以鹽鐵業傾王侯公家用不足武帝乃始用咸陽言

佐公家之有所居蓄而居於邑中以乘時射利也

燕海水為鹽以足鏡故於是公家用不足武帝乃始用咸陽言

無賦國用頗曰廢居居本傳吳有豫章郡銅山招致天下之命者益郡

銅山東海之利富埒王室吳王擅

志武帝以東郭咸陽孔僅領鹽鐵事而自擢之郡國置官主幹其利貨

僅咸陽言為大司農丞領鹽鐵事孔僅牢盆故

募民自給費因官器作鬻鹽官與其器物郡不出鐵者置小鐵官作官

私鑄煮鹽者鈦左趾沒入所在縣便孔僅等行天下鹽鐵

鐵家富者為

史除故益僊亦多賈人矣然考之於史鐵鹽官

史於是吏求

見於西北而東南之郡特少如魯稽一郡則今兩浙

路也獨海鹽有鹽官（海鹽故屬原都）而無鐵官廬江九江二郡乃今淮南間獨舒城不盡利以遺民也觀終軍詰則知武帝之榷鹽鐵猶不盡利以遺民也

徐偃以為膠東南近琅琊（志郡有鐵官海鹽官計有斤鹽官）北海（屬青州都邑有益官有鹽官）東海（屬徐州下邳縣嶧陽官）二國器用食鹽魚鹽（屬兗州嬴官）東有魯國西枕泰山（屬兗州有鐵官）鄰郡鹽鐵（曲有北接）家之利害（元鼎中博士東魯國鼓鑄鹽鐵還奏張湯刻偃）以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存萬世（顏之）可也湯不能詰其義下軍問狀軍詰偃曰（偃使行風俗偃矯制使膠）以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存萬世顏之云云且鹽鐵郡有餘藏正二國廢國家不足以為國受其益鐵官而無鹽官（海鹽故屬原都）而無鐵官廬江九江二郡耶將勢宜有餘而足不能也鹽不足以并給

當時諸郡相通彼此相補雖以東南財賦之淵以武帝多欲行之猶有不盡取者其後胎帝議減天下鹽價盖亦以為榷利最博所特以佐賦者未易以注至宣帝則特詔減鹽價而已紀民之食節四年詔曰鹽禁錮不得相通則有異於漢矣

錢制

漢懲秦重弊之餘初鑄莢錢高后以其太輕而行八銖高后紀二年行八銖錢應劭曰本秦錢質如周錢文重如其文即八銖也漢以其太重更鑄文帝又以其重而改四銖用少更建元三銖以來銖五本紀年紀自是而後或輕或重而為一

莢錢今民間名榆莢錢是也民患其太輕故復行之是也貨志食

其重大或重而為半兩鉄食貨志文帝時鑄四
之間錢幣屢更而農商俱病卒定於元狩五年而五
鉄錢遂為漢家定制五武紀元狩五年詔罷半兩鉄錢通鑑考異曰漢食貨志
前云銷半兩鑄三鉄錢輕更明年三鉄錢輕更鑄五銖錢誤也
武帝元狩乃云罷半兩行三銖錢行五鉄錢錢
雖稍變漢制以周錢有子母相權
非以其輕重適中故耶愚觀漢初市物騰踊米至石
萬錢而志不軌逐利之民重黄金一斤
至萬錢石錢貨志王莽更造大錢兩枚直
食貨俱廢於是農商失業
業食貨志民市道變漢制以周錢有子母相權大錢重十二銖於是農商失
漸泣食於貨俱廢民
之不加輕少之不加重昭宣之際以酒酤定其估紀昭

始元六年賣以鹽鐵注鹽鐵亦不得而輕
酒升四錢

賤則官為之糴見救注救糴當賦錢也貴則時以當賦昭帝紀元鳳二年詔三輔太
常即得以救糴當賦錢亦不得而重錢幣適中而農
商俱利無低昂太偏之過其為君上之權衡乎惜也
武帝費用無度至用白金皮幣以濟一時之急元狩以建
來錢多而物輕少而貴有司言古者皮幣
皮方尺緣以繢為皮幣重八兩園之其直四十萬又造金
重八兩園之其文龍名曰摸直三
百王侯以皮帶宗室朝覲聘享
以為璧然後得行必是則可各若夫
斯得之矣錢幣之利

漢初大法蹈武帝不肯增
租賦漢正租有
啓九國燕荊吳代齊
梁趙楚
南長沙諸侯各自
衣食租稅

天子止十五郡公主列侯頗邑其中諸侯王表天子三河東郡
頗邑其中諸侯自有
錢入川國池市
為私奉養不領於天子之經費食貨志山
川園池市
租稅之入自
江陵以西至
巴蜀北至雲中
至隴
西與京師
內史凡十五郡
公主列侯頗邑
其中皆各
以至封君湯沐邑皆各為
食貨志輕
什五而稅一
田租
也也經常
故
田租曰筭賦曰
更賦田租
租
屬焉倉之在郡國者歲漕給
中都官不過數
十萬石而
已見注漕
筭
馬之費
見
注器
今所謂調也然十月朝獻其入於司農者纔六十
以供庫兵車
常以十月
獻畢入歲
朝獻及郡各以
其口
獻實而其餘尚
在郡國也
三
服虔以祖
為十
一斗詔曰欲省
賦甚今獻未有
多民病之今諸
侯王通
侯
程
或多

更卒之不役者出平價
如淳注律說平價一月
三品雇更之月正卒當送為之一
雇更錢者次直者出錢
月一更是為更卒
今所謂庸也而
悉在郡國益時以假貧民則漢初之租稅大抵取
之有法用之有度而郡國率有餘藏也武帝橫斂
多皆出於一時之權宜而幸其於正賦未嘗有所增
變也當時有司亦嘗請遣用而帝
不從西域傳武帝下詔陳既往之悔曰前
益民賦三十助邊用是重困吾老弱
十者每口三十錢也至於皮幣白金見錢注告緡算車
轉增三十者每口三十錢也見錢注告緡算車元狩四
年初算商車李奇曰令出車船算也元狩六年初算商賈車船令出
算民錢頗曰有儲積者計其緡貫而稅之李斐
曰一貫千錢二十千錢也見鹽鐵及注弊
出算二十之利益見鹽鐵及注弊無非假權以濟

用故漢之人得以改正而復舊使其移易名目如秋亩卯甲之變古則漢之為變愚又未知其所終也

酒酤 制酒將以防愚武帝榷之何耶

罰金 文紀漢律三人以上無故聲飲則罰金四兩

之歎是非欲奪民利特為酒醪以適一時之禁閭賜民酺紀文後元年詔後元武帝費用無度凡遺利在民間

者網羅悉盡獨於酒酤之利若徐徐然而未榷至天

漢三年始置官自賣注本紀天漢三年初榷酒酤應劭曰縣官自酤賣小民不復得

也酤榷取

良文學議而罷之以所
始元六年罷榷酤
官賣酒升四錢使不
萬户酒也至宣帝則復
於鄉黨酒食之會五凰
郡國二千石或擅為苛
貿召由是廢鄉黨之化
之失德乾餱以
您勿行苛政所以還
魯康言於王莽曰鹽鐵
漢初之制而非有
惟酒酤獨未斡食貨志
獨未斡諸斡者王莽曰今開除貸
長安市及五都立五均
陽部鄧臨淄宛成都市
人府丞一人云云民欲
商之貢但賒之民或乏
言云受之均受之云
請法古令官作酒以二千五石為

一盞以
爵
於酒利
則知自昭帝議罷之後至王莽之初猶未急
也愚不知今日榷酒之利如是其亟何也

漢

漢承秦人阡陌之後因頗就簡不立田制田制不立無以為久遠計之利故民之聚者地多狹而地之曠者民必稀長安何請民入田上林空地（本傳何為地陋上林中多空）大地（景紀元年詔曰郡國或硗陋無所農桑養畜或饒水泉利而不得從）此地狹而民聚故小民無以耕植紅陽侯（孫寶遷丞相司直時帝舅紅陽侯立使客因南陽太守李）占壟草田至數百項（傳寶遷丞相司直時帝舅紅陽侯立使客因南陽太守李頗有民所假少府陂澤畚百）棄地頗民得入（令田郡國地或磽陋無所農桑養畜）從寬大聽之（紀元年詔曰郡國地或磽陋無所農桑養畜具議民欲）尚占壟草田至數百項（傳寶遷丞相司直時帝舅紅陽侯立使客因南陽太守李頗有民所假少府陂澤畚百）開發上書願以入縣官有詔郡平田予直錢百貫

萬萬以相史按上實閒之遠巫
禹為人謹厚內雄財貨家以田為業及富貴此地廣
多買田至四百頃皆沮渭漧涇極膏腴上賈
而民稍侈僭越法制張禹買田皆極膏腴上賈
有聚散而地有廣陿富民或田夾一州秦貨
而地不徙貴人或以勢力彊奪孤弱之田漢惟不能度地以
居民故民

於時矣董仲舒願限民名田食貨志仲舒說上曰古
近古之限民名田以贍不足頗限民名田井田法雖不
頃中食田曰名田以占田也孔光何武謂吏民無過三十
貲皆志孔光何武奏請諸侯王列侯得名田國
毋過三十頃時丁傅用事董賢隆寵列侯在長安公主名田縣道及關
不便也詔書且須後遂寢不行內侯吏民名
次第行之小民弱戶其庶幾乎然匡衡為丞相多取
縣田以為封邑而上不問見注哀帝濫賜董賢之田
二千頃而王嘉以為均田之制從此壞賜賢
封事云云詔書罷就而以
二千頃而王嘉以為均田之制從此壞賜賢
封事云云詔書罷就而以
餘頃均田之制從此
制其能有行乎唐杜佑以為元始二年平帝定墾田八
百二十七萬五百三十六頃以當年戶計之總千二
百二十三萬三千六十二
每戶合得田
一二
食貨志仲舒說上曰古難卒行宜少
舒說上曰古
十七畝四

十六步有奇見地理通典及志

行而無有能之者彼王莽者果何足以行井田乎

則是井田百畝之制可以漸

漢初令民得重租稅以困貴人

勸農漢第務勤農而豪奪不禁何

令民得田故秦園囿務本抑末之意首見於此高紀二年

故秦苑園池食貧志高祖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重租稅以困辱之

農為先務躬開籍田以率民耕則天子知勸農矣文紀

二年率耕詔開籍田朕親以給宗廟粢盛公

計大司農丞部一州以勸農則九卿知勸農矣

始元元年置大司農部三人元鼎六年置大司農部一州刺史行部問

五穀美惡則監司知勸農矣何武傳遷揚州刺史即學官見諸生

平紀元始五年徵天下通知田

試其誦論問以得失然後入傳舍出記問墾田頃畝五穀美惡已乃成紀建始四年詔曰入阡陌致勞來之勤縣以秋冬計其墾田多少集簿於二千石以為常時其令二千石勉勸農桑出入阡陌致勞來之勤縣以秋冬計其墾田多少集簿於二千石以為常

國注上計則勸農矣以致除罪拜爵一出於穀食貨志文帝令民入粟邊六百石爵上造稍增至四千石為五大夫庶長各以多少級數為差孝景二年復修賣爵令而裁其以招民及以少級數為差孝景二年復修賣爵令而裁其徙復作得輸其所輸之賦錢幣注則勸農之意豈不勤而又而民益趨末猶未能一歸於農何也及觀少府所假陂澤百姓既已田墾而為紅陽侯所占田制注則民之於耕於己何有內郡租斂重於外郡而畊豪民之田見稅十五食貨志云頗曰十分之中以五輸本田主也則田之所出於己

何利如是而欲勸農則亦徒文具而已矣故孟子言仁政必自經界始而漢之人君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者亦經界之未正耶

風俗浮靡難制多緣豪族入京

漢承秦弊風俗浮靡高祖首禁賈人不得衣絲乘車（同上高紀八年詔）

非公來以上毋得冠劉氏冠（同上）所以定名分謹法制為甚至矣然舊染既深斯民未能遽革也（治安策）猶化而庶人墻屋被文繡帝服倡優后飾富人墻屋被文繡（賈誼傳）之時夫豈無其故哉蓋自漢初徙齊諸田楚昭屈景及諸功臣家於長陵而三輔之地五方雜錯風俗不純郡國輻湊浮食者多列侯貴戚之家車

服上僭侈靡無度地理漢興立都長安徙齊諸田楚昭屈景及諸功臣家於長陵後世
世徙吏二千石高貲富人及豪傑兼并之家於諸陵蓋亦以強幹弱枝非獨爲奉山園也是故五方雜
風俗不純其世家則好禮文富人則商賈爲利豪傑通姦又郡國輻湊浮食者多民去本就末列侯
侯貴戚車服僭上衆庶放效美不娶尤崇侈靡送死過度故天下則不
相及嫁取則而象之
其又何尤成帝詔諭公卿列侯親屬近臣以
取則而乃廣第宅治園池多蓄奴婢被服綺繡設鐘
鼓備女樂吏民慕效浸以成俗成紀永始四年詔其
戒諭似知奢侈之所由矣然郡國豪傑高貲富人則
復徙五千戶于昌陵成紀鴻嘉二年徙郡國豪傑貲
安有五千豪富之家聚於京師而不爭爲淫麗者乎
如是而詔無復奢侈是猶抱薪而救火矣善乎賈生

之言曰制之不立治安彼經制者豈非所以辨上下定民志

漢法守主盜直十金以上者棄市陳咸傳翟方進奏咸為郡守主守盜受所監臧至罪然亦不可徒法如淳曰律主守盜十金棄市受其故官屬所將財物者奪爵一級與同罪師古曰景紀元年詔丞相與廷尉史議著令廷尉信其故官屬所將監治文及諸有秩受斗食以下坐削官或臧不入身猶以選舉不實而錮秩並見注選舉主者同坐則漢之待臧吏其法固已嚴矣是以匡衡為三公詐取田租千餘而為司隸所劾上計注蕭望之為御史大夫受取盜臧二百五十為司

且所奏注軍相韓延壽放散官錢千萬以左馮翊望之為左
市謁本傳延壽代望之為御史大夫侍
萬會者福為望之道延壽竟奏遣案具得其事因令并問之
望之自奏遣案具得其事因令并問之
守三千萬國除注氣節則漢
固不以爵位而撓其法雖
勢亦有所不能免者及觀
主之法注縣令
朱博使功曹具疏姦臧而
筆札言斷頭矣功曹惶怖具自
其記以實乃令就席受
具對出就職功曹戰栗不
記遣使自記積受取一錢
於縣吏曹掾又何其闊略
如此哉夫法行
於權要勢

力之臣而疏闊於州縣之小吏此漢家之所以為得
雖然是猶以法論也當文帝時來傳而行之所由闕
衆賦錢以萬計賈生上書謂是風俗敗壞之所由闕
夫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向道類非俗吏刀筆之所
能為率之以禮義而刑措不用要亦有其本矣

復除 復除雖多其役則公可為役公可為役而民不怨
漢之復除多於周而法詳於周故其役公而民不怨
致之於史罷癃有復 漢高紀二年令蜀三老有復
注 兵卒從軍者復家一歲擧民能相率從軍者復
法 其率衆為善置以下諸修行能率衆為善置以
民年五十以上諸修行能率衆為善置以下皆復
若者復勿租 租二年令蜀三老有復 漢高紀
縣從軍有復及高紀八年令諸軍事勞苦者復
成 城邑者皆復終身勿事 城民產子

有復子高七年令民産
其身入粟至五大夫有復食
一人耳以至功臣復宣紀元
祭祀關內侯周禮卿大夫注
貴者謂若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復其身
及六十中貴者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
賢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皆舍其舍者國
入其書注舍除也且又行之天下非如周之所
謂有復故法尤為優矣然周小司徒之職登
中而其法尤為優矣然周小司徒之職登
衆寡不過歲時入數而已周禮小司徒之職云乃頒比法于六鄉之大夫使
各登其鄉之衆寡六畜車
以歲入其數注若今四年舉民
時言事
而漢則以四時
力田有復惠紀
孝悌
貨志景錯說上
受爵至五大夫
康元年復高帝
百三十六人家
功臣絳侯
子孫令奉
以上乃復
曰令民入
力田者復
皆有復
大夫所
掌為尤廣周禮衆寡辨其物
則漢之復除比周官御
大夫以歲時登
其可任者國中
自七尺以之
弟子明經
博士

言事周大叱以受邦國之要不過於三年而已徒小司
三年則大比大比則受邦國之
要注令時八月案比即是也而漢則以八月案比及司
盖凡民數之衆寡土地之可任與夫役法亂仕者
否一歲之中凡五致意焉此所以漢復除雖多而不
害其詳且公也今户籍之制疎而民役之增進之家
患其過制則析之大户畏其倍數則析之析之頗倒參錯莫甚於此而差役大為
民蠹此漢法之不可以不講
役則析之析之頗倒參錯莫甚於此而差役大為
患其入役則析之析之頗倒參錯莫甚於此而差役大為
民蠹此漢法之不可以不講

館閣漢校書講筵修史皆處內禁

杜佑云漢氏圖書所在有石渠石室延閣廣內貯之
於外府又有御史中丞居殿中掌蘭臺祕書及麒麟

天禄二閣藏之於內禁見杜佑通典秘書監及校三輔故事石渠閣在未央大殿北以藏秘書施謝傳引三輔故事云則石渠不得謂之外府劉歆藝文志注如淳引劉歆七略亦云外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內有延閣廣內有延閣廣內皆為禁中之藏七略而漢之書籍始備於此則延閣廣內有秘室之府藝文志注引劉歆七略云天下輯羣書總要而為七略而漢之書籍始備於此之策置寫書之官秘府之藏明矣蓋自武帝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及諸侯有獻書之官下及諸子傳記皆充秘府至成帝時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會向卒哀帝復使向子歆卒父業於是歆總羣書而奏其七略故有輯略有六藝略有諸子略有詩賦略有兵書略有術數略有方技略是以漢之校書多大於

天禄非大夫侍中不預以此選劉向光禄大夫
禄閣而石渠則為諸儒講論六經之地而以博
苑儒為博士甘露中與諸儒論五經異同於石渠
向亦講論六經於石渠歐陽生辞廣德王式
尊皆以博士論石渠蘭臺石室則在殿中而為史官著述之所
百官表中丞在殿中蘭臺掌圖籍秘書通典
丞在殿中有石室藏秘書圖識之屬司馬遷
公紬石室書而明帝亦以班固為蘭臺令史
本紀及諸傳記又云漢之蘭臺及後漢東觀
之室亦著述之所當時撰皆藏書
學士使校讎於其中云漢中
者皆處於內禁其大畧可覩矣
故漢之校書講筵修史三
漢家制誥實為後世稱述求其典職之官非有視草
類皆司馬枚皐嚴助之徒為之也淮南王安
帝好藝文傳時武以安辨

博善為文辭甚尊重之每為報書班固西京賦以為
及賜常名司馬相如等視草乃遣
金馬承作蓋直廬於承明之庭西京賦云又有天禄
之廬名著之所也按嚴助
詔金馬明著作之庭西京賦云又有天禄
之廬名著之所也按嚴助
又屬之大鴻臚中元二年令諸侯王列侯
侍中侯喬皆待詔金馬而為歌頌而已按嚴助
使為文東方朔王褒張子
詩是也至於奏議策誅則
之國大鴻臚官表秦有典客漢更為大鴻臚景紀
奏議策誅蓋未始有定員也東漢始制尚書侍郎
專主文書起草取孝廉之士試以箋奏而補之其員
三十六人入直供奉之禮恩寵優渥百官志尚書侍郎
十六人四百石六人每注主作文書起草通典云後漢尚書郎三十
六人取孝廉年未五十先試箋奏有吏
能者為詔命其
之八座受成事決於郎下筆為詔
直官供青綠白綾被以錦繡為
給帷褥

袒太官供美食下天端正妖麗粉塗壁畫古賢列女以衣服奏事明光殿省中丹朱漆地謂之赤墀

口含雞古雙陳廉墨一香以答對欲氣芬芬也月賜赤管一凡唐改為史部尚書又改吏部

又改文部官選事云掌文

與今之翰苑無異王通獨於加嘆美蓋以其詞不束於程度而有渾厚典雅之風眞得王言之體中說周公篇賈璦問讀書之義子曰大臣之義載于葉者有大曰命曰訓曰誥曰策曰誓曰議曰謀曰志曰贊曰議列乎範者有四曰中子曰帝者之制恢恢乎其有大制制天下而有剖乎其上湛然其不容其所不有大制制天下而有剖乎其上湛然其不容其恬然天下之危與天下之安天下失之與天下正之

千變萬化而吾常守中焉其卓然不可動乎其感而無不通乎此之謂帝制矣

服色

漢衣黑而旗赤莽衣黃而牡白

國家制度必明一代所尚以示後世之所不可易也

苟因陋就簡襲其舊儀卒於更革而不常
君所以不得不任其責漢高之興本以斷
之符協于火德宜尚赤矣贊本張蒼以為水
公孫臣又為土德而尚黃張蒼傳蒼為計
上以故因秦時本以十月為歲首而不革推
以為漢當水德之時尚黑如故至文帝時
秦時餘年魯人公孫臣張蒼傳蒼為計
其符黃龍見當改正朔易服色事下蒼蒼以
龍之後黃龍見成紀於是文帝乃召公孫臣
士草立土德時歷上書陳終始五德傳言漢
度制又見文郊祀志公孫臣
於文帝時賈誼亦嘗欲改服色以尚黃誼
為漢興二十餘年五德之運
宜當改正朔易服色尚黃數用五而終漢之世無有定向
皆尚赤以朝服則尚黑豈非雜水火之德而自相尅
戰耶觀魏相舉高帝衣服之制曰春夏秋冬天子所

服當法天地之數注時令而如淳亦以為百官皆有五時服則漢之百官其所常服者莫不順時之宜而至於朝服則皆惟其所尚之色而不敢變也蕭望之傳如淳注雖有五時服至朝服張敬為列卿則曰敬備皂衣二十餘年皆着皂衣輔兩府為職不敢盡愚

望之傳張敬曰敬備皂衣二十餘年穀永擢為光祿大夫秦丹為光祿大夫侍謝王鳳曰永斗筲之才無一日之勞左右之介將軍之史書本悅其往言擢之皂衣之史此朝服尚黑之證也具他

青綠之色則為民常服而紅紫之屬則懼其侈靡而設為之禁成紀永始四年詔青綠民所常服紅紫之屬勿止顏曰然則禁紅紫之屬此漢家服

服色之大畧也其後新室之僭乃始改服色尚黄使節旄皆以純黄而惟犧牲用白而已莽傳即真天下之

漢唐事箋卷之十一

東吳　　

所見而然哉

號曰新十二月朔其改正朔易服色變犧牲殊徽幟異器制以雞鳴為時服色配德尚黃犧牲應正用白使節之旄旗皆黃其改正朔癸酉為建國元年正月之朔

250

漢

車輿漢君臣車乘之制不講則乘禮

漢初天子不能具醇駟而將相或乘牛車食志貨白天子至於百官車輿之飾猶未備也景帝建長而百官車輿之騶從始有差等武帝置甘泉鹵簿之儀邑百官表志曰國家舊章而百官之騶從奉車郎御屬車三十六乘傍藏蔡邕獨斷莫之得見下而天子之乘輿法駕則侍中參乘奉車郎御屬車十六乘始備以法駕則公卿奉引太僕御大將軍驂乘文本文紀如淳注云大駕則公卿奉引太僕御大將軍驂乘屬車八十一乘最後三行中與服志乘輿大駕公卿奉引行太僕御大將軍驂乘尚書御史乘之最後一車垂豹尾以前皆為省中

乘屬車倫之官有其注名曰甘泉鹵簿又楊雄甘泉賦服虔注大駕八十一乘倫千乘萬騎西都行祠天郊甘泉一乘縣三行尚書御史屬車八十一乘作甘泉鹵簿又楊雄甘泉賦服虔注大駕八十一乘倫千乘萬騎西都行祠天郊甘泉史所載最後一車縣豹尾以前比省中為省中又與服志尚書御史乘之最後豹尾以前皆省中至千石者車朱兩轓千石至六百石者朱左轓注士屬國別駕主簿則朱輪特虎小國則朱輪特熊與服志注引古今注曰武帝天漢四年令注大國朱輪特虎居前左兕右麋小國朱輪特熊居前寢麋居左右卿車者也為潁川太守居官賜車蓋別駕主簿車綠油屏泥軾黃覆傳覆前軾彰有德以此漢車輿之大略也然成帝乘大駕以郊泰時而使昭儀常從於豹尾中楊雄傳是時大將軍每上幸甘泉常使昭儀方從在屬豹尾中文帝乘輿以朝東宮而使趙談驂乘而共載與袁盎共乘上朝東宮使趙談驂乘車前入陛下屬所

李何與刀鋸之餘共載於
定上下趙談談泣下車
藩車出入閭巷注士風鮑宣為豫州牧行部去
駕一馬宿于鄉亭監注司此天子鹵簿之儀百
之制所以不可不講

終弊於禮煩

漢宗廟初焉戾古而宗帝即位輒立一廟相去異
處不敘昭穆故其數不止於七韋元成傳京師自高
各有寢陵旁立廟并為百七十六祖下至宣帝與太上
皇悼皇考各有車便殿日祭於寢月祭於廟時祭於便殿又園中
四上食廟歲二十五祠至元帝時元成議迭毀曰今
宗廟異處昭穆不敘宜入就太祖廟而序昭穆如禮
云云文景在位皆先作顧成德陽廟武曰龍淵昭曰徘
徊宣曰樂游元曰長壽成曰陽池文紀四年作顧成帝自為

廟制度頗成如淳曰甲若顧望而成猶文王靈臺不日成之故曰成帝號德陽武帝號龍淵昭帝號緐時宣帝號徘徊宣帝號盛山元帝號長壽成帝號陽池初未始有迭毀游元帝號長壽成帝號陽池初未始有迭毀

之禮自匡衡貢禹之興乃議迭毀定昭穆卒用劉歆元成見韋傳尤其事發於情乎是以

七廟之議並

尊高帝為太祖文帝為太宗武帝為世宗餘各以次迭遷傳元成一年一祫毀廟之主皆合食於太祖西東南面坐高帝則南面配高后東南面坐孝文廟則東面配薄后西南面坐孝景廟則北面配孝文竇后皆東面坐孝武廟則東面配孝景王后皆西面坐孝昭廟則南面配孝武陳后皆北面坐孝宣廟則西面配孝昭上官后皆東面坐如祖妣之法漢惟

云宗廟猶一歲十二祠五月嘗麥六月七月嘗粢八月先夕饋飧皆一太牢酌祭用九伏五立秋太

禮制無節宗廟之祀一歲凡二十有五元成傳註晉灼引漢儀注

牢十月嘗稻又飲蒸二
太牢又每月一太牢如
閏加一祀與此上十
五十亦既數矣而郡國國
祖宗廟在郡國六十
八合百廟六十七所費用寢廣禮煩則亂
徒所以切劇於此而不
廟令孝惠景皆
天子七親盡宜毀及郡國
禮宜正定天子是其議未
詔議罷郡國廟丞相元
修奏可月餘詔曰明王制禮立親廟四祖
世不毀朕承宗祖之重
中二千石二千石諸大夫博士議元成等
議曰禮王者始受命諸侯始封之君皆為
五廟而迭毀之主藏乎太祖五年而再殷
祫祭者廟毀與未毀廟之主皆合食於太祖
一祫也父為昭子為穆古之正禮也臣愚以為高
宜為帝者太祖之廟世不毀承後屬盡
考景廟宜毀大世
司馬訢嘉等二十
帝利澤施四海宜為帝者太宗之廟孝
世宗之廟遂下詔從
之考景及皇考廟
皆罷元成宜

郡落下閎與鮦都分天部而閎運筭轉歷
鮦積八十一分而終復三復
百七十一分而得甲子孟注
律長九十一寸則一日之
寸圍九寸以圍乘
晦朔當時以為最密志云
分律
家復使
朔弦望皆最密以平為太
校律歷皆明宜者
淳于陵渠復覆
詔遷用鄧平所
歷罷廢猶疎遠所
史令丞日月如
如連珠
狀遂用
鄧平歷而後之歷
陵渠奏
後二十餘年太史
令張壽王言更
壽王疏遠按壽
王非漢歷
驗志云
相御
史等雜候上林課
非所宜言大不敬
即墨俗萬且長
逆天道
初歷第
有詔勿劾復候
安徐禹治太初
歷盡六年太
也
及改
史遷所著歷書反
去太初日分之
術而用古
歷九百四十分為日法是何遷之所自造
者乃置而
不取即蓋古歷之失以其
改新歷而後天之失尤甚於古歷此遷之
所以不取

八十一分之法也考之律歷志既言元封七年十一月甲子朔冬至日月在建星孝武時
日建星在牽牛間晉灼曰古者皆在牽牛中星也古歷建星宿今以牽牛為
名牽牛初歷四分法在斗二十六度史官舊以建星為牽牛初太初歷五度四分
也太初歷四分法在斗二十一度四分法冬夏至日在斗二十度與行事
常不及假法天貫達論太初歷以建星為宿孟康注冬至日在建星即斗星
度相應大建星在斗十三度之間其與牽牛初相去蓋十四度之前四度五分且謂牽牛前四
餘度不應若是之遠也至其篇末又云進退歲而進退於牽牛之間矣進而及於牽牛初為不及退而
於建星為太過其進退皆無所據愚是以知太初之歷未為精也而淳于陵渠所謂日月如合璧五星

如連珠者其附下罔上亦甚矣然獨有愛官不專付於星翁而儒者通知天文與記註官同為一職如司馬遷為太史令紬史記石室金匱之書復作太初歷也司馬遷報任安書云而劉歆楊雄令自謂文史星歷近乎卜祝司馬遷總六歷列其微眇作三統歷及譜陽歷算晓好元言張衡傳衡善機巧尤致意於張衡之屬徒皆能明於歷紀是非作五紀論志孝成世劉向子歆究極道數乃與五經相擬非徒持人子論妙陰陽之事漢家得天下二百歲之記書也安帝時為渾天太史令故唐杜佑以為秦漢以來太史之任蓋併周之太史馮相保章之職其言不為無證災異出於天變若茫昧不可測者而漢之諸儒往往

警君張禹方士皆罪人

談笑可以

災異

據經守古推以人事而逆其必出於此若曰宗廟簡
祀后黨奢侈則有某災時則水潤下異風偪元五行志云劉向五
舉直言極諫之士奉奏封事曰今年太陰之建於甲戌震大
律以庚寅初用事歷以甲午從春日臨中月地復陰氣盛
地大震其後連月久陰雖有大令猶不能
矣今二后之黨滿朝非時處位執尤奢侈
度呂霍上官足以卜之
者日月失度災異仍重極言無有所諱尋
修道則日失度晦昧無光劉向傳成帝
弱政由王氏出災異浸甚向上封事曰今
事用權五侯驕奢並行威福王氏封先祖墳墓其制柱
過制楹大將軍秉
修權臣擅政則有某災黃門使侍中傅喜即位
李尋傳哀帝
對曰君不
問尋曰間詔
名尋待
乎過君道不
自董仲舒劉向睦孟夏侯勝京房李尋
異奉之徒皆有是言異睦孟等贊曰漢興
災者孝武時有董仲舒夏侯勝災
事言天
變主之
過制楹
生枝景扶疎上出屋根
此宜黜遠外戚無授以
政又社欽傳曰食
垂地中雖立石起
柳無以過
王章上封

始昌永哀平則昭宣則昭孟夏候勝元成則京房著明者也

雖其事未必盡然然使其君反已內省敬畏恐懼仰觀蒼蒼而不敢有恣雖者蓋其言有動其惕然之心也永始元延之間日食地震成紀永始二年二月乙酉晦日有食之四年六月詔曰日食之朔甚懼之有司其悉心明對厥咎元延二年三月己卯晦日有食之亥朔上書者多言災異之應譏切王氏就使天心不專以是應而為之大臣者尤當推廣其言以啓人主畏天之心可也張禹於此乃引聖人不語怪神子貢不聞性與天道以釋成帝之疑反謂新學小生亂道誤人宜無信用禹傳尤數永始元延之間日食地震王氏專政致上頗意然之乃卑辭至禹第辟史民多上書言災異之應永始元延之間日食地震親問禹以天災因用王氏事亦禹禹

自見年老子孫弱又與曲陽侯不平恐為所怨禹謂
上曰災變之意深遠難見故聖人等言命不語怪神
性與天道子貢之屬不得聞新學小生亂道說人宜
以經術斷之上雅信愛禹由是
是使成帝忽人言而玩天戒高用彼相為哉嘗觀武
帝相梁之災乃為千門萬戶以厭勝之就青臺臺十二
丈九層高而卒有巫蠱之禍巫蠱之禍起自之
計甘泉公孫卿言黃帝時治明庭甘泉也方士多言古帝王郊祀志武帝
明庭甘泉作諸侯邸勇之延曰有鄗甘泉又朝諸侯甘泉宮乃日燒黃帝乃
以大用勝服之於是建章宮門萬戶前殿度
其後天火災復起屋必
度為千門萬戶前殿度
云至羣道相屬高
末央云
朱安用成於江充詳見
太子江充公孫賀等傳
充
宣帝郡國四十九地震紀宣
本始四年夏四月壬寅郡國四十九地震素
服避
服過正殿五月鳳凰集北海安邱淳于震素服避
殿不旋踵而鳳凰之瑞集於北海蓋武帝惑於方士
之術而魏相風雨之奏靜以待宣帝時上疏云云君動陽則日月光

明風不時雨時節寒暑調和則民饑寒在乎不生風雨時節寒暑調和則民饑寒在乎不生風雨

壯惡所由生也災害宣帝畏天之心故三者得敘則災害不生風雨

譴之來可以修德禳不可以人力勝云然則天常有以警宣帝畏天之心故三者得敘則災害不生風雨

古者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蓋以民為神之主也文帝以祭祈為民致後人淫祀無極

帝切於愛民而謂禮禳之事足以佑民也然則天

圭幣除祕祝之官以為民祈福祝文紀十二年詔除祕祝之官移過

於下以朕甚弗取其除之事上帝宗廟十四年詔曰朕菑薄德執犧牲圭

幣吾聞祠官祝釐旨歸福於朕朕不重吾不德也其令祠官致敬無有所增諸祀壇

場所以為百祈其為

事已備外矣宣室之問未遑他事而急於鬼神之本誼貫

傳文帝徵誼入見上方受釐宣室因感鬼神事而問之本誼具道所以然之故夜半文帝前拜為梁

王傅豈以鬼神之福能有以陰助斯民乎迨至武帝抑又甚焉而其心則為己不為民矣邪

郊祀志上東巡海上行禮祠八神齊人上疏言神人之發船令言海中有神人能致之上乃遣方士與童男女數千人求蓬萊神人以千數方士入海而致泰一之祝史祠官相傳皆言天地泰一諸鬼神不至公孫卿言神仙如過潤積以歲乃可致於是郡國各除道繕治宮室畫天地泰一及諸鬼神之像而置祠之甘泉發船令言海中有神山者數千里可以望而至登之則風輒引去蓋嘗有至者諸仙人及不死之藥皆在焉其物禽獸盡白而黃金銀為宮闕上乃遙見蓬萊於是乃從方士言作甘泉宮中為臺室畫天地泰一諸鬼神而置祠之其後又作柏梁銅柱承露仙人掌之屬皆從神人之意而加增益其事日以廣大矣

志又曰上行幸雍祠五畤郊見通回中遂登崆峒幸甘泉郊泰畤后土祠汾陰脽上立后土祠親望拜哭再拜上有黃氣其下若有人狀見如淳曰黃氣起地而上屬天也

志又曰上行幸緱氏登中嶽太室禮祠太一后土東巡海上考神人以類及方士傳車及間使求神仙人以千數而致泰一之屬而加禮祠官之號而上疏言神人之事者以萬數乃益發船令言海中神山者數千人求蓬萊神人以千數方士入海而求神仙之藥者數千人

小鬼神凡千七百所（志位未葬年墓）蓋自文帝有以開其端也胡寧廣以為班固郊祀志宜去鬼神仙道之語置韋賢宗廟迭毀議於其中則其祀事得以類相從夫孟堅舍宗廟之議而專志於郊祀固未為得至於述孝武之淫祀以為後世戒（郊祀見志）其旨深矣安得以去為哉

告老（優待退老禮制俱善）

漢無引年之制士大夫告老而歸初不以齒論上印綬乞骸骨（為丞相上書歸侯印乞骸骨上乃賜安車駟馬以寵其行（元帝時于定國）黃金六十斤罷就第（御史大夫薛廣德大司馬車駟馬）俱乞骸骨皆賜安車駟馬黃金六十斤罷（哀帝時彭宣為右將軍賜金五十斤安車駟馬其上左將軍印

綏以綏安車駟馬黃金百斤又
賜安內侯歸家成帝時張禹為丞相乞骸
骨此其
常典也然有以故祿歸老於家者張歐周仁萬石君
是也
張歐以上大夫祿歸老于家周仁以二千石歸老于家萬石君奮以上大夫祿歸老于家並
本傳
有策遣其歸而不敢斥名者龔勝郅漢是也
龔勝為丞相乞骸骨郅漢為大中大夫
勝傳光傳
故事大夫祿歸白遣朕漢策曰光祿大夫太中大夫其修身遵道以終
王莽秉政俱乞骸骨莽依古義二人
以老病罷太后使謁者僕射策詔之
高年
有聽其歸而不得告
趙充國罷就第朝廷每有四方
就問於其家者趙充國董仲舒是也
大議常與參兵謀問爵策馬仲舒歸居
大議使使及廷尉就其家問之本傳
有不得告
禮如丞相孔光以太師辭位詔黃門令為
凡入省中用杖賜餐十七物然後歸老于第官屬故吏
職如本傳
若是者又皆以一時之特恩所以全其終

始尊其道德養其氣體而幾於古人之乞
恐孔光張禹之不足以庶幾是禮耳
鬻爵始於文帝而浸淫於武帝文帝務在勸農故入
粟受爵至五大夫以上得復一人（復除注）武帝置武
功爵直千夫如五大夫始免徭役
爵得至樂卿有止法（食貨志武帝時有司請令民得
以爵買官名曰武功爵直三十餘萬金）
七萬凡直三十餘萬金諸賣武功爵官首
先除千夫如五大夫其有罪又減二等爵
以顯軍功則其權一時之宜而為是法制亦
卜式輸財聚邊賜外徑四百人則不止復一人矣晚
賜爵左庶長駿駿於封侯而無禁（如式傳特
書匈奴式上）

財半助邊役式復持錢二十萬與河南太守以給徙民河南上
富人助貧民者上識式姓名曰是因前欲徙
輸其家半財助邊不賜爵左庶長後吕書頗與子請行死之
官是時富豪皆匿財唯式為最式外得復除四
以盡臣節上賢之賜爵左庶長後吕書頗與子請行死之
式光為助費上於是
侯注徙役
百人也見卜式傳
倍矣自後補郎除吏亡
義而有財者顯於世則郎選
衰而吏道雜矣貢禹上
有財者顯於世則郎選
者封侯卿大夫小者郎
吏志有司請令民買爵
吏道雜而多端官職耗廢
矣然其末年選用之序猶未至於能吞混清有可取
者黃霸入穀補馮翊卒史而初領郡錢穀計簿書正
以察廉補河東均輸長安累遷至郡守而於農桑蓄養
米鹽靡密無不通曉而治行卒為第一沈本
霸入谷補左

馮翊計簿書正以廉稱譽補河東均輸長後察百石卒史馮翊以覇入財為官使領郡錢谷以覇入財為官使廉為河南太守後察農節用殖財種樹畜養未益若煩碎然覇精力能推行之治為天下第一

而況使之益見其為冗矣

此其用之為有法也苟惟入財補官之人不隨其材

高祖懲孤立之弊大啓九國封王子弟見王諸侯表其大者既已嗣世而襲封而其苗裔支別則致宗正官以紲合之總其屬籍而辨其昭穆勿使有踈遠此其敬宗敘族之意善矣高后時劉氏宗室猶存任於京師者與宗正卿朱虛侯劉章東平侯劉興居典客劉揭皆與立文帝故其議定策立未立文帝故其議定策立未嘗不與劉揭立文帝劉德立宣帝其後諸侯國人不得宿衛而宗

室無在位者彭宣傳先為東平太傅入為右
諸侯國人不得宿衛將軍不宜典兵馬處大
左將軍印綬以關內侯歸家又兩龔傳勝為
翠孝虞以
再為尉一
共養仕於朝遂以光禄大夫為長樂衛尉矣
以宗室無在位者舉茂材劉屈氂劉長樂皆
光禄大夫
辟疆為長樂
衛尉亦見楚元王傳
辟疆之子德為宗正丞德之子向為給事中
歆為騎都尉劉德傳昭帝初為宗正丞向宣
散騎騎都
尉
帝時遷
歆大夫給事中哀帝時遷騎都
尉奉車光
禄大夫
耳其他未聞也王莽陰懷異圖乘漢支本之弱名宗
室九百餘人增秩補吏以收其心復詔天下
今十餘萬人雖有王侯之屬莫能相紐或陷入罪辟

教訓不至之咎令二千石選有德義者立為宗師考察其不從教者聞于宗正此其為制亦善矣平帝紀元始五年

裕祭明堂吏各有差宗室子九百餘人徵助祭禮畢皆增秩補王侯之屬莫能詔曰雖宗室子孫漢太祖高皇帝之子孫相斜或陷入刑罪教訓不至之咎也郡國置宗師以訓焉二千石選有德義者以為宗師考察有不從教令書言宗伯宗伯書言宗師得因郵請以聞

而其意則非卒以區區小惠濡沫其國有叛漢而獻頌者劉敞說

豈非有以激之哉今剖符之封坐受虛邑而食其租稅無漢氏專城之惠而其仕於朝者均秩內外一等臣子此誠周家卿士出入之意漢何以及此

宣帝家寧藉得內人漢初僅似後世可哀

大抵宮闈左右之任宣受

詔命陪從與輦而已官志中常侍官掌給事顧問應對中黃門官居門戶出則騎從入則乘車守鄧通之幸天子至飲燕其家累鉅萬文帝常宴飲其家見寵如此賞賜甚厚通方愛幸鄧通為上摩痤吮癰而上不樂又使相人相通當貧餓死文帝曰能富通者在鄧通何乃貧也於是賜通蜀嚴道銅山得自鑄錢富埒天子吳王濞等以通故得過江招致天下亡命者遂以作亂而通竟死寒人長孫皇后家貧親為紡績以補家用及后貴其家不治產業曰我安能與兒曹治此乎故其家不益田宅不請謁故人賓客其為人如此

可謂極矣而無禁驕之患蓋以漢初宰相得監官中如郎中令王陵后及傅呂后以辟陽侯審食其為左丞相幸於呂后為相不治監官中如郎中令百官公卿皆因決事禁闥之內皆其所屬至文帝時宦者猶知宰相之可畏也自武帝數宴後庭始與朝臣隔絕而婕妤徒思寵優渥亦未始委之中貴然以韓嫣李延年之以政而卒不免於誅戮上嫣傳武帝為膠東王時嫣與上學書相愛及上為太子愈益親嫣上即位嫣常侍中臥內賞賜擬鄧通嫣侍出入永巷不禁以故益驕姦聞皇太上

后太后有刑給事狗盜中女弟得幸於上為謝終不能得延年李夫人產昌邑王延年由是貴為叶律都尉佩二千石印綬與中人卧起其愛幸將騎恣及李夫人弟延年卒至宣帝始以宦官多久典樞機天下之事無不出而宏恭石顯俱以閹人察此二人者不得容其姦一於其手方宣帝躬覽明元帝不親幾務而事無小大悉關決傳至於元帝不親幾務而事無小大悉關決甚於中書專權邪僻賊害忠良（朋注黨）西漢宦官之禍莫時其亦可哀也已周官寺人內寺之職殆不過通內外之令相道其出入之事而皆統於家宰矣（禮天官家宰）夫惟統於家宰故其權有所歸漢初之制似矣而不能繼之於後何

唐

進士　盱江　黎　朱禮　德嘉　著

唐以中書令三省官　唐相名太宗實太繁其禮終昧因隋制以中書令侍中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為宰相上三省官三省之長也中書令共議國政此宰相之職也其後以太宗嘗為尚書省長官與令僕射為令令臣下避不敢居其職由是僕射為尚書令又謂者僕射注曰故曰僕射宰相也此蓋漢世官官襲臣之稱泉漢官志尚書侍中中書侍郎同為尚書侍中掌贊導衆事而以命宰相此儒者所以譏也然此特其名之不正者爾實亦無害而其大患乃在職掌太煩而寄任者不一蓋三代之際天子所

與大臣致力於官府都鄙邦國之治者周官家宰掌邦國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國以八法治官府以八則治都鄙其畧具矣治其煩尊者治其要故宰相常居其逸而莫不近者致其詳遠者致其畧畧煩要之區苟有統理庶幾近古亦可言治今太宗天子至於無為自封建不立而人主所自治者益勤一命之士皆自朝授而人主所自治者寖然而詳一命之官志尚書令一人正二品掌既為尚書六司官志尚書省尚書令一人正二品掌典領百官其屬有六尚書曰吏部戶部禮部兵部工部刑部也又有九寺四監官志太常寺光祿寺太僕寺鴻臚寺司農寺太府寺九卿寺皆大理寺正卿曰正少卿曰大夫又四監國子監少府監將作監軍器監見下見雖掌庶務而以宰相總之夫豈不可乃以宰相下行有司之事又以他官上佐宰相之職杜如晦既攝

吏部又監東宮兵馬（本傳總監東宮兵馬進位吏部尚書右僕射）魏徵戴胄岑文本張亮褚遂良之徒皆自下位參預朝政或云專典機要（魏徵貞觀二年以秘書監參預朝政戴胄檢校吏部尚書）正觀四年以本官參預朝政並（岑文本傳）見本傳然則豈有一定之統哉終唐之世宰相無常職亦無常員乃至守本官為之而有領如故判如故之目（肅宗寶應元年元載同平章事領度支轉運如故代宗廣德元年劉晏為吏部尚書同平章事領度支等使如故憲宗元和十三年皇甫鎛以本官及和糴如故判度支八月平章事判度支轉運如故）即並同平章事判使（徐守愚南熏紀談云唐以工部侍郎專典機務）如故如此類是也坐政事堂而分決本司事以自便（選舉志初諸司官兼知政事者至日午還本司政事亦知中書事）以自使或至數十人同時為之（丞相既無定員又多以唐

他官兼領以故用之易自用庶僚超拜同時或至有十七人又見宰相表云睿宗景雲元年云云

授以帥臣而謂之外宰相其不足取法非一人不可總衆職而太宗斥之

非太宗但能責房杜曰公為僕射當助朕廣耳目訪賢才比聞閱訟牒日數百豈

為非宜也貞觀時元齡傳進尚書左僕射帝曰公為僕射當閱訟牒

暇求人哉乃勑細務屬左右丞大事關決僕射不知遜諫臣直為得大體房杜贊王魏善而房杜遜其直

杜但知遜諫臣直為得大體而不知下兼他職已失其宜房玄齡傳遷尚書左僕射帝曰公為僕射當

下行選部太宗以關中米貴始分人於洛州選上謂玄齡曰官在員多命人不得人在員多命元齡併省

留文武總六百四十三員如晦傳領選事參掌考功

如晦傳為尚書右僕射仍檢校吏部尚書封萬紀公進爵莒國公貞觀元年拜尚書左僕射兼監修國史元齡傳進左僕射

與王珪掌考官元齡累進監修國史兼領學士

內外王官考監修國史左僕射兼領學士如晦封萬紀公進爵莒國公貞觀元年拜尚書左僕射兼監修國史元齡傳進左僕射

考功建平縣男兼文學館學士如晦傳

建平縣男兼文學館學士

陳師合上板士論謂一人不可總衆職而太宗斥之

昏非其體也當是時

嶺表如晦有威得職當時浩然歸重監察御史陳師合上
按士論謂晦與元晦共管朝政引進賢者下不
日師合欲一人不可總數職陰劉諷如晦
以此離間吾君臣耶斥之嶺表史蓋以
此稱太宗能柄任大臣不知師合所言要有至理且
謂之宰相自然無所不總何煩又兼他職然後謂之
柄任邪師合之論非以輕宰相政以重宰相也時君
既以貽譴史官又以歸曲宜其論之不傳也嗟夫眞
知宰相之體者太宗房杜猶有愧下此又何言焉姚
崇三為宰相皆兼兵部臺本傳兼夏官尚書同鳳閣鸞
同中書門下三品進中書令元宗時貶申州刺史累
遷同州刺史後拜兵部尚書三品睿宗立拜兵部尚書
同中書門下三品同州刺史累遷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封梁
國公通鑑元崇史事明敏三為宰相皆兼兵
部尚書緣遷屯戍斥候士馬諸械無不默記
前後作鎮皆佩相印本傳兼兵部尚書去位為
於鄂州置武昌軍授數求
侍郎數求
牛僧孺

昌節度使同平章事後檢校尚書左僕射平章事為
淮南節度副大使又文粹神道碑前後作鎮時皆佩相
印刻之銘誌書之史策以為美談豈知其為當世弊
政哉

宰相下宰相正當詠君李德裕著論獨謬

古者諫無常員位乎朝者皆可有言而況宰相豈無
言責故伊傅周召皆有訓詰著於詩書不可誣也唐
太宗嘗責宰相全無諍若但書敕行文書人誰不
堪其正觀三年四月上御太極殿謂侍臣曰中書
機要之司詔敕有不便皆應論執比來為諸
堪通鑑門下

順從不問異道若但行文書也

則誰不可為何必擇才

此為得所以委任大臣

之道其時魏徵位宰相號稱善諫見前不聞以是為侵
官也李沁言臣衰老位宰相以諫而誅分也本傳德宗朝拜

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帝數稱舒王賢沙揣帝有廢立意因曰陛下有一子而疑之乃子臣不敢以古事爭且朕子猶子也帝悟陸贄言姜公輔官諫議職宰相獻替固其職分公輔傳德宗朝擢諫議大夫同平章事帝從容謂曰卿何知舒王非朕子對曰陛下奉為臣言之帝以諫陷君於過而諭之若何帝悅然曰卿何以知之對曰臣衰老位為宰相以諫諍為職陛下春秋鼎盛而納誨微而約不當宰相闕預焉帝悼謂陸贄曰即位十宅諸叔陛下亦為之子安敢自信於陛下乎帝曰卿言是也帝悟陸贄言姜公輔官諫議職宰相獻替固其職分公輔傳德宗朝擢諫議大夫同平章事帝從容謂曰卿何知舒王非朕子

所以然朕宮中對惟宮女子與卿等或無所詢訪帝輒以其樂也

本傳憲宗時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嘗盛夏對延英帝汗浹衣絳欲有講天下事乃詰所以然則唐之賢君未嘗不以諫諍為宰相之責惟李德裕著論乃言天子有爭臣七人非宰相職無不總天下之事皆得平章何獨諫之謂也且宰相之尊地親則其察之也微位尊則其接之也重故以宰相而備諫常得之於得失未彰之前而有救曲必從之勢雖唐制諫官別有員數若其事涉利害亦容宰相爭執何獨不可而謂非其職乎且宰相分領他事多矣不以是為侵官獨於諫諍致辨焉豈為重哉然德裕亦稱名相非苟為容悅者不知

何為獨建此論其與武宗言開元初輔相率罷雖姚宋不是過惟李林甫秉權乃十九年進退宰相為治之本德裕傳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既入謝即進戒帝辨邪正專委任而後相率三考輒去雖姚崇宋璟不能逾至李林甫進罷此言又異於特祿乃十九年宰相使政在中書誠治本也遂及禍敗是知亟開元太宗十八年宰德宗即位為中書令正以母喪罷魏徵亦十四年宰相表十年為秘書監參觀十七年預朝政十為太子太師六年罷何害其為治哉以此知其言論苟發不當事理居多非知道者特以才具勝耳尚書綱要不專故官聚必曠

六

有虞九官周六卿其實一也或析一而為二兵刑是

也舜命皐陶明刑兼理蠻夷周則命大司馬掌兵大司寇掌刑也或合二而為一禮樂是也舜命后夔典樂周總屬大宗伯夷伯然虞官百二十而周三倍之書周官六卿分掌六屬計三百六十卿雖寡而副之者多故也秦變古為九卿世儒乃謂三孤與六卿為九卿見禮注殊不知三孤自無職任與三公同周見書周官初未嘗與六卿為九秦人每事不師古始亦未嘗取法成周漢亦但承秦制而已惟其既為漢之九卿相見漢注宰則不可復為周之六典家宰掌治典司徒掌教典宗伯掌禮典司馬掌政典司空掌事典猶周之有六典亦不可復別為虞之九官也今唐既有六尚書又有九寺卿官志每寺卿三品少卿一人正四品上注又合周漢而並用之不幾於繁乎且一尚書之分

為其屬者有四是為二十四司矣

三日司勳四曰考功户部
三日金部四曰倉部禮部
三曰膳部四曰主客兵部
三曰代部四曰司馬工部
工部二屯田三曰虞部
有侍郎二人正四品掌文選勳封
掌天下史部侍郎二人正四品掌文選勳封
人掌禮政以三銓之法官
土地人民錢穀之政令
儀祭享貢舉之政令
甲械之政刑部侍郎二人掌
政工部侍郎一人掌律令刑
圖車馬識禁之
庶紙墨筆之事
有郎中有員外郎
書侍郎一人掌
會賜予之級司勳郎中一
貳司封郎中一
人員外郎一人掌
人員外郎二人掌封
百官功過之考法
役貢獻蠲免優復
功郎中員外郎各一人掌
中員外郎各一人掌
度支郎中員外郎
之調之金
陸道達之利歲計
之宜水
部郎中
產豐約
婚嫁繼
戶部郎
掌戶口土田賦
掌田賦
掌山澤屯田工匠
掌律令刑
掌封
封命朝
考
諸司公
法技
階品員
皆為尚
考課之
人之
都官
職方
祠部
度支
司封
屬四
一

員外郎各一人掌府庫出納權衡度量之
易之事令各一人掌天下
各部郎中員外郎各
一人掌一
尼之事
祖祇禄
衣冠符
印表疏
之事禮
祠祀享
膳部各
一人掌
王後諸
品爵府
事兵部
給告身
人掌二
武官階
軍戎調
曹歲遷
遞之名
職方各
四彝歸
馬牛雜
路遠近
驛廐牧
部郎中
部各一
人掌貢
籍城隍
戍烽調
一人掌
與輦輅
車乘傳
器鹵簿
儀仗判
帳及判
簿及主
客各一
人掌天
下祠忌
廟諱卜
筮之祥
豆酒膳
人掌陵
刻國忌
廟諱卜
筮之祥
豆酒膳
人掌陵
寢之事
禮部郎
中員外
郎各一
人掌天
文漏刻
國忌廟
諱卜筮
之祥祝
豆酒膳
人掌陵
寢之事
禮部郎
中員外
郎各一
人掌府
庫出納
權衡度
量之數
宮市交
易之事
令各一
人掌天
下
各一人掌內外賦
人之籍工部各
出人掌匠作土木
之工役人
部各一人掌門闌
門各一
人掌京
都文武
職田諸
司公廨
田以各
一品給
之也田
程式也
田以各
一人掌
天下山
澤草木
及百官
諸藩時
蔬薪炭
供頓田
獵之事
水陸捕
運漕碓
梁堤堰
溝洫漁
梁津濟
船艦渠
一人掌
津濟船
艦渠堰
溝洫漁
梁堤堰
溝洫漁
梁津濟
船艦渠
堰溝洫
漁梁堤
堰溝洫
漁梁津
濟船艦
渠堰溝
洫漁梁
堤堰溝
洫漁梁

六當虞之九豈其遂畧於古哉總之者要而屬之者詳也唐之官品卿監視尚書四監並從三品六尚書並正三品少卿視侍郎九寺少卿並從四品侍郎九寺侍郎並正四品上任又多為之統則其勢必至虛授而多曠是其繁也乃其所以為曠也杜佑言其繁之弊則曰官名職務遷易不同空存虛稱皆無事實故有二卿二伯二夷二伯益四伯罔之說本侍中河朔兵戰民建中初河朔兵興省官以救弊莫若省用則曰官名職務遷易不同空存虛稱皆無事實故有二卿二伯二夷二伯益四伯罔之說本侍中河朔兵興省官以救弊莫若省用則

佑以為士令刑部尚書大理卿則二卿二皋陶也垂伯夷也為秩宗今禮部尚書則二伯一夷也伯益為虞令虞部郎中都水使者則二伯益為太僕令太僕卿為駕部郎中輦奉車門廄使則二伯一夷也伯夷為秩宗作司徒今司徒戶

且漢置別駕隋刺史廵察猶今廵察使
者參其軍府事猶今節度判官也官
易不同爾詎有事實哉誠宜
斟省欲致治者先正名陸長源言其曠官之弊
則曰兵部無戎帳户部無版圖廣水不管山川金倉
不司錢穀先禄不供酒衛尉不供幕秘書不校勘著
作不修撰官曹虚設禄俸枉請文粹陸長源上宰相
書且尚本云云計考者假而為資蓄身者藉以為地一
隅之理如是諸司悉然欲求綱目張棄毛舉其可得乎
噫其言之盡矣亦知其為繁乃其所以為曠者歟

吏部　唐侵吏部知貢舉

成周選舉之法先之以司徒而終之以司馬記王制命鄉論
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俊士升之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
學士升之大樂正曰造士俊士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
造士之秀者而升之司馬曰進士之賢者而升之王

唐人先之以禮部而終之以吏部禮部掌貢舉之政吏部見前注云司馬位居司徒之次而受其成者古之取人德行為本司徒考其德行而司馬授之政事故以司馬受終馬若此類言之則唐之禮部乃古司徒之職而吏部乃古司馬之任所謂司士以德詔爵以功詔祿以能實居司馬之職而久奠食禮夏官司士云云則猶唐之考功郎之類也詔事以官志百司之戶部考功郎掌文武百官功過善惡之考法凡流內之狀以四善最善善然而家宰者初無預於其間豈非以此為有司之職而廢置大柄不應於始進之日而錙銖之耶漢至成帝用士人復故掌選署曹之名立東漢官志及奏下尚書曹文書衆事尚書令注自漢之東權歸臺閣仲長東漢

統傳光武愠數世之失權
政不任念強臣之竊
府任輕機事命嬌杜過直
專委尚書所謂臺閣者
也論者每以不任三公謂為倒置豈非
非昔比宰相又有不可虛拘者耶晉宋
矣徐羡之謂蔡廓曰黄散而下其任均
受通鑑宋榮陽王紀景平元年詔豫章太守蔡廓為
尚書廓謂傳亮曰選事若悉以委猶辭而不
拜也亮以語録尚書徐羡之羡之曰黄散以見任不論不
然不能下悉以委吾徒不復措懷自此以上
以悉不能為干木署紙尾遂不拜
異廓曰我不能為干木署紙尾遂不拜
又晉山濤為吏部中外員品多啓授
也然自是宰相常總其大而吏部常任其小以至于
唐有敕授有旨授敕授者五品以上宰臣奏議而除
拜之旨授者六品以下吏部銓材授職然後上言詔

吉但書聞以從之而不可否者也開元中起居遺補及御史等官皆以吉授列曹以下則皆以選曹

狀云國朝之制庶官五品以上制敕授者蓋宰相商議可而除拜之命六品以下制敕授職然後上奏可而授者蓋吏部銓材言詔吉但畫聞以從之而不可否者也開元中吏部注擬選人奏及御史等官今不刊未聞常參官悉委選擇此又近選舉志元宗詔員外郎一人御史諸供奉官皆進名而兵吏部各以員外郎一人銓司之任日繁然而唐世吏部之權日輕矣

然則宰相之任日以繁而唐世吏部之權日以輕矣

敕授判南曹由是銓

益輕宰相之任日以繁而唐世吏部之權日以輕矣

然則宰相之任日以繁而唐世吏部之權日以輕矣

亦不可以取必於一定之制是以宰相吏部皆得行己意物論銓擇其材品而進退之非但據資授職而

其權焉嘻辨論官材司馬職也詔爵詔祿司士職也
黃散而下悉委之選宋史部職也諫員臺屬不由敕
授開元以來史部職也並見上注以今準古史部之
職豈若夫唐既嘗輕之矣然猶有重者存是宗以蘇頲等十人掌
諫以為不可通鑑元宗紀開元十三年上疑史部選事不公宇文融奏請分
若夫元宗以蘇頲等十人掌史部為十部尚書侍郎皆不得預左庶子吳兢切
諫以為不可不通鑑元宗紀開元十三年上疑史部選事不公宇文融奏請分
史部為十部尚書侍郎皆不得預左庶子吳兢切
中決定之事史部選而親臨決之吳兢可嘉也
部尚書侍郎皆不得預左庶子吳兢切
蘇頲等十人掌史部銓試判將畢遽
史部銓以禮選
以為陛下曲受謗言不
之為陛下曲受謗言不
物之道昔陳平丙吉漢
之信有司非居上臨人
昔陳平丙吉漢之信有司非居上臨人
問鬪死之人況大唐萬
宰相尚不對錢穀叙
乎凡選人之書判並請委
之乘之君豈得下行銓
凡選人之書判並請委之有司停此十銓上銓
選雖不之事即
推誠之數誠感不
名銃上入禁
從明年復置德宗命陸贄擇
有情故或受貸賂不得
改卿宜自擇勿任諸司
常參官贄不從命德宗所舉皆諸
除齊抗
實材上密諭贄自今
贄奏言云云見上注

不復遣官覆史部歲考已
覆核非任人勿疑之道
白過官曰尚書侍郎皆大臣選今更
知體之論可以為法者也

戶部 宰相理財無害而戶部三變則非

唐戶部之職蓋嘗三變焉杜佑為唐分六部
書資任尤美故宰相多兼領之通云鑑云蓋吏部
兵部主武選吏部主文選兵部主文武選有文武選
歸是以稱美焉惟戶部當古地官之任禮掌土地人司徒民

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門下云此皆明選法本源而

上書言以他官第上下本傳德宗時官至太常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初書門下為云云柳渾不許閉門下吏遣官覆實以為常抗以元三年正本傳

賢建言宰相不可兼治錢穀德裕奏言云云
臣豈得以非所宜言妄彈錢穀之職
武宗曰宰相權重不宜獨天聽是輕宰相又
領三司錢穀卒坐此官使
然以國體言之則路章之言誠為得之矣若捨其文
而究其實此蓋邊籌國計之大者安危之所繫過人有未易辨委而人不以為議任錢穀以為
才具過人有未易辨委而辭之則甚易取而人不以為議任錢穀以為
甚難夫行選事以為美
論而人反以為譏必欲先焉然周制以冢宰制國用周禮小司徒登民數于天府冠云大
欲者先焉然周制以冢宰制國用
之內史以司會冢宰貳
分九貢九賦九式九職皆有常
之賦以貢祀貢嬪貢器貢幣貢材貢貨貢服貢
是也九賦邦中之賦四郊之賦邦甸之賦家削
之式祭祀賓客喪荒羞服工事幣帛貢物
也邦縣之賦邦都之賦關市之賦山澤之賦
九式

匪頒好用之式是也九職任萬民以九賦斂財賄九貢致邦國之用九式均節財用以九事作田制九賦斂財賄九貢致邦國之用九式均節財用以九事作山澤之材藪牧養蕃鳥獸八材商賈通貨賄嬪婦治絲枲臣妾紡績凡其貨賄之入會以九貢致財用九賦令民職之財用以九事作田制九賦斂財賄九貢致邦國之用九式均節財用以九事作山澤之材藪牧養蕃鳥獸八材商賈通貨賄嬪婦治絲枲臣妾紡績凡其貨賄之入司

或云專判寶七年專判度支遂省之而户部度支失職矣此又一變也今三分其務吏萬員本傳長慶初寶易直以不職萬其遇會表置和糴貯備使擇部陵諫以云云天下不治病權不歸有司也鹽鐵度支一户部侍郎判度支表武陵主鹽鐵為之武一户部侍郎判度支户部郎事户部官皆御史員外郎為之始命御史員外郎財賦日慮西北邊院加使權其務是御史員外久於事反迫百葷督責騰呼若責可信今又隔完實何必置使而增吏也易直不納則户部接于五代後唐遂以鹽鐵度支户部為三司使後通鑑唐明宗天成元年廢租庸使以鹽鐵户部度支諸道監軍使為三司委宰相一人專判罷宰相一人專判然則户部之職一變而判以宰相再變而主以他官三變而

為三司而其三司使迺其三變之餘耳是亦非古宋朝慶寧間始罷此職徐守惇南牕紀談云嘉祐中京元豐官制復以三司胄案歸於戶部之舊也而論者惜之

嘉祐中京師大水始取三司作監三監皆隸工部於是戶籍財用三事而已非復三司之舊矣

元祐中蘇子由為戶部侍郎宜建立三司所領天下事幾半非以私三司酌古今之建言祖宗參分則財器皆隸戶部又恭龍圖官制無由因請都水將作軍散雖欲求富其道舊典云王安石為相自以合新法謂宰相當主財計遂與三司分以征榷賞貢之利方歸三司摘山煑海坑冶榷貨茂納之財悉歸朝廷常平免役坊場河渡歲課上供禁軍鐵戶給之資皆號朝廷封樁又有役入京師別創庫以貯之三司之數盡還不與焉於是祖宗處國計之良法盡壞是但知本朝典故而未嘗考所自來也

漢唐事箋卷之一

後集

唐

臺諫 諫官規一 臺官糾百職

人有常言曰臺諫不知二者設職要自不同唐諫議大夫四人正四品下掌諫諍天子為職廻宰相之屬拾遺補闕專以拾遺六人從七品上左右拾遺補闕六人從八品上左右補闕六人從七品上掌諫諍得奉諷諫大事小則上封事武后垂拱二年置補闕拾遺各一人廷議大則廷議小則上封事武后垂拱二年置補闕拾遺各一人廷又官志諫官列在門下後而御史臺自為一局所以糾察百官之罪惡官志御史臺大夫一人正三品中丞二人正四品下大夫掌糾正百官之罪惡中丞為之貳其屬有三院一曰臺院侍御史二人正四品下大夫掌以刑法典章糾正百官之違失侍御史二人正四品下掌推鞫獄訟糾察刑法凡大事廷議則與長官雜議其得失小事則分判曹務二曰殿院殿中侍御史六人從七品上掌殿庭供奉之儀察朝會之違失三曰察院監察御史十人從八品上掌分察百僚巡按州縣凡糾劾大事奏請上裁小事即時舉正其有違制虧法者則彈劾之凡朝會則分察兩班之儀肅其違失凡祭祀則監其禮儀之闕祭畢則糾其不敬之事凡大獄則同三司推按之凡軍旅則監其賞罰之不平凡出使則審察諸道之獄訟理冤滯而舉職業其有政令之乖失人才之能否則具狀以聞凡監臨貢舉則為之檢察其事糾彈內外百官之罪惡而以時參決庶政之得失中丞温造恚補闕李虞不避道其言云遺補雖卑侍

臣也中丞雖高法吏也帝為之詔臺官供奉官聽先後行（温辱造傅温出遇左補闕李虞恚不避豪等建言故事供奉官惟宰相無所避造棄蔑典禮辱天子侍臣遺丞雖高法吏也帝乃詔臺官捕從者笞補闕李虞恚不避豪等建言故事供奉官惟宰相無所避造棄蔑典禮辱天子侍臣遺丞雖高法吏也帝乃詔臺官捕從者笞補闕李虞恚不避豪等建言故事供奉官惟宰相無所避造棄蔑典禮辱天子侍臣遺丞雖高法吏也帝乃詔臺官捕從者笞）

公作簒義婢論云諫議冗者貧無以繼酒文粹元結簒婢論元
子天寶中曾謁於諫議大夫之坐無以續之大夫嘆曰云是直
也陽城為諫議大夫韓退之作諍臣論以為諫議大夫職
官無權亦不難識也一旦罷陸贄相裴延齡城乃以
諫顯想通鑑德宗紀陽城自處士徵為諫議大夫人皆
望風采曰城必以諫諍死職及至諸諫官紛
紛言事人皆以屑意及細碎天子亦苦之而城與二
三諫官進士河南韓愈作諍臣論以歆
之城未解無敢救者城聞而陸贄坐貶為忠州別駕上怒
即帥拾遺王仲舒駱登右補闕熊執易崔邠等
上疏論延齡奸佞贄等無罪上令宰相子信用奸臣
延齡城復得以効其糾舉不當者官志左右僕射各一人
臣無預彈擊雖有柄任以嚴彈然尚書左僕射左右
於其餘也其御史臺雖以嚴彈然尚書左僕射左右
丞復得以効其糾舉不當者官志左右僕射各一人
從二品掌統理六官為

令之貳關則總者事劾御史糾不當者左丞一人正四品上掌辨六官之儀糾正省六部右丞一人正四品下掌辨六官之儀糾正百僚自太子而下所不糾初不得糾尚書後亦糾之注引傳咸奏云云朝廷無以易之按漢以中丞得劾御史舉不當者魏徵劾御史權萬紀而免仁發元齡太宗為之從萬紀而免仁發既以言得進頗言萬紀等且不得伸況一切遂敢間上釣強直名迷奪聖明以此所謂有言責者不得其言而責隨之未有聽其言而不得而劾之以劾人為職人亦得而劾之故詔徵劾御史權萬紀而免仁發既以言得進頗言萬紀等且不得伸況一切遂敢間上釣強直名迷奪聖明以騎常侍而免仁發既以言得進頗言萬紀等且不得伸況一切遂敢間上釣強直名迷奪聖明以下收其一輩下離心如元齡太宗為之從萬紀而免仁發既以言得進頗言萬紀等且不得伸況一切遂敢間上釣強直名迷奪聖明以小謀大臣以劾人為職人亦得而劾之故詔徵劾御史權萬紀而免仁發既以言得進頗言萬紀等且不得伸況一切遂敢間上釣強直名迷奪聖明以侍御史與侍御史李仁發既以言得進頗言萬紀等且不得伸況一切遂敢間上釣強直名迷奪聖明以侍御史與侍御史李仁發既以言得進頗言萬紀等且不得伸況一切遂敢間上釣強直名迷奪聖明以衆情凜凜微奏萬紀等且不得伸況一切遂敢間上釣強直名迷奪聖明以凜微奏萬紀等且不得伸況一切遂敢間上釣強直名迷奪聖明以訊訐房元齡太宗為之從萬紀而免仁發既以言得進頗言萬紀等且不得伸況一切遂敢間上釣強直名迷奪聖明以內劾御史舉不當者魏徵劾御史權萬紀而免仁發既以言得進頗言萬紀等且不得伸況一切遂敢間上釣強直名迷奪聖明以六部右丞一人正四品下掌辨六官之儀糾正省六部右丞一人正四品上掌辨六官之儀糾正百僚自太子而下所不糾初不得糾尚書後亦糾之注引傳咸奏云云朝廷無以易之按漢以中丞得劾御史舉不當者魏徵劾御史權萬紀而免仁發既以言得進頗言萬紀等且不得伸況一切遂敢間上釣強直名迷奪聖明以此所謂有言責者不得其言而責隨之未有聽其言而不得而劾之以劾人為職人亦得而劾之故詔徵劾御史權萬紀而免仁發既以言得進頗言萬紀等且不得伸況一切遂敢間上釣強直名迷奪聖明以騎常侍而免仁發既以言得進頗言萬紀等且不得伸況一切遂敢間上釣強直名迷奪聖明以下收其一輩下離心如元齡太宗為之從萬紀而免仁發既以言得進頗言萬紀等且不得伸況一切遂敢間上釣強直名迷奪聖明以小謀大臣以劾人為職人亦得而劾之故詔徵劾御史權萬紀而免仁發既以言得進頗言萬紀等且不得伸況一切遂敢間上釣強直名迷奪聖明以侍御史與侍御史李仁發既以言得進頗言萬紀等且不得伸況一切遂敢間上釣強直名迷奪聖明以衆情凜

中間免遷丞相司直劾奏司隸陳慶消數二
典尚書僕射左右丞相甚器之丞相司隸朝廷由是憚
不劾尚書政其所受劾者而其時公卿莫明其故故
咸說得行與

學官 唐有二館七學二館曰洪文館置於門下省
學末幾輕廢可傷

置修文館于門下省九年改曰洪文正觀元年詔京官
官職事五品以上凡子嗜書者隸館習書出禁中法
校之 屬有崇文館置於東宮官志東宮官注云正觀十三年置崇賢館

館顯慶元年置學生二十人皆以宰相領之官志洪
上元二年改曰崇文館 文館注洪
武后垂拱後宰相兼領館務號主館又崇
文館注乾元初以宰相為學士領館事
皇屬國戚及大臣子孫為之有選舉志文館凡館二門下省
生三十人東

宮有崇文館生二十人以皇總麻以上親皇后大功以上親宰臣及散官一品功臣身食實封者京官職事從三品中書黃門三品以上子孫為之七學曰國子學曰大學曰四門學曰律學曰書學曰算學皆以庶人之子為之凡學六館生二百人以文武官三品以上曾孫若三品以上有封之子孫為之及無封四品有封及庶人之俊秀者為之志四人以四門三百人以下子及庶人為之志三人以八品以下子及庶人為之志二百人以百品以上子孫及勳官二品縣公之孫及勳官四品帶三品以五品以上子孫為之志一百人以國學以下生徒為之志律學生五十人書學生三十人算學生三十人志太宗益崇儒術天下初定增築學宮至千二百區經高麗百濟新羅高昌吐蕃相繼遣子入學

凡二千二百一十員總六員計之學皆尚書省補授監生國子書省祭酒補授統焉一傳而至高宗文風方張而學校散冑子衰缺請敕立嘗疏言國家自永淳以來庠序廢散故敕王公以下子弟不容別求仕進皆入國學傳本武后時拜鳳閣舍人乃上書極言永淳後庠序廢散冑子衰缺儒學之官輕經術道弛責問後生以徼幸升第一人入太學尊尚師儒三館生徒發揚勸奬下詔明詔進士則海內知向矣其言不果行而自是之後學校之廢亦前古未有也舒元輿問學庠記有曰余嘗至京師自以為入其門其庭其堂皆如論文記文料舒元輿問國庠廣數畝盡墾為園又至于三館謂太學也四門也廣文也小儒未嘗觀天子庠序過於逶迤請於謁者下於太學謁者導之初昏沉沉問之觀吾敬曰吾敬

曰此魯聖人之宮也以至于西有高門門中有廈門之曰此魯聖人之宮也入見庭廣數畝盡壁為圖自門其門其庭其堂如門其國其庭其堂也入門其門其庭其堂其門其庭其堂其門其庭其堂

文章者耻為學官耻為學官柳四
而教育之其有通經
聽棟試馬課生徒之進乃
之流固不得臨於士
是為博士為散騎由是故
品清官居其位正元中王化
藉少間有司命太學之官頻
者咸耻為學官至是柳
立以前進士授此職
反耻為之亦足怪矣權德輿謂劉秩宗為祭酒似置
之在散地而方以之賢
之内訟權德輿謂劉秩宗為祭酒似置
此君子之心也疏
内訟慨然上
云太學設官職在造士
心常慕之當時置於
此無賢才臣之罪也
國庠似在散地而方
以為冗散則韓退之為博士謂之投閑置散不亦宜
乎四門助教與拾遺同八品官而歸散騎官
志國子監祭酒一人從三品司業二人從
三品官志國子監祭酒一人從三品司業二人從
八品官志助教八人

品上左拾遺六人從八品上拾遺見前注自助教遷拾遺柳子厚大書于壁以為榮升歐陽詹為四門助教很四考格以五遷十年方昇一官自茲循資歷級得太學助教其考選年數又如四門則二十年矣自茲循資歷級得國子太學則三十年矣而詹冗官也政令之謂役藝使才二奠陪行而已詹上貢進士四試於吏部鄭相公書云幸屬昭代五試於禮部方信鄉前云如始授四門助教四門助教限四考如云嘗讀其書至此未嘗不為之歎息也益唐學官殆類虛設者杜工部為鄭虔作坐客寒無氈之詩豈苟云哉要知唐世儒科雖貴學官本輕而學校終廢其選又不可言也

古者官無兼職階勳封爵則唐假之又假實不務虛
周禮正義引書傳云天子三公一曰司徒二曰司
三曰司空注云周禮天子六卿與太宰司徒司馬同職者則謂之司徒公與宗伯司馬同職者則謂之司空同職者則謂之司空公是參六卿之事
則謂之與司冠
故周公以冢宰位太師是有兼稱矣至漢以侍中左右曹諸吏散騎中常侍為加官見漢官制注加官則兼稱之謂也然其所加自列侯將軍至郎中亦必因其所加而責其職任然則有兼稱而未嘗有虛假也若唐所謂官分爵者亦加官之類而徒假以虛名無所當乎事實不亦贅乎曰階者自開府儀同三司至將仕郎凡二十九為文散階尚書云凡文官正四品以下有上下九品有正從

凡文散階二十九從一品曰開府儀同三司正二品曰金紫光祿大夫從二品曰銀青光祿大夫正三品曰通議大夫下曰朝散大夫正四品上曰正議大夫下曰通議大夫正五品上曰中散大夫下曰朝請大夫正六品上曰朝散大夫下曰宣德郎從六品上曰朝請郎下曰宣義郎正七品上曰朝散郎下曰宣德郎從七品上曰朝請郎下曰宣教郎正八品上曰承務郎從八品上曰承奉郎下曰宣奉郎從九品上曰儒林郎下曰文林郎下曰登仕郎自驃騎將軍至校尉凡四十五為武散階一曰驃騎大將軍二鎮軍大將軍三下懷化將軍從三上雲麾將軍歸德將軍正三上冠軍大將軍正四上忠武將軍下曰壯武將軍有五從四上宣威將軍下曰明威將軍二輔國將軍正五上昭武校尉下曰昭武副尉從五上游擊將軍下曰游擊將軍正五上定遠將軍下曰寧遠將軍正六上振武校尉下曰振武副尉從六上致果校尉下曰致果副尉正七上致果校尉下曰致果副尉從七上

校尉下曰宣節校尉上曰禦虜副尉歸德下曰宣節副尉懷化校尉司戈校尉下曰禦武副尉歸德校尉仁勇副尉懷化校尉執戟長戎副尉歸德校尉執戟長從九上而下階有差自上柱國為十二轉以司勳郎主之凡十有二轉為上柱國視正二品十轉為上輕車都尉視正四品七轉為輕車都尉視從四品五轉為都尉視正五品三轉為飛騎尉視正六品一轉為武騎尉視從六品二轉為雲騎尉視正七品四轉為驍騎尉視從七品六轉為上騎都尉視從五品上騎都尉視正八品上

郡王之食級五凡爵九等一曰王食萬戶正一品二曰嗣王食萬戶從一品三曰國公食三千戶正二品四曰郡公食二千戶從二品五曰縣公食一千戶正三品六曰縣侯食九百戶從三品七曰縣伯食七百戶正四品八曰縣子食五百戶從四品九曰縣男食三百戶正五品凡以功授者覆實奏擬戰功則計叙授之數授之

曰爵者以王公侯伯子男為九等以司封郎中一人員外郎二人並六品掌封爵朝會賜

四曰開國郡公二十戶
百戶從二品五曰開國縣
戶從二品六曰開國縣
正二品五曰開國縣
公千五
九曰開
等封爵朝廷百官所以授其祿秩而謂之職事官者皆
國縣伯六百戶正四品
正五品上八曰開國縣子食
九曰開國縣男食三百戶從五品
五百
上
九戶
不係此是其所以為兼稱歟且
所謂開府儀同三司者謂置府辟吏與三公
謂五等封國皆南面治人分茅建社今其為
者至于再三既加其勳又加其封求之於
豈復有此是謂之當其實乎是職居其一而
古安所取義陸贄言員外試官與勳散爵號同無俸
祿之資無管攝之柄無見敬之貴無免役之優但止
於服色資廕而已陸贄論仆果人擬試官狀云云謹按令甲者有
秩之載于令甲者有職事官

品下三品子正八品上從七品上以下親事帳內勞滿而選者七品以上敘其及其勳任流外而應入流官五品以上子孫五品以上蔭孫功臣身食實封者子孫一蔭聽二人明經上第從八品上第甲中上品乙下九品上第從九品下敘者亦以散官敘進亦以散官選舉志年勞一考中上以及計考應五品以上奏而別敘上進一階凡居官必四考中中進一階敘每一考中上進一階凡官四考中中進一階敘給記階考累加故或未有職任而授者有已職任而居者是不特為虛假與試官殊科安取宋朝改官制始以唐散

階為寄禄官勲官雖已削去而封爵食邑猶存

考績之法唐虞至成周未嘗一日廢也 虞書云三載考績 周禮云三載考功 褒唐考法可行

三歲則羣吏之大計 秦漢之興此法亡矣京房區區欲舉行之卒不見效而身死議口 漢謀注者 魏晉而下未有能得其緒餘者惟唐興獨有成法是以始終行之似有可觀其法有四善二十七最之考功郎掌以四善一曰清慎明著三曰公平可稱七最一曰獻可替否拾遺補闕為之最二曰銓衡人物擢盡材良必當為考校之最三曰治劇激揚清濁褒貶之最四曰禮樂宣之最五曰音律克諧不失為判事之最六曰勸課農桑墾田闢土戶口增益為最七曰決斷不滯予奪當理為最八曰兵甲戎裝充備為督領之最九曰推鞫得情處斷

平穩為最十一法官之最十曰儲材審明於刊定為校定最十二曰承旨敷奏吐納明敏為宣納之最十三曰學官之最十三曰有方生徒克業為畢必勝為軍將之最十四曰禮義興行十四曰勸課稽失無隱為勾檢之最十五曰詳錄典正詞理兼舉舉必當為糾正之最十六曰察訪精審彈舉不行為不行旅之最十七曰邊境二十曰牧養肥碩蕃息繁多為孳畜之最二十一曰市廛弗擾姦為歷官之最二十二曰占候醫卜効驗多者為方術之最二十三曰檢校有方行旅無壅為關津之最二十四曰收獲成課稱以時收為倉庫之最二十五曰推步盈虛究理精密為歷官之最二十六曰司市之最二十七曰邊境修理為鎮防之最

清善以著其德行最以著其材術以善與最相為表裏除分九等以考中外官上

最三善為上中一最二善為上下無最而有一善為中中職事修舉無最而有一善為上上一最四善為上上

中下愛惜住情處斷乖闕為下中居官詭詐貪濁有狀為下下凡考上每進一等奪祿一季加祿一季中中守本祿中下以下四考皆中中者進一階一中上覆一下者進二階討當進下中以一上下覆二

京官外官考而以給事中書舍人莅之其後屢置知考使外官志正觀初歲定京官望高者二人分書舍人各二人莅之外官考功員外郎判外官考其後屢置監校京官望高者二人分校京官考員外郎校官知考使閻當以宰相董其事見於傳記如孫逖之鑒本倚元宗時改考功真卿季華蕭頴士趙驊等皆海內名士遷中書舍人當時嘉之

班宏之公宏傳禮刑之內名士歷中大夫上多虛美則下朋黨因趙

京官考使右僕射崔寧兵部侍郎劉遲為不校也考下每退一階一

宏不從曰今軍在節度雖有尺籍伍符省署而三有中下上

敢掠一美以阿容則下趙宧二罪乎進吏部尚書削之趙

課殿最景自言萬果州刺史韋証以貪敗謂景知過更以考升嘗參當國以次不次善加爵或秩其餘進退宜示遲速之常若考課在中如史帝不許參罷進中書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後獻審內庶僚外刺史課最尤者擢參議考課曰今內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後獻審內庶僚外刺史課最尤者擢矣臣謂黜陟宜責歲限若任要重未嘗遷限中平轉而歷試之即無苟且之心淹滯廢太宗時以度支同中書門下三品初承廢典選校百官考有坐潛舟溺者宗時以度支同中書門下三品初承廢典選校百官考有坐潛舟溺者為員外郎高下以示其人無慍色更曰非力所及考中承廢以失中亦不喜歲考異時必令曲參審竟春未驚考中上承廢嘉之曰其能著人善其定隱甫一類此也崔隱甫之敏宗嘗詔天下以為補職天趙宗儒黜陟詳之核事自侍正元六年領考功考績失實本傳元和後考功郎中知制誥降考校最虛沿降考中中凡入善之進考功郎中皆可以稱職

內外悉課中上殿最混淆至宗儒黜陟詳定隱甫一敏帝常嘉其敏審竟春未曲參審竟春未定隱甫一敏帝常嘉其敏審竟春未

獨孤良器殿中侍御史杜正倫左司郎中

左丞裴郁御史中丞盧

五十人上聞

紀雖孫樵書何易于事托言邑民讖益昌令不得上考其辭云云會昌五年樵適出益昌民有能言何易于治狀者且曰天子設上下考以勉吏而易于考止中上何也樵曰易于督賦如何貸期不欲緊絶百姓使貧民饋給往來權弄出粟帛督役如何賈不足遂出俸錢翼優賤民如何傳符外一無所與擒盜如何曰無盜樵曰余執中十年歲聞給事中考校則曰某人為某縣考某人由上下考得某官問其政則曰某人能督賦得上下先期而畢官為好言某人能督役得上下省度支費某人當遣能得上下盜縣令得上下考者如此邑民不對笑而去然易于亦已不失考中上雖陽城自書下考而益以顯名民本傳德宗時城出為道州治家賦稅不時觀察使遣判官督責州上下觀察判官以為有罪自書功第城自署曰無字心勞催科政拙考使載請對曰刺史治狀至州怪城不迎以杖逐之城乃驚馳入謁於獄判官問史史曰刺史之職其事不見施行讀其考辭至如李渤考功員外郎爾雖

抑揚奮厲令人神諫本歲傳移宗立台拜考
黜之上奏曰宰相佐文功員外郎
危治亂所終當枝考漸自宰以
之心而天下之事一以付之佐等未聞慰
天下吏有所勸黜一不職使尸祿者有所
正混然無章陛下亡幸昌值陛下即位倚
宜皆知之不先事以諫之左散騎常侍李益
御史大夫李絳諫畋游得事君之禮請考上下崔
鄭覃等請以覃不實覃考于覃不實覃以賄死請降中中
考中下中中大理卿許元諫幸驪山股肱心腹
欽遇考中少府監裴通職修舉考應中上以封母
捨嫡而追所生請考中奏入不報會渤請急馮宿
功領考大抵唐之法唐虞三代之美意也三代而下皆
不能行而唐獨能始終行之此其所以為可嘉矣且
其間豈無徇私任情之弊而其法自不可廢必也因
噎廢食因溺廢舟則宰相之除授長官之薦舉豈皆

人人無私而不可廢乎當考之唐世以物望取人而不致疑於有司者其弊有三一曰貢舉許人以廉獻往往皆得公然推薦二曰選曹鑒裁甄拔不一切關於資考三曰考功有褒貶之實有升降之由此三者今皆無有然唐賢言選舉之弊多矣（已詳見選舉上）至於考課初無異議趙景賓官六議其四亦言考課之善而已今若舉而行之又何難焉

漢唐事箋卷之二

唐

內外官 唐偏重於內而亦有外重者

周書稱成湯之辭曰其在商邑用協於厥邑其在四方用丕式見德 立政云成湯克用三宅三俊其在商邑用云云此言湯用賢無方而內外之任各當其所之謂也當此之時豈有內外重之論下漢而有斯弊歷代莫之能革唐初諸賢言內外之任輕重之論下漢而有斯弊歷代莫之能革唐初嗣立有源乾曜張九齡嶠璟之論請選臺閣賢者分典大州立傳時州縣非嗣立令朝廷重內官輕其人以為憂外官職每除牧守皆訴不行大非州過累不得遷請選臺閣賢者后以為憂后悅嗣立之論凡諸曹

侍郎兩省二臺及五品以上清望官當選用刺史縣令本傳景龍中建言刺史縣令治人之首簡擇尤負及聲稱下者乃典州吏部并考功擬議云云所以何以治國願下有以興太平帝不聽司決至於縣令不得任臺郎給舍守令雖遠者使無十年任外凡不歷都督刺史不得任侍郎列卿不歷九齡亦謂刺史縣令朝輕用人莫守宰稱職本傳元宗時上言云云古者刺史入為三公郎官出宰百里今朝廷士入而不出於私計甚自得也京師冠蓋所聚名所在於外所謂欲治之本莫若重守令守令雖有遠者使不得任臺郎給舍都督刺史縣令既重則能者可行宜逐科定其資凡不歷都督刺史雖有善政第不得任侍郎列卿不歷縣令雖有善政不為此救其失恐天下猶未治也無十年任外如有倪若水者自冗官擢方面見為下遷本出為汴州刺史時天下久平朝廷尊崇人皆重內任雖自冗官擢方面皆自謂下遷則州縣之

輕至於如此然唐自中年以後方鎮益恣下至刺史
月俸猶千緡大鎮動加十倍京師官祿乃薄自方鎮
入八座至謂罷權此李泌傳所載正元閒事也詩邕
由左丞貶歙州刺史家人恨降之晚（泌傳正元中書門下平章事
事是祿寡薄自方鎮入八座至謂罷權此李泌傳所載正元閒事也詩邕
州刺時州刺史月俸至千緡方鎮所取無藝而京師官祿乃薄自方鎮
州別駕史家人恨降之晚（泌傳正元中書門下平章事謂罷權辭邕由左
者皆以取罪去泌以為外祐甫任吏部員外郎為郎官其當
劇晉增其俸時以為宜通太重內太輕乃諸司求遷臺閣
為六曹并一令一僕射謂之八座（唐會要卷六十八尚書門秦尚書隨官閒
座唐以六部及左右僕射謂之八座）李皐為左領將軍求
補外不許乃故抵輕法貶溫州長史（本傳建元初累宗由都水使者元
官權輕之論不復見於史冊矣然唐之郡縣僚佐頗遷左領將軍上元初累不足養外不許乃故抵輕法貶溫州長史）自是

與朝官相為輕重武德初李素立起授大品清要有
司擬雍州司戶參軍本傳武德初擢監察御史以親
雍州司戶參軍帝曰要官皆解官起授大品清要
士參軍章珣為殿中侍御史或猶疑其非遷雍州司
時以雍州司士參軍章珣為殿中侍御史或議曰御
史供奉赤墀下乃授侍御史高宗時李義琰為通
判佐凡以為清而不清復擬予時言由縣尉遷侍
以為尚書而後成況常材乎州牧上佐遷易太速
唐初有員二十四員正觀二十二年加二員顯慶中
加二員開元初二員閒元中其選料多自京畿縣尉為之
耳州牧上佐遷盧懷謹且以為言時本
史臺中丞上疏陳時政曰臣聞善人為邦百
勝殘去殺孔子稱苟有用我者朞月而已可
有成故書三載黜陟幽明普子產相鄭吏法
書一年人怨思殺之三年人德而歌之子產
其為政尚累年而後成三五月即遷曾不論以課最使未
一二歲

耳以聽亦何暇為輕也以今州縣校之蓋相十百使馬周源乾曜處內謂之將於外謂之使李翰記

唐軍出於內謂之將鎮於外謂之使行軍司馬而唐所以處內外之制何其疎戾哉人以為府衛之法壞曲盡而處外之制何其疎戾哉人以為府衛之法壞

企踵以望冒進人哉則唐之外官末可例以為本必也古者郡守縣令耳目為陛下宣風恤人選賢德欲有所用必先試以臨人重內官縣令刺史頗輕其選或由二千石高第入為宰相今獨所以百姓未安進位京官不稱職始出即將其次乃補邊州補外而以折衝擢者十不能一二多武夫勳人或力強者入為中書門下三品進位侍中建言元曜傅開元末任外司非平施之道臣詔可

唐初使內謂之將鎮於外謂之使之李翰記行軍司馬云軍出於

而後有方鎮之兵不知府衛之法成而方鎮之形已具府衛漸壞於內而方鎮遂成乎外內兵不足以捍外患而至於外倚鎮兵其來非一日之積矣太宗既分天下為十道（通鑑太宗因山川形便分為十道曰關內二曰河南三曰河東四河北一曰河西五山南六隴右七淮南八江南九劍南十嶺南）又於軍鎮城戍之兵為十二使處之總之以都督者（兵制唐初小兵之戍通典曰道置大使一人以總之者曰道若盧龍軍一東北平盧遮捍海北平高陽經略安鎮而總之者曰都督者大軍）

渤海懷柔威武鎮遠靜塞雄武鎮安恢遠安橫海軍四尚陽道天兵大同天德天安軍九三受降豐寧保寧烏柱定遠新昌天柱豐寧保寧烏延等六城經略豐安宥州經略）

日河東道朔方經略豐安定遠新昌天柱豐寧保寧烏延等六城經略）

橫塞天德天安軍九三受降豐寧保寧烏柱定遠新昌天柱豐寧保寧烏延等六城經略）

新泉守捉一曰關內道赤水大斗白亭豆盧墨離建康寧寇玉門伊吾天山軍十烏城等守捉十四曰河西道涼海清海靜塞軍三沙鉢等守捉八曰北庭道鎮城等守捉八曰安西北庭道鎮

西天成振威安人綏成河源白水天威榆林臨兆平成莫
門神策寧遠威勝金天武寧曜武積石軍十八臨洮成河
綏和合川守捉三曰隴右道威戎安寨昆明寧遠成安平
源通化松當芭容管經畧清海鎮十羊灌田等守捉天保
威遠軍三十二健為等鎮江南道平海軍一東牟東萊守
捉天寶以前遠防之兵後
經畧軍一曰江南道平海軍一東牟東萊守捉天寶以前遠防之兵後
此其為方鎮大將一人曰大總管總之二
其軍城鎮守捉皆有使而道有都督府使持節者謂之節度使
已而吏曰大總管在福州都督帶使持節者謂之節度使
都督至太宗時行道扶十洪
都督高宗永徽以後皆極邊之地河北理志益
幽冀二州之境隴右境之境天下之府六百餘所下兵志十凡道置天
府六百三十四而在關中者二皆以隸諸衛
百六十有一州府二易九平一十四計府二十有四蘭二洮一沃三瓜一計府二
十地理志懷幽
一蘭一州
十九秦六渭一涼六渭
沙三瓜一計府二
疊一宕九
捺
而在河北者不過二三而又皆隸於
九在隴右者不過二

衛將軍矣（兵衛志其隸於衛也左右衛皆領六十四領五十至四十其餘以隸東宮六率府諸衛上將軍從三品）此何足以係興廢大致而其總實軍而置使河北一道則析而為四曰隴右（河都六州）曰平盧范陽（平盧道餘州）曰河西（涼州沙甘肅伊西七軍為中都督）而其曰軍曰守捉曰鎮隸焉者大者二十餘小者亦不下十餘以天下之極邊為天下之重鎮而撫之以都督其品秩（都督從二品）所謂五六衛將軍同三品左右僕射為一而與十六衛上將軍從三品左右僕射二品云）乃在六尚書之上（尚書正二品）大不在邊者果若是乎天寶之際以緣邊置

十節度經畧使凡鎮兵四十九萬人馬八萬匹通鑑天寶元年置十節度經畧使以備邊曰安西節度治北庭都護府曰北庭節度治涼州兵六萬三千人朔方節度治太原府兵五萬四千七百人河東節度治蒲州兵四萬五千人范陽節度治幽州兵九萬一千四百人隴右節度治鄯州兵三萬七千五百人劍南節度治益州兵三萬九千五百人嶺南五府經畧使治廣州兵一萬五千四百人此外又人有嶺外戍兵千人東萊守捉兵四千人福州領之兵千人泉州領之兵千人各千人凡鎮兵四萬五百人本傳天寶元年分平盧為節度使以元禄山為平盧節度使仍領平盧軍時太代宗明年兼柳城太守押兩蕃渤海黑水四府經畧使採訪使仍領平盧兵馬八萬餘匹而記禄山逐以范陽反為

矣其初壞也張說募兵補之謂之射騎兵志曰自高宗后時天下久不用兵府兵之法寢壞士宿衛十一年以潞州長從兵取京兆蒲同岐華等州刺史共選之明年又其壞也折衝諸府無兵可交李林甫遂停上下魚書但有兵額存耳而六軍宿衛皆市人富者不復受甲

兵兵其後安慶緒史思明繼
肅宗起靈武而諸鎮兵共起討
光弼等以九節度之師久之大盜
戰卒以功起行陣列為侯王皆除節度使由是方鎮夫
相望於內地大者連州十餘小者猶兼
則逐帥強則叛上始時三四故兵騎
及其未朱全忠以梁兵李克用以晉兵更犯京師而
李茂貞韓建近據岐華妄為朝廷患者號河朔三鎮
一喜怒兵已至於國門天子名梁兵
去昭宗用崔胤之謀宦官既誅宦官劫天子奔岐梁兵
之踰年當此以
復勤王者向之所謂三鎮者徙能始禍而已
鎮南則吳浙荊湖閩廣西則岐蜀北則燕晉
一旦而能集哉杜牧所謂府兵內劇邊兵外作
裂於方鎮具中自國門以外
擾具中自國門以外
鎮矣可不哀哉可不哀哉以外
外皆分
不哀哉以外
六衛云開元來愚臣表章曰文勝矣請罷府兵
詔曰可武夫表章曰天下文勝矣請罷府兵
武臣
兵內劇邊兵外作武勝矣請稍四彝詔曰可
於是府兵伍滿奔失往內無一人矣
二者適相值爾要知
府衛之法方備方鎮之形已萌凡天下之物極於成

者必壞而萌於始者必極於成而後已猶言人之生也稚而壯壯而衰衰而亡此其常也府兵常稚府兵已亡而鎮兵方壯其成壞自不相侔而相為消長者亦其勢之必至也今為唐兵變而為騎變而為射騎射之兵盛而為方鎮之兵盛論者謂府兵變為方鎮中唐初無一定之規馴致鎮使紛雜三變其始盛時唐有天下二百餘年而兵志之大勢有府兵變為射騎則可謂射騎變而為方鎮之兵盛論者謂府兵變為方鎮中唐初無一定之規馴致鎮使紛雜

人君創立制未論因革是非要必有一定之規能為可傳斯善矣昔者舜有十二州則十二牧夏王仍堯為九州則亦九州牧漢為十三州則有十三刺史此

所謂定制也唐乃不然唐之所謂道乃古之
初釐天下為十道又列十二道都督景雲以
多端(越為下都官志團練使注景雲二年置都督二十
都)(中都督皆正三品齊州為大都督從三品當時為權重羅之唯四大都
督沛襄安單遂通益幷荊四州為大都督魏蒲綿
秦洪閬梁夔為
都督如故)其所隸之州初無定域或兼十餘州或只三
四州(志官注乾元元年置團練守捉使都團練守捉使大抵
十餘州小者二三州代宗時刺史亦兼稱焉)今日以其州隸于彼明日以
其州隸于此其所謂州之觀察團練之類是也
皆由詔旨隨宣轉授亦無定名或謂之大節
度或謂之領使(通鑑肅宗景雲元年以幽州節度大使薛訥為
鎮守經畧節度使訥始又改)(右武衛大將軍兼幽州都督節度使之名自
元年改)(官志團練觀察處置使判官志團練觀察使亦元年置節度使云
按察採訪使乾元二年置十道使判觀察使云)其

所據之鎮或又寵以佳稱如謂之歸義奉國之類是也（孫考哲傳史思明使方門金如意奉十三郡兵歸朝有詔思明使復言於朝寵其軍曰奉國軍）

德迄元和天下觀察者二十九節度者二十節度者二十九（秦宗權傳遣從諸軍敗賊於汝為歸義郡王范陽長史河北八）

經畧者三（本傳開成初為門下侍郎判度支嘗見文宗奏曰八口之家知有歲計而軍用一節可）

不謹耶兵最凡（又曰至德迄元和云云大都通邑度支又為供軍圖皆有上之）

八十餘萬皆仰（古來）

為刺史矣漢嘗變刺史為牧又嘗變牧為刺史矣然而牧則曰牧刺史曰刺史惟京畿乃稱

監司豈有如此紛紜哉漢官志司隸校尉本注武帝初置及京師近郡有雜置如

節度觀察團練之無定名也宋朝亦有一道四五監

司隸（漢官志司隸校尉掌察舉百官）

司矣未有隨時分配多寡廣狹惟其所隸如唐之無

定據也蓋太宗以英武之資平定天下而其所建置法度開闔自如政為餘才所使爾使太宗之後復有太宗則亦未見其弊惟其不然是以當時之後變變百出而莫不能正此亦其理然也夫設官分職故以宰相下行尚書之事尚書卿監又上任宰相之權此所謂無定制也惟太宗用得其人故天下喜其人之是而忘其制之非若夫使不專一道故天下州郡今日隸于此明日隸于彼此非太宗為之而自太宗啟之向使太宗既分天下為十道而十道置使依倣漢初則美矣今又以軍鎮所在別為十二道以統之則是自無定制而何能

以及遠哉唐人大抵下視漢制以為不足法不知其制度去漢遠甚先儒或言漢大綱正唐末度舉曾南豐文

唐之制度如是何足言漢大綱正唐末度舉此觀其末耳

權分則事無統兵權專則反噬此善計天下者所宜不專為是唐失在於專之

天下有二權政權宜專不宜分兵權宜分不宜專分兵權宜專政

審處也昔漢掌兵之官皆名為尉三公有太尉官志

公一人掌四方兵事功課九卿有中尉衛尉都尉典兵禁備盜賊縣有縣尉盜賊主

方兵事功課九卿有中尉衛尉都尉典兵禁備盜賊縣有縣尉盜賊主

衛尉宮門衛士宮中巡徼事郡有都尉秦官掌佐守助治民郡都尉初更名執金吾

士宮中巡徼事郡有都尉秦官掌佐守助治民郡都尉初更名執金吾

業察奸究其名一其制定亦可為一代之良法不知其兵權亦不得專也太尉之

位與丞相均見漢注公而

祿以得北軍而猶不得南
太尉也而所謂南北軍者見漢內外官注是兵
內無握兵之重兵之大計皆在郡國內而衛尉中尉亦不得專故
於郡國而征伐亦取之郡國而郡國無末大之患
者以有都尉分其權也郡守都尉皆秩二千石都尉屬有諸屯衛候司馬等官皆屬焉
治其郡佐守典武職凡二千石都尉二千石政權在郡守兵權在都尉而
郡國兵非漢虎符亦不得調發文紀二年為銅虎符第一至
夫有其政權者不得有其兵權又散而不專之勢也
第五國家當發兵遣使者至郡合符符合乃聽受之此其所以無偏重
此所以為良制也至唐以三公與太尉但為宰相加

官兩千而所謂衛尉中尉其實十六衛將軍之所掌也

隋置十六衛唐因之曰左右衛驍騎衛武衛領軍衛威衛金吾監門千牛皆有左右計十六衛

制無甚相戾故州郡都尉之官廢於漢光武省其職也

志古今注曰建武六年八月省郡縣尉官而唐所謂州司馬者迺其官

蓋漢以都尉為太守之副唐以司馬為刺史之副

楊綰謂刺史自有持節諸軍事以掌軍旅司馬右司馬以副軍事本傳肅宗時拜中書平章事時諸州悉帶本使綰奏云即今副使司兵參軍今園練守捉使詔曰可天是都尉與州司馬同為刺史

練判官官號重複可罷

下園

史之貳而唐州司馬品秩乃在長史之下長史從五品上司馬二人從五品下

從六品下

其屬耳官志上都督府司馬二人從四品下中府一人正五品下上府一人從五品上

自不得同於刺史而郡督府有行軍司馬又但白

居易常為江州司馬自為壁記稱郡佐然其言云自武德以來庶官以便宜從事大攝小重侵職總於諸侯帥郡佐之職移於部從事故都督至于上中下郡司馬之事盡去唯員與俸在文秩五品居易司馬壁記自武德以來云云按唐典歲廩數百石月俸六萬官足以以給家事憂患以民廩非司馬功郡政壞非司馬罪無言責典為國課則尸素之尤盡者為身課則祿仕之優稳者郡行四五子佐是矣然則豈復有漢都尉哉而將權在鎮牧鎮將奪司馬之職鎮牧總其兵在鎮自有兵權又兼總其隸州之兵權史之權凡內地各為之號其始為趙為魏李懷武俊官屬請如大國並建國號用天子正朔擇日定約滑以祿山思俄覆城恩其名以冀亮所都因號冀武俊號

趙田悅號魏李納號齊各僭為王其附之者為蔡為齊吳元濟傳自稱淮西節度使昭宗紀乾寧二年李克用大舉藩漢兵南下上表稱王十二月進爵梁王天祐四年受唐禪國號梁建元開平以朱温本黄巢先鋒使首叛歸唐僖宗光化三年退封梁王天祐四年受唐禪國號梁建元開平以朱温本黄巢先鋒使首叛歸唐僖宗賜名全忠拜武宣節度使昭宗紀乾寧二年李克用大舉藩漢兵南下上表稱王十二月進爵梁王天祐四年受唐禪國號梁建元開平以朱温本黄巢先鋒使首叛歸唐僖宗賜名全忠拜武宣節度使昭宗紀乾寧二年李克用大舉藩漢兵南下上表稱王十二月進爵梁王天祐四年受唐禪國號梁建元開平以朱温本黄巢先鋒使首叛歸唐僖宗賜名全忠拜武宣節度使昭宗紀乾寧二年李克用大舉藩漢兵南下上表稱王十二月進爵梁王天祐四年受唐禪國號梁建元開平以朱温本黄巢先鋒使首叛歸唐僖宗賜名全忠拜武宣節度使昭宗紀乾寧二年李克用大舉藩漢兵南下上表稱王十二月進爵梁王天祐四年受唐禪國號梁建元開平以朱温本黄巢先鋒使首叛歸唐僖宗賜名全忠拜武宣節度使昭宗紀乾寧二年李克用大舉藩漢兵南下上表稱王十二月進爵梁王天祐四年受唐禪國號梁建元開平以朱温本黄巢先鋒使首叛歸唐僖宗賜名全忠拜武宣節度使昭宗紀乾寧二年李克用大舉藩漢兵南下上表稱王十二月進爵梁王天祐四年受唐禪國號梁建元開平以朱温本黄巢先鋒使首叛歸唐僖宗賜名全忠拜武宣節度使昭宗紀乾寧二年李克用大舉藩漢兵南下上表稱王十二月進爵梁王天祐四年受唐禪國號梁建元開平以朱温本黄巢先鋒使首叛歸唐僖宗賜名全忠拜武宣節度使昭宗紀乾寧二年李克用大舉藩漢兵南下上表稱王十二月進爵梁王天祐四年受唐禪國號梁建元開平以朱温本黄巢先鋒使首叛歸唐僖宗賜名全忠拜武宣節度使昭宗紀乾寧二年李克用大舉藩漢兵南下上表稱王十二月進爵梁王天祐四年受唐禪國號梁建元開平以朱温本黄巢先鋒使首叛歸唐僖宗賜名全忠拜武宣節度使昭宗紀乾寧二年李克用大舉藩漢兵南下上表稱王十二月進爵梁王天祐四年受唐禪國號梁建元開平以朱温本黄巢先鋒使首叛歸唐僖宗賜名全忠拜武宣節度使昭宗紀乾寧二年李克用大舉藩漢兵南下上表稱王十二月進爵梁王天祐四年受唐禪國號梁建元開平以朱温本黄巢先鋒使首叛歸唐僖宗賜名全忠拜武宣節度使昭宗紀乾寧二年李克用大舉藩漢兵南下上表稱王十二月進爵梁王天祐四年受唐禪國號梁建元開平以朱温本黄巢先鋒使首叛歸唐僖宗賜名全忠拜武宣節度使昭宗紀乾寧二年李克用大舉藩漢兵南下上表稱王十二月進爵梁王天祐四年受唐禪國號梁建元開平以朱温本黄巢先鋒使首叛歸唐僖宗賜名全忠拜武宣節度使昭宗紀乾寧二年李克用大舉藩漢兵南下上表稱王十二月進爵梁王天祐四年受唐禪國號梁建元開平以朱温本黄巢先鋒使首叛歸唐僖宗賜名全忠拜武宣節度使昭宗紀乾寧二年李克用大舉藩漢兵南下上表稱王十二月進爵梁王天祐四年受唐禪國號梁建元開平以朱温本黄巢先鋒使首叛歸唐僖宗賜名全忠拜武宣節度使昭宗紀乾寧二年李克用大舉藩漢兵南下上表稱王十二月進爵梁王天祐四年受唐禪國號梁

遠矣

唐以亡梁為晉而此其措置之失豈但末世之罪蓋其所從來

唐

郡守　郡守權輕則有方鎮禍

方鎮之禍豈特唐世然哉

郡守之由由夫無權爾原其所以致之由原其所始自漢末而然矣通鑑綱目

五年劉焉牧伯遷重臣以居其任朝廷從之以焉為益州牧劉焉建議以為四方兵寇由刺史威輕且改置

虞為幽州牧之重自此始州牧

初置刺史

封五年初置部刺史察州秩六百石

官表无字奉詔條察州秩六百石

其後議者謂以卑臨尊

輕重不相準

秦言古選諸侯賢者以為州伯今部刺史成帝時何武進

史位監卿史下大夫而臨二千石輕重不相準故

史居州伯之任秉二州之重職大春秋之義用貴治賤不以至尊臨卑統選舉史屬九卿所惡

立退任秉二州之重職大春秋之義用貴治賤不以至尊臨卑統選舉史屬九卿所惡

請史位監察御史下大夫而臨二千石輕重不相準故

制奏可

漢成帝時遂更為牧秩中二千石則嘗一變矣始時州牧奏事效二千石長吏者黜光武即位用法明峻不復委任退黜不通故權歸刺史刺史舉下三公遺掾史驗實然後退黜即位用法明峻不復委任故權歸刺史舉之吏典州牧刺史門云舊制州牧奏二千石長吏貪殘三公遺掾史驗實然後退司隸校尉漢刺史秉自詣京師則又一變矣其始以六條詔察過是者罷免其後又與賦政治民之舉則又一變也始則傳車周流後乃更為重鎮爭據土地以建論猶請重其權任漢官志臣昭注曰昔在先代列也愈變愈重至于東漢之末方鎮之形已成而劉焉建帥相因職分維縵等九服不同畿疆置限兼屬有異制雖使司牧伯分長而封殖及猶身之使指故能高卑之

稍競吞廣邦國侵爭涌懷貪略穢歷數百年乃能成
其并一豈非植之有本使其然哉秦兼天下開設郡
縣孤立獨王即以頫仆漢祖因循雖不頓革分置子
弟終貪權後嚴安子諸呂之難漸剖列郡以減大都之
勢賴慨發憤謂千里之末始之威即古之強國慮非
安之計也孝武謂之千里之末始之威即古之強國慮非
安之計也孝武謂之千里之末始之威即古之強國慮非
安之計也孝武謂之

自擅自是利史內親民事外領兵馬此一時之宜爾今賴宗廟之靈士大夫之力江表平定天下合和為一諸州史事者罷其兵刺史分職皆如漢京師二千石治民之重監司刺史之任也其使命又見其州牧晉武又申明此詔條入奏事者罷其兵權州牧總攝牧鎮愈重據地其事後嗣繼之大不過幾辰遷鼎革終千里州之所司廣之日未嘗不藉蕃衰兵之權扶主揚兵骨幼冲其甚者臣之病以終致逼迫伺隙陵壁之痛秦臺不守之酷遑啻通興氏鮮不掉既用此始亦有不守之遑之里堅冰所漸兼緣奸蠹嗚呼

宗之興豈不知剗革斯弊而猶踵其故轍蓋嘗易元温效尤而跋扈自晉至陳擅伐之際多由於此太亂而爭權悉歸牧鎮而不知有朝廷袁紹董卓首後意郡守之權卓拜紹為渤海太守關東諸郡卓詐稱卓拜以紹為盟主詐見下內外兵起兵注蘇峻雄捍反拒王必不滯斯跡之事慣甚於則

太守為刺史又皆假以使持節加使持節按前代所謂持節者皆得專戮二千石以下典通魏晉志有使持節假持節得戮無官人若軍事得犯令者是以古所以重此其重之之意豈無謂哉惟其邊屯之兵總之都督又其品位崇重不為少抑而郡守見都督禮又已為之極至于後世莫能守其良規修其闕蠹而益滋其橫且唐制刺史見都督府必抹首屬戎器不敢以客禮見令狐峘坐見觀察使齊映不如制謫別駕十年本傳峘為吉州刺史至宰相今雖屬刺史自按所以過映者至映為江州觀察使峘及州峘輕映後出先迎謁頗快其妻曰君自視何如人以白頭無憾映至峘入謁從容步

追不抹奏前刺史過失不宜按首屬戎器畀以為恨去至府摘垣舉此則假之以刺史之名果何益也開元以來諸道使得頷停刺史或代或追制不由上而刺史亦不得輒去又置諸道採訪使使得頷得刺史威權外移其刺史代若別追皆降制敕書乃去閒元時天下無事採訪使具條以聞不得擅追及停代若別追皆降制敕書乃去被刺史之名果何益也開元以來諸道使得頷得刺史威權外移其刺史代若別追皆降制敕書乃去被刺史之名果何益也開元以來諸道使得頷得刺史威權外移其刺史代或追制不由上而刺史亦不得輒去又置諸道採訪使

鎮之强又何言哉要知封建為古先王大制度自堯至周二千年而復壞及其易之郡縣更漢晉至唐五代千數百年常以郡縣之制而受封建連衛之禍至于宋朝而後定

縣

縣令職有輕有重要之不可輕

古者卿大夫皆有采地謂之縣亦謂之邑邑之田任稍地以小都之采地小都之田任縣地鄭注家邑大夫之采地小都之卿之任縣地鄭而其家臣謂之宰所稱令略同故縣謂之邑而令亦謂之宰與今縣令皆太守自辟除後始由廷授又自漢初令皆令史嘗補小縣墨綬然而史傳往往謂古子男縣令又尚書令史犯禁者以漢志尚書即公遷為其廢置之權屬之郡守是又與家臣同爾然其名位僅

國何哉且古者諸侯雖有五等之爵三等之
謂之國其實皆自達于天子而通謂之諸侯唐郡
不得同禮然而謂之國又以郡統縣縣不得與之同體然而縣異
之古子男國尚可者抑有三焉按王制四海之內方
千里者九州州二百一十國見王制記是為千八百有九
十唐之盛時郡府三百二十有八縣千五百七十三
地理志考以縣疆土言之其大者當與侯伯同蓋不啻
如子男矣州之小者其大者其大者其
令秩五品上官志上州刺史從三品職同牧
令正五品上畿上州史正四品下州刺史正四品中州刺史
縣令六品上其品秩之大者莫大於生殺而令得專焉故張九齡
伯矣柄之

言繫命於縣令宅生於刺史本傳元宗即位建言普
之一夫不明匹婦非命則天昭其冤況六
眾懸命於縣令宅生於刺史陛下所興共
人者乎合元元之治九親於
刺史縣令皆古之五等諸侯行詔條紀綱專教化生
殺者蓋其生殺之權均也又
令精覈其人然後送臺本侍郎以賢而授者
知人之難拔十得九齡欲行辟舉之法請守
令同制授也又
知人如為人擇官初無此
資配職五斯可矣今勝
賢之實臣謂選部
意故時人有平
曹無得
史縣令得
精覈其人則管內
歲當選者使考
才行可入
流品然後送臺又加擇焉
殿最則州縣謹所舉可官
視縣令之重與太守等以
其權任亦同也韋子岳由
太原令忤旨下遷長史
本傳

出為太
忭音於是
年改丞
即位改
甫湜謂廬陵古大縣有
承録判將校
陵戶餘
竹鐵石
楊故官
校事之
理其勢卑乃如是故論
與子男同論其所係屬
不得純乎古矣唐名臣
補縣令如授一尉或言
清望官當先選部刺史
縣令而元宗至親試以理人

原令以不習武
下遷宏州長
固辭長史舊別駕也官志注
史武德元
日別駕高宗
別駕為長史猶
二萬有地三百里令日趨
文幹廬陵
刺史理所
縣廳堂記云今州
其難與支縣相百
之贍殖芭蓮蕺
人率以貪敗令
紛錯率相關臨
煩言易生凡事難
承録判將
專故愈不
之近縣當
宜矣或廬
嶺之衙材
稼散粒判
一輕一重
不歷縣令不得任臺郎或言
今吏部

策非通鑑閒元舊策或言才及入謝上悉名
策題城令韋理第一此其所自
子昂家入錢二十萬緡簡薄其畧
子男之制歟
選舉論選舉經五變而唐法可行
中正四變而為科目自隋始置進士

科而唐因之其科目不一而明經進士尤貴其得人亦最為盛選舉志唐制取士之科多因隋舊然其大要有三由學館曰生徒由州縣曰鄉貢皆升于有司而進退之其科目有秀才有明經有進士有明法有明字有明算有一史有三史有開元禮有道舉有童子云大抵衆科亦最為盛可為後世之良法也古之所鄉舉里選者猶曰鄉里之選舉云爾唐則不然其舉以禮部謂之貢舉選以吏部謂之銓選其名同其事異而其意於古猶有合苟循其制而善用之古取士之方何以加是哉選舉志不錄謂之鄉貢皆由戶部試已長吏以鄉飲酒禮會僚屬設賓主陳樂懸館學者自相與為文敘長幼之序既至省皆疏名列到結狀通保及所居四年逐戶移於禮部以漢初為辟舉之法限以四科一曰德行

二曰經學三曰明法四曰任事（漢薛流注）要知本末具舉
此其意與周官致其德行道藝而賓興之（周禮鄉大夫三歲大比則考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豈遠相遠
之於王朝其初天下畏法莫敢謬舉而不舉者有罰（孟順帝紀云）
其後舉者猥濫而妄舉者有罰則循私忘公之弊已
形矣左雄為限年之法文吏課牋
奏舉本（侍順帝時建言今孝廉年不過四十不得察）
切責之以課試而貢舉之漸興矣（晉張衡且抗）
對以議其非至為詔舉孝廉一以能誦（其虛實一）
為限是為棄本而取末（通鑑順帝紀云）
之初舉士（洛陽宣德亭）問以當世之務為政
孝廉（鄉所舉淳樸）所宜太文令
皆先孝行行
有餘力始學

文法辛卯雖有至孝猶不應科此句結奏為限而取末為一
為六奇之策不出經學詔曰能詞章
與遂立九品之法州郡皆置中正以定其選通鑑魏文帝黃初
初元年尚書陳群以天朝選用不盡人才州郡皆置中正以定其選擇州
鑒識者為之區別其高下其取
人物第其
行為先而
行其弊乃至純任閥閱不論賢愚
故劉毅云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
具賢愚
以文部不能任信天下之士故令郡國各置大中正以為九品有言行脩著則升之五或道義虧缺升五或自退退升五或通典云其有言行情
以文部不能任信天下之士故令郡國各置大中正以為九品有言行脩著則升之五或道義虧缺升五或自退退升五或通鑑晉武帝黃初元年尚書陳群以天朝選用不盡人才州郡皆置中正以定其選擇州郡之區別其高下其取乃立九品之法州郡之賢有六自六退七及其法之弊也唯是知其閥閱非復辨
以文部不能任信天下之士故令郡國各置大中正以為九品有言行脩著則升之五或道義虧缺升五或自退退升五或通鑑魏紀初陳群武
則降之吏部遏之以補百官行之沒久中正或非其人奸弊日滋劉毅上疏曰今立中正定九品高下任意榮辱在于褒人主威福奪天朝之權勢於猥政之身旬日

異狀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一晉宋循襲莫之革也云云職名中正實為姦府也

弊夫以名求之則中正之選豈不合古朝至于益而九品及中正至開皇周隋選舉之法雖互相損中方罷然其流弊權歸吏部劉毅云一吏部而欲究竟人物何異於以管窺天以一人之鑒照察天下劉毅所云一吏部云

九品之弊權歸吏部劉毅云一吏部而欲究竟人物何異於以管窺天以一人之鑒照察天下劉毅所云一吏部云

代厭苦反不若左雄課試之法行之十年號稱得人本傳於是漸陰太守胡廣等十餘人並坐謬舉免黜惟陳蕃李膺三十餘人得拜郎中自是莫敢輕舉免黜云南朝于梁陳北朝于周隋選舉之法雖互相損中方罷然其流弊權歸吏部劉毅云一吏部而欲究竟人物何異於以管窺天以一人之鑒照察天下劉毅所云一吏部云

于永熹得其人多然則善法古者又何必循其區區之名也

及中正至開皇及中正至開皇

品及中正至開皇及中正至開皇

本傳於惟陳蕃李膺三十餘人得拜郎中自是莫敢輕舉免黜云南朝于梁陳北朝于周隋選舉之法雖互相損中方罷然其流弊權歸吏部劉毅云一吏部而欲究竟人物何異於以管窺天以一人之鑒照察天下劉毅所云一吏部云

朝至于益而九品及中正至開皇周隋選舉之法雖互相損中方罷然其流弊權歸吏部劉毅云一吏部而欲究竟人物何異於以管窺天以一人之鑒照察天下劉毅所云一吏部云

弊夫以名求之則中正之選豈不合古通典云南朝于梁陳北朝于周隋選舉之法雖互相損中方罷然其流

失才自亮始然其法亦因時捄弊夫豈得已哉崔
部尚書李韶為其斷曰史傳應選者多史部尚書是為史
而行之魏之選舉失人自亮始亮奏為格制不問士之賢愚專以
自亮始然其法亦因時捄弊夫豈得已哉崔
亮年停之法即裴光庭之循資格也選舉之志開元十
庭兼吏部尚書始作循資格而賢愚一槩乃得鈐授限年躡給不
聖書之於時為譏於今為用是亦烏可少哉觀亮與其
謂之聖書於時為譏於今為用是亦烏可少哉觀亮與其
甥劉景安書亦以矯於中正之弊而為此爾亮侍時
安上亮晉因循文章不及治道立中正不考才行書云商周以鄉貢取士兩漢由州郡選才魏又置中正朝廷求其文不理未精舉屬當銓衡宜須改革辨姓氏取士雖復修
庸唯論之遂不博沙汰之理取士郡理察
紘易調如何反為停年格以限之天下之
勳行哉亮復書曰汝所言乃有深致吾昨
由而然古今不同時宜異須異若昔子產鑄刑書以拯
弊叔向譏之以正法何異汝以古禮難稽宜哉吾亦

橋於中弊而為此正爾之故格法創於魏科目興於隋皆所以救中正之弊也嗚呼自陳群為中正之法至隋變以科目而其制乃行陳黯曰進士為中正課試之法至唐變以科目首真知言哉

選舉二　事體與古殊固宜多弊惟考績當嚴

當唐之時言選舉之弊者類曰不求德行而第攻文章之末藝以為非古薛登曰古之取士必考素行之原詢鄉曲之譽漢世求士亦觀其行故文試効官武閱守禦漢世求士亦觀其能故舉孝廉茂才登侍武后時選舉溫甚乃上疏云漢世求士必觀其行有自修為閭里所稱文為後舉然後府寺交辟今方舉士尤乘其本明詔方下

固已驅馳耕覓舉願降明制斷無試效官武閔守禦云試之路消矣劉曉曰國家以禮部為考試之門考文章之甲乙故天下驅馳於才藝不務德行史唐作劉曉高宗上元元年上疏論選以為今選曹以判人者為下判之士皆捨德行而趨文藝有朝登甲第而夕陷刑辟者雖曰詞萬言何關體文成七步未足化人理楊綰請依古制縣令舉孝廉審知在鄉經業才堪試策者以禮待之試其文梓倦奏選舉非經國之取體也望請依古制縣令察孝廉審知在鄉經業才堪試策者以禮待之試其文梓倦奏選舉非經國之取及禮義廉恥之行加以當以禮待之試其文梓倦奏選舉非經國之取名薦之於州刺史刺史所通之學自縣至省不得令舉人將牒柳冕言文章之士不以詩賦取人不先道理明經以墨義考試不本儒術選人以書判殿最不尊人物

文粹謝相公書云云蕭曹雖賢不能變齊之爽是則風俗好尚係在時主不在人臣明矣故文章云云辯房杜雖賢不能變淫麗之體之之道貴其官人故天之所以待聖王之何考進士根致化別是一枝耳又與權德輿書云云隋法不改以詩賦云云

云故吏之理天下云奔競而無廉恥承教之者未也閣下豈謂不然乎各有旨義著于史集此似知本者然而不考其所以變之之由則亦不足以為議也古之天子所自治者王畿千里之外又責之以都鄙之之時四民皆世其業而無越乎分守其比閭之民脩其德行而書之卿大夫者又非有後世峻拔驟貴之

勢固亦無所覬覦而其心術純一毀譽自不相冒鄉

逐之官下視所隸什伍相聯朝夕相習可以指教而心喻又下其條佐皆不難乎考察下漢而郡國雜置然自辟除置守漢民因之有沿革諸侯得自置吏四百石以上報元同選舉疏稱舊吏云秦州郡大小官凡千二百所貢率二十萬口貢一人通典武帝制郡國口二十萬以上歲舉孝廉一人和帝時丁鴻等議凡率口之制戶口減舉孝廉一人今郡國率四十萬二人不滿二十萬一人帝從之緣邊遠郡十萬三歲一人不滿十萬三歲一人帝以下歲一人不滿者二歲一人五萬以下三歲一人不過一二百人而止以天子之朝公卿之重一歲之所貢率二十萬口貢一人通典武帝制郡國口二十萬以上歲舉孝廉一人和帝時丁鴻等議凡率口之制戶口減舉孝廉一人今郡國率四十萬二人不滿二十萬一人帝從之緣邊遠郡十萬三歲一人不滿十萬三歲一人帝以下歲一人不滿者二歲一人五萬以下三歲一人不過一二百人而止以天子之朝公卿之重一歲之

百石以報元同選舉疏稱舊吏云秦州郡大小官凡千二百所貢率二十萬口貢一人通典武帝制郡國口二十萬以上歲舉孝廉一人和帝時丁鴻等議凡率口之制戶口減舉孝廉一人今郡國率四十萬二人不滿二十萬一人帝從之緣邊遠郡十萬三歲一人不滿十萬三歲一人帝以下歲一人不滿者二歲一人五萬以下三歲一人不過一二百人而止以天子之朝公卿之重一歲之

自辟除置守漢民因之有沿革諸侯得自置吏四百石以上報元同選舉疏稱舊吏云秦州郡大小官凡千二百所貢率二十萬口貢一人通典武帝制郡國口二十萬以上歲舉孝廉一人和帝時丁鴻等議凡率口之制戶口減舉孝廉一人今郡國率四十萬二人不滿二十萬一人帝從之緣邊遠郡十萬三歲一人不滿十萬三歲一人帝以下歲一人不滿者二歲一人五萬以下三歲一人不過一二百人而止以天子之朝公卿之重一歲之

心喻又下其條佐皆不難乎考察下漢而郡國雜置然自辟除置守漢民因之有沿革諸侯得自置吏四百石以上報元同選舉疏稱舊吏云秦州郡大小官凡千二百所貢率二十萬口貢一人通典武帝制郡國口二十萬以上歲舉孝廉一人和帝時丁鴻等議凡率口之制戶口減舉孝廉一人今郡國率四十萬二人不滿二十萬一人帝從之緣邊遠郡十萬三歲一人不滿十萬三歲一人帝以下歲一人不滿者二歲一人五萬以下三歲一人不過一二百人而止以天子之朝公卿之重一歲之

聯朝夕相習可以指教而其條佐皆不難乎考察下漢而郡國雜置然自辟除置守漢民因之有沿革諸侯得自置吏四百石以上報元同選舉疏稱舊吏云秦州郡大小官凡千二百所貢率二十萬口貢一人通典武帝制郡國口二十萬以上歲舉孝廉一人和帝時丁鴻等議凡率口之制戶口減舉孝廉一人今郡國率四十萬二人不滿二十萬一人帝從之緣邊遠郡十萬三歲一人不滿十萬三歲一人帝以下歲一人不滿者二歲一人五萬以下三歲一人不過一二百人而止以天子之朝公卿之重一歲之

久按郡國所推薦一二百人之賢否進退雖在數千里之外亦無難者自漢武稍稍裁抑郡國秩二千石因項羽之不注漢初立諸王相為丞相

不許擅授置官職傳為太傅

有御史大夫及諸卿秩皆二千石國家唯為置丞相朝廷為
御史大夫以下皆自置之至武帝時員職皆
署不得自置
曹者通買官分名州郡下及後州郡辟士之權
州主簿漫移於郡功曹者自是之朝廷以故外吏不
制則一命以上之官皆由廷授隋百官志周齊以來
命以上之官皆由廷授州郡縣職自下皆州郡將縣令
以下皆自置之至武帝時員職皆
署不得自置
曹者通買官分名州郡下及後州郡辟士之權
州主簿漫移於郡功曹者自是之朝廷以故外吏不
制則一命以上之官皆由廷授隋百官志周齊以來
縣正以下皆州郡將縣令
知時事直謂之鄉官別置
一遷佐史縣令三年
殷最利至而調用理時事
官四年一遷縣是
至每歲選動以萬計而
人人察之而冀其有得豈
禄益貴奔競成俗欲以無
以德行郡縣之權悉歸
世禄不
行郡縣之權悉歸
朝廷而欲倣古貢士之常
建不立
曷嘗不
為本而流弊之甚後代苦之要知封
憑之中正是
難哉魏之

制不可得矣故科目兆於漢興於晉著於唐而備於
宋朝此以誠擢賢之首也誠使收之以貢舉格之以銓
選而分置之朝廷與州縣嚴為考績之法而徐考其
後豈不合於唐虞所謂敷奏以言明試以功之良法
哉而奚遽不足以得其德行之實也哉又至於拾
本而徇末也哉

漢唐事箋卷之四

後集

唐　選曹　唐選法有六　憲復漢科舉亦

自隋一命之官皆授之朝廷州郡之權悉歸於吏部

通典斗宏為尚書高構為尚書舉其大者侍郎最為稱職小者則六品以下官吏咸當時之制史部所掌自是海內一命以上之官州郡僚佐已郡以來州郡僚佐已無復置辟多為吏部所授至齊一命省司而唐承其制不能彌縫其闕吏張其弊

是以論者不滿焉唐之選法起於孟冬終於季春典通

云云又以十月會于省云云貞觀二年侍郎劉林甫言隋制選舉志每歲五月頒格于州縣選人應格則以十月為選始至春乃畢今選者衆請四時注擬勞乃復以十一月選至三月畢天下之奔走於京師秋而往春而歸歸裝未解而

選期又至是以遠者不能至貧者老者不能至至者不能歸其患一也其選法與禮部無異自五品以上不試上吏部而後試以三品以下始集三品以上不試上吏部而後試以三品以下始集其名中書門下六品以下始集其名中書門下

銓三注擬官季春始畢三唱而後無定員雖至者千百而授者不能什一魏元同疏

更歷之久亦不能免志五品以上不試上吏部而後試以三品以下始集其名中書門下六品以下始集其名中書門下

也凡選無定員雖至者千百而授者不能什一魏元同疏

云諸色入流歲以千計又集猥至什不收一陸贄傳舊

定限選以歲集乾元後制吏部員稽壅寮牒叢清吏緣為奸廢置無綱至則有十年不被調陸贄傳舊

員缺不補出身二十年而不獲祿者通典開元中侍中裴光庭為侍中以選人既無常限或有出身二十餘年而不獲祿者通典開元中侍中裴光庭為侍中

者復作循資格凡官罷免以若干選而集若干選而集則有差

此其為患三也夫羣天下之士而決於一有司之目察其貌言考其書判志體貌凡撰人之法有四一曰身體貌豐偉二曰言辭辨正三

曰書楷法道美四曰判文已試而銓察其身言已銓而注詢其利病其便而擬任公之吏力有所不逮容私之人亦何所不至至於請托縱橫僞冒百出志高宗時張仁禕改造歷等程式而銓課之法益密而擬官者有違人無親而置保者試之日冒名代進僕馬之數又倍於是匱耗地力孰甚於斯此其為患四也唐都長安而稱沃野然其土地狹所出不足以給京師每歲常轉東南之運以足之今也進士雜流動以萬集或勞坐選限增譴犯之科閒紿假手或借人外助多非其實雖緊設等級適能蔡大率十人九人喪一官其餘不可遣無足怪也此其為患四也唐都長安而饋餉食貨志唐都長安而稱沃野然其

限以歲數乃得選集志凡
下二階上中以上及計考
以下遷改不更選有納課
官必四考四考中中進年
部納三品以下五品以上
課十三歲而試一等丼十
送吏部二等留本司三等
納資二歲四等納三歲納
者依品子納課十歲以上
應停已復試有視品高下
以試凡一歲為一選自一
選至以定其數因功過而
者顧戀有不忍之意居官
為患六也凡此六患唐之
革之方皆以為莫如復漢
辟舉之法高同宗時魏元
言周穆王
命伯冏為太僕正曰慎簡
御以乘黃乃像漢制諸侯
士詢于郷閭之譽漢世之
史部選者視多願少遷
分史部選帝不納又有自
武后時薛謙光言三代選
後府寺交選者自置吏州
辟方令舉人先非其本請
德宗時沈既濟言前代選
用皆州府察舉寬年限以
至于齊隋汰又志云

署置多由請托是以罷懲幣之權非經國不刊品以下或僚佐之屬聽州府辟用天子雖嘉其言而重於改作詔不能用而卒不能行益交作拜徒如流則既已不可行而況又其後猜疑相得自辟舉中葉之後猶疑漢初風俗質古郡國守物物亦公焉不疑於物物亦誠焉今其郡守數千石而下委之選除不如漢權任不如漢以二千石而下委之郡守數百人不如漢以一命悉由廷授而獨於辟舉欲循漢舊不亦難乎夫自漢武以來極力以收郡國之權至隋唐選法復而後盡能行之也宋朝循唐選法而六患自亡乃有任人不任法之患似過直云

高宗時劉祥道言歲入流千四百通鑑顯慶二年祥道選舉六事云云

今選司取士傷濫每年入流之數過千四百雜色入流不銓簡即令文武一品至九品凡萬三千四百

六十五員望有羣革既而元宗時楊瑒言流外及諸

杜正倫亦言入流太多

色仕者歲二千過明經進士十倍本傳唐典二監舉

者十之二考功覆校以第謂經明行修固

限令考功限天下明經進士歲百人二監無多少之

然則諸色入流之

諸色仕者每歲二千過明經進士十倍胥浮虛之徒及

貶王禮義非得與貶先動道業者比是唐科目取士不及雜色入流之

衆也然唐取士之徒又有二焉由學館曰生徒由州

縣曰鄉貢而瑒言明經進士百人二監生千百數當

選者什之二而得第者無幾是言生徒不及鄉貢也

進士科不過三十人志先道明知貢舉上和八年復乃以歲論表贊代詩賦而皆試詩賦罷進士侍曰曰吾患文格浮薄昨試差勝詔禮部歲取登第者三十人故杜佑言進士時務策五二年趙贊是進士試詩賦策三道太歲論文帝時至內出題謂自出題所通典有甲乙丙丁四科進士有甲乙二科進士惟一科而已其進士第者十一二明經者十一二科通典有甲乙丙丁四科明經唯有下第得第者百一二是進士不及明經也生徒不及鄉貢而進士不及明經明經明經進士又皆不及雜色入流此其選數之大凡也唐初貢舉屬之考功至寶應移之禮部通典元宗寶應二十四年制移貢舉禮部考功員外郎因李昂為舉人舊屬以侍郎掌之注以侍郎掌之注遂移貢舉禮部侍郎掌之於禮部員外郎望輕所謂主司皆有常人則既預知之矣不惟預知之也亦可預謁之不惟預謁也亦可預托之

貴者以勢托富者以財托親故者以情托此豈復有
真貢舉者故有因權勢
舉之曰李宗閔托所親
錢徽典
於徽而李德裕李紳元禎在
翰林有
閑坐貶
納于馬取士不以
賢由是宗
閔長慶初錢徽典
貢舉宗閔

自而世之心蓄之衒忍而
不出口以公道之難
而啚之者以為得重
名幸而
其矯而思其所懲之由則通榜取士弊且以
名臣多由此出彼果何以致之耶豈其有徇
而猶不失其收時望之利耶若夫杜牧之第
陵武陵傅太和初侍郎崔鄲試進士東都公
道武長樂博士武陵最後至鄲試謂鄲曰君方為
奇才敢獻所益因出袖中書揭芳為鄲請之
所賦阿房宮詞既警拔而武陵音吐鴻暢坐客大驚
武陵請曰牧方試有司請以第一人處之鄲乃杜牧
其人至第五鄲未對武陵勃然曰不爾宜以鄲
鄲曰如牧果異謝已得賦見還
令孤子游雅善鎛獎譽甚力開成二年高鎛知貢舉盧
令狐綯商隱傳令狐楚帥河陽奇其文楚使與故得進士第調宏農尉盧
此亦何惡於杜哉

貢舉二　唐重儒科故多得人而與漢異

唐志謂衆科之目進士尤貴其得人亦盛然嘗論之以唐貢舉之員數校之他流則狹矣以唐貢舉之條式較之於宋則疎矣然而足以得人何哉曰儒科之重自唐始其狹且疎而猶足以得人是儒科之屬抑有自來故雖狹且疎而猶足以得人別公望之所以重也韋貫之嘗言進士禮部侍郎重於宰相帝曰侍郎先行貴于時流競為慕嘗從容奏曰禮部侍郎所取士抑浮華先行貴于時流競為慕嘗從容奏曰禮部侍郎所改禮部侍郎重於宰相帝曰侍郎是宰相除安得重曰然而為其故對曰為陛下東宰相者得無重乎本侍郎者得無重乎相憲宗詰陛下來宰相權德輿為禮部侍郎擢進士第者七十者得無重乎權德輿為禮部侍郎擢進士第者七十二而登宰相者十人其他征鎮岳牧文昌掖垣之選

不可悉數則知其時待之之異選之之重而其奮然於事業為國明臣者多出於其間前世所無也杜牧言國家自房梁公以降有大功立大節率多科第人也文粹上宣州高大夫書云自執事上言云科舉之選自去歲前五凡為選賢也若以科第之徒浮華輕薄不可任以治則國朝自子弟議不可退某切惑之科第之說祖宗所以云云因歷數其人謂郝處俊宋璟姚元崇宋璟劉幽求蘇師德張柬之郭元震魏知古姚元崇宋璟李元紘李元義婁子張說張九齡張巡裴度凡十九人皆文武全才傑然不世出者然牧所言及其時而止間尤有遺者以此見唐史稱得人之盛非虛語也嗚呼自漢初開基所與共成功名者皆屠販之輩其後臨危靖難

正予相中武后酷吏中不失其乃知詩書禮樂造士之功如此其不可誣也蓋古人之法至是盡變而風至是稍還以至於宋朝專以文章收置天下之士取之益廣選之益公待之益優而其功視唐又益過之如慶歷之盛同時輩出非杜牧所能枚數也若可以掩漢世儒者之羞追三代得人之盛豈不由上之人以是待之而下之以是應之其效固如是哉

任子 詳言任子之濫而重儒術

昔漢世禄之法雖廢而任子之科亦優凡朝子弟苟以父任凡任皆得為郎亦可以為優矣于時王吉請除任子之令 公本傳宣帝時言言舜湯不用三公卿大夫之世而舉皋陶伊尹令

使俗吏得任子弟率多驕傲魏晉以中正取人通典晉依
宜除任子之令明選求賢之制內官史部尚書司徒右長史
魏氏九品之外官州有大中正郡國有小中正皆掌選舉其實純
以閥閱為尚若考之往古則世臣之選豈外是乎然
其立法本以門地相高是致名實背
違所以未為公論若唐之興以儒科取士而資蔭自
為一途然而議者多言其濫矣高宗時劉祥道所言
雜色入流者謂三衛番官親事帳內品子
品子兵部散官此皆資蔭之流而謂之雜色亦不少
矣所謂三衛者曰親衛翊衛皆大臣
之分番宿衛而後授之祿仕武德正觀之初其等有
七人所共由也官志親衛之府一翊衛之府二凡
五府每府中郎將掌領三

衛之屬宿衛者而總其府事左右郎將貳焉以名簿上下大將軍而任以職武德正觀世二品三品子補親衛二品子若孫三品孫四品子若孫勳官三品以上有封及國公品及上柱國子散官五品及上柱國子補親衛四品孫五品及上柱國子補諸衛及率府親衛二品及率府勳官三品及縣男以上子若孫勳官三品以上子補諸衛及率府副千人宿衛內廉及本衛印屬送殿中省隸習仗下其後番柱國子有白首雖卻不數年給祿之非權勢子弟輒退衛亦賤人罕若給祿之儀整美觀三衛上者數本衛印屬送殿中省隸習仗下其後番柱國子有白首雖卻不數年給祿之非權勢子弟輒退衛亦賤人罕若給祿之儀整美觀三衛上者數

品以上乃給而以品官之子為之所謂親事帳內者文武三品子為親事以六品子為帳內以八品子為課錢三品以上給親事帳內以六品以上給親事帳內以六品以上給親事帳內以六

子所謂品子者有納課
部納課三十歲而後試
其次納資納足而復試
稷齋郎皆以武選而崇
授齋郎謚職奉宗廟社稷之小事又
百三十人供郊廟九室有
以主樽罍篚冪鉶鑊又
十四人以主神御之物
人以下皆授官叅亭而
座十二年部如貢舉法
番者戶部考諸署所擇者太
月申解禮部奏補凡室長
受吏部注名集散官吝
則番上如初六試而出
官
凡此皆唐資蔭之目也方劉祥道上奏時會中書
杜正倫亦言入流者衆為官人擇廻詔與祥道參議
而執政惮改作又以勳戚子進取無他門遂格其後

魏元同亦言貴戚子弟一皆早仕勲官三衛不待辟舉非先德後言之義本傳云永淳元年上疏云臣聞一移家事仕程較既淺技能亦薄而門閥有高所謂之進德夫少仕則不務學輕入官然後貴戚子弟者必裁諸學者不可無學今又勲官三衛流外之屬不試則無才取書判甚後則唐任子之濫亦可謂時弊矣然楊國忠暄舉明經不中怒典舉者違奚珣同列遂置之高第俄與珣同列則當時權要子弟欲進身通顯亦必托之往見國忠傳子暄舉明經不中生子不富貴耶豈以一名忠國忠方朝禮部侍郎違奚珣遣子謁無喜色而聞暄為鼠輩所責珣當黜詬曰大驚即致賂列則當時權要子弟欲進身通顯亦必托之儒科則任子之目雖衆而正賴此爾惟李德裕以任子位宰相本傳吉甫子少

力學既以薦補冠卓榮有大節不喜與諸生試有司
廷顯官須公卿子弟為之為史臣所誚宜哉當選舉論公志
卿子弟多躐於科舉武宗末年向閹楊廣外戚楊慶凡
勢妨平進之路昨出楊知至鄭樸等抑其弟明比貴
司不放子弟即過矣但取實藝可也德裕
放子弟皆有才不敢應翠臣無名第不取
臣祖奉恭宗末以任進無他收勉強隨
置文選蓋惡其不根藝自修家不
之德裕之論偏
異益如此者

唐　附

通論周漢

自秦廢井田分世業所統者近太可講復以一言及之第以限田名田之說以救時弊至王莽一切規復古制奪富與貧而百姓失業至於巷哭傅莽始建國元年莽曰古者一夫一婦田百畝是農夫下公田口井時則有嘉禾之祥今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其男口不盈八而田過一井分餘田與九族隣里鄉黨故無田今當受田者如制度取有非井田聖制者投諸四裔於商失業民人至涕泣於市道其後荀悅講其故以為高祖光武之初土廣人希宜可為而不為今欲為

帝十三年六月詔除人
天下之中正今漢人田
豪強太半官收百一之
半之賦官家之
亡秦今不正其本而務
仲舒常言宜限人民占
之項雖有制率難
之制不宜於人寡
之於寡立之於
衆土地布列在豪
制度難行由是觀
怨心則生紛亂
初定天下光武中興之
悉偏并後人衆稍少立
數占田為之立限之
不得賣買以贍貧弱以
宜乎雖有古今異制損益
而仲長統崔寔又為徙
民之說長統獻帝
因著昌言論云
今遠州之民或相去數
汚池積有可居人種穀
以相較閱審什伍以相
徃寔相帝時論世便宜
百里或數百十里
連持限夫田以
數十條曰政論云
兼并云
今當大云
雖多山澤
老馬當更制其境
界明版籍

定王之風使人主師五帝而式三王蓋亡秦之俗遵先王之典籍而立井田之制未嘗以為後世業之法也唯唐虞三代之民年踰千載而井田之制不變者以其所由則基於數君之後魏孝文因而均之可行

二十畝課種桑五十株桑田皆為世業身終不還
計見口有盈者無受無還不足者受種如法盈者得
賣其盈諸宰民之官各隨近給公田有差賣者不
付賣者坐如律後又立限檢校賣買過法者罪之
時也而為一代之良制上追三代之盛而下貽子孫千百年
之基又因前人之規畫而為之經略此宜其足以
不旋踵其可惜也議者因是論其制之不合者以為
然而行之未幾而壞

周制 丁男中田百畝 丁男授田百畝 丁男授田百畝 丁男中田百畝 丁男中
四十畝為桑田 奴婢依良人限 隋文帝令諸王 以數與下至都督皆給永業二十畝
授丁老為公田 其百里外及州 武成帝時京城四 十畝婦人 受露田八 永業田多
口五以下宅三畝有室者四十畝丁者四十畝北 齊給授之令仍依魏朝每歲十月普令轉 掌田野之上宅四畝口七以下宅三畝有室者四十畝丁者四百畝北 初創置六官司均之令凡人口十以上宅五畝口七以

太宗惜此何其過謬哉昔者三代之世
治者甚衆而其所以治
為鄉遂之外為都
之外為邦國則五等諸侯分治之而天子所自治為
之聯其鄰里比閭使之相受相保者鄉遂之民耳
五家為比四閭為族使之相受相保以
掌邦之野五家為鄰五鄰為里以歲時
校之田稼穡而教之其夫家衆寡大
已也其夫家衆寡與其登耗之數皆可
歲比之鄉師以時稽其夫家衆寡大夫歲時登其夫家
衆寡族師登其夫家之數其閭
家寡此鄉官也遂師時登其夫家之衆寡
家之此鄉官也都師以時數其夫家衆寡大夫稽其夫
衆寡里宰比其夫家之衆寡庶鄙長以時校登其夫
邑之比其衆寡此遂官也
降更易者皆可家數其閭閭細民皆得以
登進於天

子之庭其鄉大夫所以臨治之者皆居相接而朝夕相與周旋者而其王朝大臣又皆世守其職見其家然若此則安有簿籍不時定升降失實之弊哉古而其衆寡登耗進退之數不能不責於官吏鄉升之縣縣升之州州升之朝唐為授田制盡使合古而不能不取信於簿籍食貨與地志凡里有手實鄉具民年州州升於戶部又有閱狹為鄉帳鄉成具民年來成課役以報度支計升於縣縣而外之官吏易不常

遠近之相隔新故之相襲豈無隱欺之患哉如此而能無弊者非但能復漢人之所未能為也按唐令受田每年十月里正預造簿縣令總集應退退應受人對共給受食貨志唐制度田以步閻一步長二百四

田過限者有禁

脫户者有禁浮浪者有禁

官司應田授而不授應課農桑而不

給漫逃還貫百姓者詔

凡内九給

以分爵下

衛地諸千

品三十

縣給禄有餘皆以給比州有餘以歳給比縣外官則有出境則覆于戸部自京縣徙諸縣皆覆於州之寬鄉者縣覆於州之自畿内徙畿外

志凡民

月達

收授民田

授縣令給之

有差

永業之田植以榆

桑及所宜之木

為口分二十畝為

永業一頃其八十畝

皆以歳十月注

收授

為黄四歳為

為丁六十

為小十六

為中步

二十一

民始生為黄四歳為

丁及男十八

為老授田之制丁

為口分二十畝為

永業一頃其八十畝

皆以歳十月注凡

收授縣令給之

有差

永業之田植以榆

桑及所宜之木

為小十六

為中步

二十一

民始生為黄四歳為

丁及男十八

為老授田之制丁

為口分二十畝為

永業一頃其八十畝

皆以歳十月注凡

收授縣令給之

有差

永業之田植以榆

桑及所宜之木

為小十六

為中步

二十一

民始生為黄四歳為

丁及男十八

為老授田之制丁

為口分二十畝為

永業一頃其八十畝

皆以歳十月注凡

收授縣令給之

課者有禁志也言之則可觀然而如增戶法失勸導者以減戶論配
文非不美也言之則可聽書之則可觀然而考課以鰥寡少者考此其
之於二百里之間者今取而行之萬里之遠其弊也古人行
戶部歲以空文上之（見庸調後注）亦無感焉爾大抵古人
創法要使後有僻王而行之如一日者其制定其事
易也今唐復漢人之所不能復而為三代之所不能
為則是安能而論者迺合者以為環端此之謂不知本

寬鄉雖優寬鄉而啓其貪黠非是

古之天下一也地之有廣狹人之有衆寡
以彼較此不能均齊如一古何以異於後世哉至唐

授田乃為寬狹鄉之制若人所不論何哉古者受民之田以畝計而有閒民者豈非餘夫耶給者耶民以口計而得有加田者豈非餘地耶大率附都邑之民常多遠都邑之民常少古今一也故六遂之民可受一廛雖上地猶有萊者所以優遠也五遠人以頃田十畝餘夫如之上地夫一廛田百畝萊百畝下地夫一廛田二百畝萊二百畝餘夫亦如之廛萊孟子曰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亦以優遠而已必優遠者遠民稀近民使其寬狹鄉之喻也然而古人處此而易為力者桐此其寬狹而古人處此而難為力者孟子不過欲行於五十里之內而止故曰易也自漢以來過致力於鄉遂二百里之內而止故曰

自治者既廣而戰伐相侵虛實不常而漢
顧常有徙民之擾今唐為授田之制則宜
焉故唐之法狹鄉授田寬鄉減寬鄉之半而狹鄉工商不
給食貨志田多可以足
狹鄉三易者不倍
減半狹鄉不
授所以優寬鄉也
授之寬鄉者三易者不倍減半狹鄉不給所以優寬鄉也
工商寬鄉之
授田減寬鄉之半其人為寬鄉少
其地有厚薄歲
一易者倍
責世業而自狹徙寬者得併賣口分
凡狹鄉之民
及貧無以葬者
得賣世業供葬田自狹鄉徙寬鄉者
志四方降
戶附於寬
鄉浮民部
曲客女奴
得并賣口分田亦以優寬鄉也四方降戶與
奴婢之縱為良者皆以
婢縱為良
者悉同寬
鄉狹鄉不許耕
占過限寬鄉則弛
其禁亦以
優寬鄉也此其恩之非不周也惟其不能禁其自鬻
則他日之貧富之相遠有不能免且彼豈
不知鬻之

害而固啓之耶為其相
之禁大司徒令五家為
也○鄰長比使之相保
通作聯比長掌五家
里之外則民生不能無
立畿甸之末於廟堂之
制繼悉之議於其末而
失君子之所以為國家
周家有夫稅有家稅夫
徭役之所自出也蓋司
三為畝畝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井九為通通十為成成三分去一為周禮六十

四井之旬旬主於田而夫稅出馬成通於家而家稅在馬同司馬法通十為成方十里成十為封封十為畿畿方千里同方百里同十為終終百萬井畿乘馬四有稅有賦有貢賦以足食賦以足兵兵車一乘士十二人步卒七十二人夫三人一夫一稅者漢所謂賦也稅給郊社宗廟百神之祀天子奉養百官祿食庶事之費賦以供車馬兵甲士徒之役充實府庫賜予之用貢以觀美改易無常猶古意哉然漢興循秦舊制以口賦有更賦口賦有二有三有一人百二十為一算更賦者止卒之更以月代邊戍之更以三日代而不行者月為錢二千日為錢百更賦見注漢祖王莽以為漢祖雖輕而賦為重困莽曰漢氏減輕田祖三十而稅一常有更而豪民侵陵分田假厥名

三十而稅一實稅五也其言亦不為無據也雖唐為租歲輸粟二斛稻二斛謂之租調出於家為絹二疋綿三兩綾紬二丈布加五之一麻三斤若不役則日為絹三尺人志用之力歲二十日閏加二日不役者為絹三尺謂之庸有事而加役二十日過五日免之庸通正役二十日過五日大率唐所謂庸調之外又有雜徭凡丁歲輸絹二疋云云鄉輸銀十四兩謂之租田田百畝為粟二石志凡授田者丁歲輸粟二斛稻二斛謂之租調出於家非出於身為役

為本故聖人制法取以什一而謂之中正漢與唐輕租而重賦漢賦以錢唐庸調以布帛變而為兩稅迺始以錢而漢租二十而唐百二焉豈不過輕哉而百姓弊苦楊炎傅德宗時以炎為相言於帝曰先朝權制以中人領財賦請悉出以歸帝曰先朝有司帝從之初定令有租賦庸調法自開元承平久不為版籍丁口轉死田畝換易貧富升降悉非向時而戶部猶以歲以空文上之又遠成事閒遠成者蹟其租庸六歲輸不以聞故貫籍不除課免宗下湯為浮人鄉於下是以天下湯為浮人鄉以一其制凡役之居量出制入戶無主客以見居為差帝善之使喻中外議者百不一費一錢之地著百不易難舉乃定貨泉以節輕重蓋為國之利權守之在人所為也錢貨官不以任人所為也錢貨食

志宣公上疏請釐革其弊曰臣聞理財以義不以利義利之辨在王定賦以平交以布穀勉人功賤之貴賤物失貴賤之宜害者其二曰先王

祖庸令行數百年不可輕改帝不聽卒用非古也

所為者欲拾為國家著令稅租稅取為官所為出穀屬出絹調出綿纊布麻曷嘗禁人鑄錢而以錢為賦今兩稅放茅緡之末法估資產為差雜物歲月頗殊所供非所業所業所供非所云多人也抑嘗考其故計口率錢實自漢始良由其時以錢為俸故不得不以錢為賦夫王莽始以為非而用周官夫布之說漢食貨志莽說周官稅凡民城郭中宅不樹藝者為不毛出三夫布浮無事出夫布一疋其不能出布者冗作賦丞官稅三夫之稅寧不開端於是迺知法有便民亦未可以人廢也夫唐末嘗不以錢為俸食貨志太宗京官職田後脚為京官俸料其後又薄收息給俸尋專以稅錢給之歲總十五萬二千七百一品月八千食料一千八百一十二百以下降殺有差而不以錢為賦是以有任子納課納資之目有令使捉錢之弊五正觀十復十

置公廨本錢以諸司令史補於史部所主綴五萬錢千歲滿受官詶講大夫褚遂良上疏論之太宗遂罷之而其實不及其一豈不可哉且田以二百四十步不雜豈不難哉

孟子曰有粟米之征有布縷之征有力役之征君子用其一而緩其二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離此三者乎由孟子言之不征者即唐之所謂租庸調也租以粟調以布役豈非所謂用其三者乎而唐以為良法且稱盛治何哉曰彼以三用敦甚焉而唐以為良法且稱盛治何哉曰彼以三用之而其實不及其一豈不可哉且田以二百四十步為畝百畝之收平歲出米五十餘斛食貨志下戶高下皆豐田以耗為肥

率一頃出米五十餘斛粟止於二石是一百二十而一也而為庸為調又視田之登耗為之蠲免村食貨志凡歛之數書于縣門者免其耗七者免租桑麻盡者免其調田耗十之六者免租調諸役皆免租以歛穫早晚為差霜蝗耗十四月滋甚其二日出穀云云見上日月此其厚於民三代之所不如也然則太宗所為取於民合是三者而其輕不及什一有十數倍之損豈孟子所謂貊道耶下告子然則執孟子之說以議唐制亦有過輕之論而已矣唐人稱租庸調之法曰國家賦役之法一曰國家詳於奏議宣公奏議六條其取法遠矣歛財均其域人租曰庸曰調固有田則有租有家則有調有身則有庸天下法制轉徙莫容其姦故人無搰心自編氓日月令歲

歌詠者不
云百餘年
為塵
厥初防其
流逞明
末
織絹未成
足緣未滿
云奪我
身上煖買
兩
眼前恩進入
廋
石其田間
平賦書其說
然則百畝
植以桑為畝
之收粟加其
百可為桑五十
什一之制
合於
古者
什
一
之
制
商
朝
可
行
當
世
者
為合於時
為輕於太宗為
重豈其傷時重
觀之法不
可驟復姑從
中而為之
制耶抑
其意於
太

杜德元全盛日小邑猶藏萬家室
稍未流脂粟米白公私倉庫俱豐實云
弛禮樂蕭何律
白國家定兩稅本意在優人直
臣稅外加一物皆
俗役役以求寵斂
以杜法論
冬春
問一絹
意在優人直

宗自有不合猶孟子所謂輕於什一而不足取耶夫
太宗之法於田制為近古而厚於民豈其可非者耶
且夫言稅法於漢唐之後豈宜以輕為議哉何者彼
其所以取之有在田賦之外者漢以更賦為民病則
輕租未足以償之爾唐之力役歲以二十日為率是
又倍於古矣周禮先王不用民力過三日餘見上其為法以丁身為本
按開元詔文有戶高丁多父母在而別籍異居者二志詔民三歲以下為黃十五以下為小二十以
下為中又以民間戶高丁多者率與父母別籍異居
以避征戍迺詔十丁以上免二丁二丁以上免一丁侍丁孝者免徭役五
丁口增多給田以有限而庸役有加所以致之歟唐
人之苦於力役又非一端當太宗時猶不能免焉周

疏言今之戶口不及隋之什一而給役者兄弟至道路相望雖加恩詔而營繕不休有司徒行文書曾無實事於本俗正觀十一年上疏令百姓承喪亂之後往來五六千里春秋冬夏不得廢作徒行文書役之如故四五年來百姓頗以為陛下不存養之故也是又奚啻七倍於古哉則其祖輕也亦未足以償之而已嗚呼言稅法於漢唐事箋卷之六

後集

唐

府兵上 始時優而後世勞而辱所以敗壞

唐制人授田百畝所謂府兵者歲不過免租稅二石調絹二足綿三兩庸絹一足有半而其服役於公家終歲不得息又備其弓矢器用馱馬鍋幕米麥之屬輸於官以待征發五兵志十人士以三百人為隊隊有正十人為火有長火備六馱馬凡火具烏布幕鐵馬盆碓筐斧鉗鋸皆一甲牀二鎌二隊具火具布槽鍊鑼鑿一曾馬繩一大三十胡祿橫刀礪石一首羈足絆皆三人具弓矢一箙箭三十隻胡祿橫刀礪石大觴壺帽壺裘行縢皆一人為一火有飯九斗米二斗皆自備其出而給之并其介胄兵器藏於庫有征行則視其番上所宿衛者唯給弓矢橫刀而已凡視二十為兵六十而免然則為兵者何樂乎是當其時益有願而不可

得者其人所甚苦而後有所甚樂唐此何故也夫人必有所甚苦而後有所甚樂夫府兵者何也按唐制五百里八番三千番為十二番皆以月上旬上番上三番省大臣公卿子弟為之蓋起家之良選也

三衛以月番上兵志凡當宿衛者番上給番五百里為七番千里八番二千里十番外為十二番皆以月上旬上番上三番省大臣公卿子弟為之蓋起家之良選也

留宿衛者五百里為七番千里八番二千里十番外為十二番皆以月上旬上番上三番省大臣公卿子弟為之蓋起家之良選也

為亦月上三番省大臣公卿子弟為之蓋起家之良選也

又按兵志元宗時左右龍武軍皆用唐元功臣子弟為之蓋起家之良選也

制若宿衛是時良家子避征戍者納資隸軍志元宗以萬騎分月更上若

平韋氏改為左右龍武軍皆用唐元功臣子弟制若宿衛是時良家子避征戍者皆納資隸軍志元宗以萬騎分月更上若

由此知唐世宿衛皆優選也正觀五年皇太子將冠通鑑五十有司請追兵以備儀仗太宗曰今東作方興妨農事

有司請追兵以備儀仗太宗曰今東作方興宜改用十月吉請追兵備儀仗上曰東作方興宜改

用十月在人若與吉會農時最急不可失也則當時之優恤府兵也如此夫良家子避征戍至於納資隸軍則其征伐之重常人之所困苦不言可知也為府兵之優而為宿衛之榮如此則當此之時其願趨之者固其宜也然當太宗時魏徵上疏已有正兵番上復別驅任之諫本正而行自

霜旱蠶內戶口並就謁外扶老攜幼往來一戶亡去此虫陞下矜青撫寧故死不攜貳也數年之後人漸云親初頻年

疫於役關中之人勞弊尤甚雜匠當下上復別驅任市物襍屬於道遊子顧而不還谷不收百姓之心忍不如帖泰此不免終十漸也則太宗雖勤勤於

脫有一人耳目有所不逮兵之隸役固已繁矣太前日之

撫恤而宗時尚爾況其後乎先天之詰曰往者分建府衛計

戶充兵裁足周事二十一
以規避匿今宜取年二十
十年免之則民不樂為兵
京師人恥之至於相辱罵
以為辱矣朝廷之事拜從
遷士人又恥為之流外雖
非權勢子弟輒退番兵志
兵共十二萬號長從宿衛
諸州府馬萬號長從宿衛
馬然自是諸府士益多悍
將積歲不得遷士人皆恥
不願為將宿衛而太宗之
府

入募六十一出軍多悍勞
五上五十而免屢征鎮者
番上宿為童奴
自張說取京兆滿同岐華
及白丁而益以潞州長從
今兵貧難致乃給騎又詔
以監牧補折衝
故兵不願為兵將
補折衝

兵之成難矣而壞如是其遽耶夫府兵法依
而太宗之為是制蓋三代之所不能為也惟太
任之使太宗可保其勿壞矣

府兵下 觀府兵則知養兵重困并講其說

按陸贄傳太宗列置府兵八百餘所而在關中者殆五百焉奏議論關中事宜狀太宗既定大業府隸諸衛在關中者殆五百餘所而關中之半此居重馭輕之意以敵天下不足畏也兵志云凡天下十道置府六百三十有二而關中二百六十一兵志曰折衝諸府總諸衛府凡天下十道置府六百三十有二而關內四百有上中下三等又按杜佑通典云凡府五百七十四有四十萬人文獻通考十六衛將軍總三十員署守分部史侍帶省正觀五百四十四有十六衛蓄養武臣外開折衝果毅府隋制開十六衛內以十

十七以儲兵伍上府不越一千二百人為十四府凡有四十萬人三時耕稼一時治武三者之說皆不同其說當可據也凡府每州之府數計多寡為上下本文志若但以八百人為下是下府為多也凡似太相遠豈其意併所謂軍鎮守捉之類而統以府計耶抑其始欲戒德宗以居重馭輕之意不區區於其數之合耶當唐盛時天下戶八百萬口一千二百萬兵民之調以奉公上者二十分之十而府兵四十萬皆自食其力不賦於民凡民之租

九其一爲兵是以國富民裕亦不失其兵強也田制既壞府兵亦廢而唐常有養兵之困孫樵云五供給一兵宿兵百萬必五百萬户然後能當之杜文

復佛寺奏開元之間率户出兵籍而爲伍春府以戒武事如此則夏縱之稼杖冬聚之農於未始奪於兵故開元之民力有餘食於平民歲度有贅率中户也今天下百萬皆仰編户五百萬不足以給之故五能健能活陛下之民一兵如此則觀以逐開元户口最盛繁不可勝數凡八十一兵元本脩文宗時爲户部侍郎言天下大都通邑皆有兵

廢於農農未始奪於兵

五健能活陛下之民

能逾九百萬即今有問於户部其能如開元五百萬給不足也正以給羣冗國家萬故陛下借以

與足哉使唐常有五百萬户盡以給兵其他用度又將安取況其數有不及者耶見注户王彥威言元和間兵數凡八十九萬長慶户三百五十萬而兵九十九萬至德迄最十

率三户資

餘萬長慶籍戶三百五十萬而兵乃九十九萬戶資一兵今舉天下之入十歲三千五百萬之一又三之二則衣賜仰給外餘四十萬皆仰給度支因為供軍圖上不足也已居其五之二況又有他經費則民與國安得不俱貧耶所以鐵鹽和糴所以救弊而利民不知貴始也

乾元元年第五琦初變鹽法就山海井竈隨月首課近利之地置監院游民業鹽監者為停戶免徭役盜鑄使費鹽鐵使自兵起流庸未復稅賦不足供之則國用足於是上鹽法者論以法因民所急而稅之江嶺人戶糶商人縱其所以糶民官未至則減價有常平鹽每商人戶糶至大歷利歲四十萬緡天下之始也收厚利而民不知貴末六百餘萬緡天下之賦也

百官俸祿皆仰給馬又因舊監置吏亭鹽利居半宮園服御軍糧皆仰給於是初遙觀開元後緣邊數十州戍重兵者營田及地租不足正以供軍於是初遙有和糴

鑄錢括田

隋末行五銖錢天下盜起私鑄武德四年鑄開元錢行鐵葉錢廣德二年田園及葬戶間吐蕃迫近京師近甸也兵數萬百官給俸亦葬民流還者給復進以給軍糧至大歷元年詔也

盡則受以及秋方苗青即征之號曰二十以上一斗下等名地頭錢又畝稅六升下田畝四升秋畝稅五升上田畝稅十五以三畝升荒田畝稅二升五年始定二等上等稅法夏上田

馬商

商錢德宗時商錢五百萬緡可支半歲以備支度支杜佑以為軍費裁支迴以戶部侍郎判度支趙贊數月幸得中為罷市使

進奉

支代佑行急民有不勝其苞聚斂常賦之外又加進奉名為刑部員外郎裴延齡用事為益為天子積私財而生民重困順宗即位宣州判官嚴綬傾軍府為進奉名為不息節度使韋皐有使杜亞劉贊王度傳李錡皆有進奉及諸道貢獻代易時又有進奉使進奉及諸道兩稅外權利及賊平有司案紙為進奉得還觀察使以常賦入貢名為羨餘至代易徵射恩澤以常賦入貢名為羨餘至代易

罷之

憲宗即位罷除官受代進奉及諸道貢獻助軍錢兩稅外加率一切罷及賞賀禮設物率臣上尊號又有獻賀物錢者以杜法賦物移宗即位又志而已

云蓋口分世業之田壞而為永業及賣買皆無禁焉其後法制寖壞至於貞元大曆之間兼并相尚貧者無容足之地豪者有連阡之田加以稅額不均賦役頗重人或棄業逃徙以規免耳建中初宰相楊炎請作兩稅法以一其制曰戶無主客以見居為簿有田者以田為主無田者以居為主商賈亦在所稅行之既久而弊復生大抵貧者避重而就輕富者規免而苟簡版籍不實丁額耗登降無準輕重相懸遠近相倚或流亡不在而賦調猶及或本少末多或見優實劣或優劣相反或貧富相蒙其為弊也不可勝數

說屯田之說食貨志開軍屯一府用隊地置十二初度支歲市粮於下營田天六萬六十五萬屯田於豐州度支潛運至鹽州三百頃三歲大熟二十餘萬石省度支錢數百萬亦使畢誠於京西營田可省度支錢使起代北鹽州三百餘里歲收粟二十萬斛省度支錢使起奏立營田靈武邠寧節度支萬斛省度支錢使畢誠於京西營田可省度支錢數百萬亦

太宗能行之其所以處府兵之條目蓋已繁矣既耕且戰（食豐貨志州鎮諸軍每屯五十頃以地良薄與歲熟為率歲以仲春籍丈）當絶遠關內有府二百七十四（按地理志關內道數）蓋（司州府之遠近上下取中）兵部度便宜遠近之上又以隸他役而其置府又（司州府之遠近上下取中）繁且遠守之武后時兵當番上者以貧不能致則其（司州府之遠近上下取中）朔方邊陲之地況其餘隸他道者具隔遠又何如既（司州府之遠近上下取中）遠故敗吾法也必欲遠近一制莫若行之以易吳陸已遠及（司州府之遠近上下取中）凱云先帝戰士不及他役使春惟知農秋惟收稍謂（司州府之遠近上下取中）孫權時然也孫樵亦云開元之閒率戶出兵籍而為（司州府之遠近上下取中）伍春夏縱之家以力耕稼秋冬叢之將以戒武事樵（司州府之遠近上下取中）之言與凱相似非府兵舊法也夫以百司之（司州府之遠近上下取中）田致一

勝兵縱之三時閱之冬月它役不及唯以備倉卒田在則兵在不問其鬻與不鬻如此其可以久行乎

漢之兵制與三代異唐之兵制與三代略同周之內外兵唐與似周唐亡似漢內更省馬

制鄉遂二百里之內而天子十二軍備焉於周制民萬二千五百家為鄉萬二千五百家為軍故六鄉六遂亦如之成十二軍蓋常有十五萬六千五百家為鄉遂亦如之萬二千五百家為軍故六鄉六遂亦如之成十二軍蓋常有十五萬六千五百家為鄉遂亦如之萬二千五百家為軍故六鄉六遂亦如之成十二軍蓋常有十五萬

衆隱於民伍之間六鄉六遂之鄉數六天下變鄉遂不足取之都鄙都鄙不足廼取之邦國是其兵在內也啓征有扈

但名六鄉普之是未嘗輕用侯國之人也今漢京師

置兵絕寡一旦有急則以虎符召發外郡是其制不

與三代同也惟唐制六百所而在關內殆半關內府

幾三百而在京兆者又居其半居重馭輕之勢又以無事而耕有事而戰是以略同也然唐之初制雖同三代而與漢異一兵外作伐叛討逆多倚鎮兵此與漢之府兵內劉邊兵外作伐叛討逆多倚鎮兵此與三代調發郡國何以異哉而其京師乃始招募勇士以衛左右謂之禁軍兵志夫所謂天子禁軍南北衙諸衛軍是也北衙禁兵起太原已定天下悉罷遣歸其鄉高祖以義兵入高祖以渭北白渠旁民棄脫田額留宿分給之以其子弟代謂之番以其子弟代謂之番於北門長上父子軍宗擇善射者為二番於北衙七營選才力驍壯者月以壯衛將軍號元從禁軍正觀初太宗擇善射者為二番於北衙七營選才力驍壯者月以壯衛將軍號飛騎從田獵又置百騎以備不虞其取法二等以上為之試與南北軍又無以異是知唐兵略同然漢用郡國兵而無方

鎮之變制南北軍而無監兵之禍而唐所謂方鎮之變大者舉兵外向小者握兵專制乍撲乍興殆無寧日而所謂監軍之禍又有不可言者兵志上北衙軍使衛伯玉為神策軍節度使領陝州中使魚朝恩為觀軍容使自此始定策國老楊復恭恭帝禪唐改名復恭逆狀明白逐出討自以子繼容與守興元以茂貞為興元帥復恭與元節度使詔從之景福元年復恭與守貞為興元帥復恭詐荊棘立天子既得乃諸孫以檀與行搜其城茂貞上廢定此類此何等語耶然則唐之兵初與三代略同而其冒嬰禍亂又與漢異嗚呼其始變也與漢略同而其冒嬰禍亂又與漢異嗚呼其始制同乎三代而不得同其治而其亡皆以外兵致則漢與唐之所同

也蓋何進名董卓董卓至而漢亡通鑑前皇帝六年帝子辨即位年

十四何太后臨朝官官寒校尉袁紹因勸進悉誅諸校尉曹操聞紹矯詔大將軍何進踵然之典軍校尉袁紹勸進悉誅諸官官名四方猛將使並引軍入京師城進然之典軍

使外方者詔所在收捕之
全忠逐修大梁府舍為宮闕異世同馳如出
蔡內難萌於漢末熾於唐中季而熄於宋朝其制度不
代同而與治同道有志於斯世者可放焉唐八
皆帶節度觀察處置使今宋節度之名職
司觀察使歸經畧司其觀
兩稅升支掌推判官今
制舊典宋朝開國首革
京師大卿以留之分命
判各當治州事而已又蔡
一郡以統諸縣
逐州置營招兵大郡乃設
三五每指揮率以四
七小郡不下
六十
儲餉給志在運
司其統制軍馬乃隸
時各得徹心
平
一旦有警使之犯
貳為千里之主也
饋獲勞
難可忘
其死此人知守
禍權不可林
漢唐制度不同而寵任宦官則同寵任宦官雖同而
禁兵宦者得兵

所以任之亦異漢以宦官典中書之選是政
爾唐以宦官典禁衛之兵是政
宦官之置護軍中尉宦官傳德宗懲艾
下遷政在宦官舉手伸縮便有輕重至標士
養以為子巨藩強鎮則爭出其門小人之情
顧藉又日夕侍天子狎則無威習則不疑故
於其昵夷主禍生於忽以憂憤至昭而天下亡
以憂憤元宗以遷崩憲宗以弒元宗禍始開元極於天
則軍權歸之矣政權歸之則賢否混淆而其亂在朝廷
六權歸之則變生肘腋而其亂在宮禁故漢之亂
之亂難圖夫政權必有所假其寵固然後其
人主一旦反悟則變亂易制若唐
夫兵權專使在掌握雖使人主覺悟欲謀去而不可得蓋
至於長吁引恨而已文宗是也

政通鑑上疾少間坐思周墀賜

之酒因問狀可方何主對曰陛下堯舜之主所以問卿者何如周報漢獻問舜之主豈可比聖上曰報受制於强諸侯今朕地流湮不復視朝自見朕殆不如因泣下沾襟墀伏不置三

品官黃衣廩食守門掃除使子孫常守是制又豈至

受制於家奴哉常宦者傳

十二典引千八寺伯寺

皆宦者為之太宗詔內

侍不立三品以內侍

第四不任以事惟閽門

后時稍增其人至中宗

外置千千三千上員然衣紫者尚

少開元天寶中宦官

列戟于門其在殿頭供

奉委任華重持節傳

命光啟

監軍持權節度

反出其下肅代庸弱

振以棧立奮

國以尚父顯元

衛故輔

朝恩以

軍容重然猶未

得常主兵

也南衙

諸衛也北衙

禁軍也

然按漢

史謂南北衙兵也南衙

諸衛也北衙禁軍也

夫所謂

禁軍者

南北軍制當其增盛數不過萬東漢百官志光祿勳有衛士八千一人虎賁中郎將注虎賁千五百人羽林中郎將注無員官表云諸郎多至千人三署郎中三百九十九人羽林左騎八百人羽林右騎八百人羽林孤兒注羽林郎中三百人羽林孤兒注羽林郎中三百人羽林孤兒注羽林郎中三

巡警官志宜師金吾掌宮中京城巡警烽候道路水草之田則執左右營巡禁大功役則與御史巡行是北軍已寓其間矣則以禁兵為北軍豈太宗初制哉觀其始以義兵起太宗已定天下悉罷遣歸而願留宿衛者三萬人給以渭北腴田號曰元從禁軍者本為軍立制非為制而置兵也其後謂之左右龍武神武及神策而總之曰北衛者皆非太原之舊也兵志高宗龍朔三年始取府兵置左右羽林軍大朝會則執杖衛陛行道為內仗初太宗擇善射者百人為二番上曰百騎以從又改曰萬騎分左右營元宗平韋氏改為左右龍武軍皆用唐元功臣子弟為之制若宿衛兵分月更上如羽林開元十二年詔以左右羽林軍及飛騎缺取京兵部分掌之至德二載置左右神武軍補元從扈從騎制同四軍亦曰神武天騎制品者同四軍亦曰神武天騎制

日日北衙六軍又擇便騎射者置衙前射生手千人亦曰供奉射生官又曰殿前射生分左右箱總號曰左右英武軍百人徼巡乾元元年李輔國用事請選羽林騎士五百人徼巡南北軍安劉氏朝廷置南北衙兵自此始

衛文武區列以相察伺有非常何以制之用羽林代金吾警巡忽有非常何以制之遂罷其代金吾警巡忽有非常何以制之遂罷其議大抵唐之諸衛本備南北軍制而其元從禁軍猶官制之有員外置耳非為常制也自元宗西幸禁軍廢耗殆盡祿山之反天子西駕禁軍從者纔千人肅宗起靈武兵稍復調補而所謂神策軍者不滿百後者破吐蕃臨洮兆西之地初哥舒翰以成璬為軍使其志初哥舒翰以成璬為軍使其地置神策軍以吐蕃臨洮兆西之地置神策軍

左右廂乃以觀勢居北軍右逐
為天子禁軍非他軍比朝恩
四年乃以京北之好時扈翔之麟游普潤皆置使知神策軍兵馬使大歷
軍明年又以興平武功扶風天興隸之朝恩不能遏神策軍
代朝恩之是得罪死以希遷代十數歲德宗即位以白志貞
時神策兵鎮處內而多以神將將兵征伐神策軍
往有功及李希烈反河北盜起數出禁軍征五品神
之兵多鬬死者建中四年名募兵以志貞為使萬補策
隸籍而不從德宗與之官身居市人補之名隸籍而不從德宗即位以
馬從軍德宗與之官身居市人補之名隸籍而不從德宗即位以
三變之數爾蓋府衛法壞變為射騎射騎又壞變為
禁兵跡所以重追尋古初迺謂衛兵為南衙而以
軍為北衙以備漢制既以中人主之故北衙之勢常
總曰左右十軍其後京兆之多以神策軍鎮之皆
有屯營軍司之人散處甸內皆恃勢凌暴民閭苦之
橫多而廢置不一惟羽林龍武神武神策神威最盛名數頗增至威武長興等軍

德宗幸梁還以神策軍有功從定難

昌怨死罪中書御史府兵部不能糾其不敢總舉名實三輔人假庇於軍一概至姦人多寓占兩軍身不宿衛以錢代行謂之納課戶益肆為暴吏稍禁之輒先京尹赤令皆為之斂得罪黜屈

唐賢無能為謀者蕭復常為德宗言之而不見聽始用宦者監軍難以來重是曹止可委宮掖事兵要政機勿使參領帝不聽本傳復言本蕃內侵詔集而不能用故疏元功委近習日引月長以成大禍必出內使隸下特神策兵付陛下兵無一士弁命杭上疏曰自朝義之滅天下大臣下詔大臣族帝赤臣此而兵不至人不感天下不服請本傳廣德初吐蕃內侵詔集百官板事兵以為一日自朝義之滅天下大臣下詔大臣族帝赤臣此而兵不至人不感天下不服請

柳杭嘗因疏程元振及之

削爵如白居易李鄠但言不當位大臣帥白居易傳王承元拔官吏削爵

宗叛帝征伐專於任將帥比年始以中人專統領者神策既不置監行營節度即

西貢良國佐之高崇文討蜀劉正亮監之且與天下兵未有以

承瑨為制方聞之心制將又充諸軍招討處置使是實都統不聽又吐突承瑨傳承宗征討行帝輕朝廷後世且置使以左右神策及河中河南浙西宣歙兵從之於是更為招討宣慰使因請討叛承瑨揣帝銳可任即詔為行營招討等衆對延英謂古無中官監軍者廸昏小人也王叔文崔如王源中高元裕但言其勢重南衙爾視元裕朝不傳時稍敬宗簡獨孤郁位大帥恐四方笑帝從素李夷簡呂元膺穆質之孟容李元素段平仲白居易討處置使是實都統招討處置使以左右神策及河中河南浙西宣歙兵從之於是更為招討宣慰使因請討叛承瑨揣帝銳可任即詔為行營招討等衆對延英謂古無中官監軍者廸昏小人也王叔文崔如王源中高元裕但言其勢重南衙爾視元裕朝不傳時稍敬宗簡獨孤郁位大帥恐四方笑帝從素李夷簡呂元膺穆質之孟容李元素段平仲白居易討處置使是實都統招討處置使以左右神策及河中河南浙西宣歙兵從之於是更為招討宣慰使因請討叛承瑨揣帝銳可任即詔為行營招討等衆對延英謂古無中官監軍者廸昏小人也王叔文崔如王源中高元裕但言其勢重南衙爾視元裕朝不傳時稍敬宗簡獨孤郁位大帥恐四方笑帝從素李夷簡呂元膺穆質之孟容李元素段平仲白居易討處置使是實都統招討處置使以左右神策及河中河南浙西宣歙兵從之於是更為招討宣慰使因請討叛承瑨揣帝銳可任即詔為行營招討等衆對延英謂古無中官監軍者廸昏小人也王叔文崔如王源中高元裕但言其勢重南衙爾視元裕朝不傳時稍敬宗簡獨孤郁位大帥恐四方笑帝從素李夷簡呂元膺穆質之孟容李元素段平仲白居易討處置使是實都統招討處置使以左右神策及河中河南浙西宣歙兵從之於是更為招討宣慰使因請討叛承瑨揣帝銳可任即詔為行營招討等衆對延英謂古無中官監軍者廸昏小人也王叔文崔

昌遐是也其欲謀奪其權者廸昏小人也王叔文崔

一至翰林取神策軍不得舊職矣在制天下之命乃以宿將范希朝為西北諸鎮行營兵馬傅泰為司馬副之於是諸將移書告且去宦人始悟奪其權怒曰吾屬必死其手

鎮行營兵屬人希朝等不至乃還

到諸鎮奉天諸以

不集其禍小幸而遂焉禍未可量也要知宦官得志人所難言而其付之以兵權也其初易圖人主迷不自覺及其既覺又且熟視無如之何必與之俱亡而後已可不戒哉可不戒哉

漢唐事箋卷之七

唐

邊防 防之不密其禍必至莫若假郡守權

天下有道遠人來格邊防之計三代無有也吾嘗學詩矣以為是始於周宣之時蓋是時北有玁狁南有荊楚東有淮徐宣王嘗遣將勵兵以次厎定已而又選其賢臣而為之鎮守故式是南邦則以申伯（崧詩）式是方則以仲山甫（烝詩）奄受北國則有韓侯（韓奕）詩此皆出王事夫四隅而防其三而其變也果出於不城彼東方元老大臣朝廷所倚重者而委之鎮三隅且悉而驟山之禍乃更自西作焉是其為謀甚重而且悉也

備之方則天下之患其不可深防也如此漢之世北敵為患特甚而武帝竭其力於西南邊與西域其勞費尤甚自是中外交哀而漢亦以耗匱若夫唐世邊境之患莫吐蕃若蓋一隋長安而代宗為之出陝之吐蕃之方也

倘寶應元年隋臨洮崔倫往聘吐蕃留閱取蘭河鄯洮等州於是隴右地盡亡進圍涇州副元帥郭子儀禦之吐蕃以渾瑊二十萬眾武功渭北行營將呂日將戰鄜坊破之代宗幸陝子儀退商州高晖導之入長安武王承安為帝改元擅作赦令置官吏衣冠奔荊襄或遁山谷亂兵因相擄鈔道路梗塞此其不及周禍一間耳當太宗之初其為之防至矣天下十道分置都督而隴右一道通居其八

州都督府鄜州中都督府北州都督府四州下都督府

渭京西四

度之兵凡七萬五千又附以劒南節度三萬九百人
通鑑備禦天寶元年置十節度經畧使以備邊隴右節度捉屯鄯廓洮河之境治鄯州兵五萬五千人劒南節度西抗吐蕃南撫蠻猺統六州之境治益州兵三萬九百人
兵不為不強軍屯不為不極至彼吐蕃雖强亦何能為則其為西北之備豈不周且悉哉未幾河北難作兵皆東徙由是吐蕃乘虛內侵不數年間隴右數十州相繼陷沒
壞道等郡皆陷沒于吐蕃寶應元年復陷河蘭岷廓正元三年吐又陷秦渭臨洮慶安西無援遂為吐蕃攻沙陀回紇北庭地理志自祿山之亂河北武平都合川右數十州盡矣
終唐之世受其侵侮而不能止此豈不知預為之防而忽至此哉其邊鄙無權而鎮兵他徙則敵人乘虛而東如涉無人之郡守既已

之境是亦何足怪哉吁唐之禍極矣內有宦官之侮外有寇敵之擾又其外有方鎮之逼又其既失而其制度又皆隳壞是以前代之變則為封建始封建復如漢初郡守稍假以權亦可矣柳宗元之論曰漢無叛郡唐無叛州封建論自昔未有叛守而必曰求削弱之又多為之制以致外寇而產內難哉

戶口 戶口之耗由戰傷隱匿之弊

自昔未有不以戶口之登耗為當世之盛衰惟唐初

戶口之盛反不如隋唐地理志隋滅陳天下始合為一改州為郡依漢制置太守以司隸刺史相統治為戶八百九十萬七千五百三十六開元二十八年戶八百四十一萬二千八百九十九天寶十三載少九百六萬九千一百五十四蓋嘗論漢地理志隋大業二年戶八百九十萬七千五百三十六唐興至永壽二年戶千六百十七萬九千九百六十一後百餘年迺得比之而終不如漢永寧之盛漢百一十八年戶部帳凡一萬二千八百四十一萬二千一百九十九十八年戶千六百十七萬九千九百六十一萬二千一百五十四其所以登耗之端不過有二一曰戰伐死傷二曰版籍隱匿此二者耗之端也其一則可傷而其一不論可也安平無事二曰編捨有紀此二者登之端也其一則可喜而其一亦不論可也夫以唐高祖太宗之盛豈不過於隋而戶口之數反不及之豈有他

哉蓋自晉之東中原版蕩離而為南北者其間互相侵伐大戰不過數四而其國之亡多出傳禪至於隋非一朝夕之積而無鄉者爭紛奪百戰不休之苦與漢唐初興其勢自異此其所以盛者一也又其時人多避役依於豪室高頻觀流冗之病建輸籍之法（通鑑時民多妄稱老小以免賦役山東東北齊之舊政戶口租調姦偽猶多遂配大功以下皆折籍隋主命州縣大索貌戶口不實者正當長一百六十四萬餘口高頻又言民間課輸以推校十四萬餘口高請為輸籍法偏下諸州帝從之自是無定簿姦無所容諸州物論嗷然相屬不絕於是定其名輕其數使夫人知為浮容被強家收大半之賦為編氓奉公上廸蒙輕減之租孫庶懷惠人俗康阜此其所以盛者二也夫

宗之興環區城內皆為盜數內劇外除十耗一也安集之始事尚闊疎隱冒之弊理容有之宇文融一旦根括至八十餘萬食貨志開元調法于天下戶口未嘗丹降監察御史宇文融獻策括田亦稱是州縣希旨張虛數百萬緡戶自占者以攝御史分行括實諸道括籍外擅為羨編戶為客終歲括得客戶八十餘萬田亦稱是州縣希旨張虛數百萬緡籍錢數百萬緡然此其耗二也蓋其死亡十之八九其積使然之一二由此言之又何怪戶口之不如隋哉人居百年洞瘵之後要以極力撫摩擠之富實而其隱匿而戶口之盛蘇氏嘗以登耗不足以為政治優劣而隋戶口之極策進士請以是對子由

役里正為古人所重自唐來何輕之極

自漢至唐天下困於役久矣所謂役唐歲役每歲不過二十日不役則日為絹三尺是為一足有半爾果如是亦何不便於役哉而唐睿宗為左右龍武軍是時良家子避征役至於如此豈其一絹為足較其利害哉則唐征納資以隸軍則其苦於征役者皆之役與夫一足有半之絹孰為重而為里正者既免其役而實制其權故杜戍役為重而為里正者既免其役而實制其權故杜甫詩云去時里正與裹頭歸來頭白還戍邊蓋沒齒於邊戍而里正科之往爾當攷歷代之制自周制五比為閭有長曰閭師以中士二人為之至漢而有三老嗇夫游徼皆有秩食官志鄉置有秩三老游徼本注郡所署秩百石掌一

鄉一鄉恐為役戶五千則置鄉小者置縣畜夫一人賦多少定其差品先後知民貧富為教化淵藪掌巡徼亭長禁盜注皆斗食十里一鄉至後魏而創三長之制皆復徭役無怠則陟用之通紀永鑑齊武永明四年魏無始為一鄉黨之法唯立宗主督護民隱冒三戶內秘書李冲上言宜準古法五家立一鄰長取鄉人強謹者為之鄰長復三夫三載無過則升一鄰立五鄰立一里長五里立黨長黨復二夫二里長復一夫五鄰立一等書奏詔百官議鄭羲后忧之二月初於是乃立三長不可令自調置品官更皆更部除授每歲課殿最刺史縣令三年一遷後州縣鄉官升罷又至唐而為里正方正皆選勳官六品以上通典唐百官志舊周齊州郡縣職自隋百官志周州郡縣正以下皆州郡將縣官別佾共理時事至是乃立里正方正皆選勳官六品以上通典唐百官志舊周齊州郡縣職自隋百官志周州郡縣正以下皆州郡將縣官別佾共理時事至是乃立里正方正皆選勳官六品以上通典唐百官志舊周齊州郡縣職自隋為州縣鄉官升罷又至唐而為里正方正皆選勳官六品

白丁清幹者與耆年平謹者為之里置正一人以耆年平謹者充補之亦曰父老百戶為里五百戶為鄉置鄉老一人以耆年平謹者充補之亦曰父老百戶為里五百戶為鄉置鄉老一人以耆年平謹者充補之亦曰父老

以下白其次為上者版授下州刺史朱衣象笏其次授州司馬縣令丞有差役之役至太極元年九十以上者版授州刺史朱衣六品以上版授下州司馬綠衣七品以上版授縣令斯為過矣物極則返自是而後其選浸輕焉睿宗時韓琬言往選者亡匿史里正方正每一員闕擬者輒十人今當選者亡匿者學生佐史景雲初上書云云往選司從貿販往官將代諸州物悉具以免容本有理如今仍敲朴監察御史校存亡住商賈出入萬里以贏以相今諸州朝獻欵闕今軍屯積年往名募人費其勇夫流亡之今盈羨今所在空虛公私不報又通典景雲二年上書云頃年羌戎之役人非愛鬻旅忘桑梓也斂重役亟家產已空隣伍牽連逐成流亡致亡者逃人

然則里正之為差役其始於是乎琬

之言與學生為對其時猶未輕也嗟夫自三代至唐幾三千年而歷代重之猶一日自景雲接于宋朝二百餘年爾而謂之保正者其僚辱與僕卒等吁何以為之役無能講求其故何哉誠不能如古而使之保正是前世所貴重者為之役而辱之等不亦可乎

自天寶後河北淪於藩鎮而國用仰給全在東南財賦詳考增減賦數目次第因褒劉晏南之賦安得不重抑嘗切疑其重賦之始當在東南東之際然大歷中獨狐及為舒州元結為道州刺史户歲

不過取十千而止且如李翺平賦之說衆
足為授田百畝之常賦此豈十千所能辦倘有他租
入通率計之當猶儉於什一是亦未為重賦也按唐
制舒州戶數三萬五千三百有畸獨孤及與志相當而云税數三十
萬貫是戶籍二萬以十千為率猶不及也惟道州元結表云舊有四萬被賊
二千五百十一地理志序而今都錢一十三萬二千六百
以來不滿四千而歲供上都錢一十三萬二千六百
貫係配率之數乞行蠲免朝廷從之所謂率之數其
州曾被西原賊破之餘籍存而戶亡者言耳而以四
千見存之戶取其四萬緡有畸是戶以十千為率也

自大歷至建中蓋二十年而楊炎作兩稅法按比主戶三百八十萬客戶三十萬歲斂錢得二千五十萬緡以供京師及十千之數而論者以墾田最多之年為萬緡以外九百八十餘萬緡以供京師及十千之數而論者以墾田最多之年為

食貨志陸宣公上疏即見食貨志

卻已驗簿書取大歷中一年科率多者為定法按比主戶此總無名之暴賦而為立常規也二

率其略有六

陸下初位

請蠲苐其甚害者其

宜損上益下嗇用節財而摘

楊炎哉自是二十餘年至于元和而東南之賦始重

李吉甫上國計簿總計天下方鎮除十五道不申戶口外歲所倚辦止於浙江東西宣歙淮南江西鄂岳福建湖南八道四十九州二百四十四萬戶

通鑑憲宗紀元和二年李吉甫上國計簿總計天下方鎮四十八道四十九州二百四十四萬九千四百五十三其

邠寧振武
蕃景淮西
歲賦稅倚
四分減三
寶二分增
水旱所傷
二十萬緡
此而李絳
可知矣蓋
翺之書所
陸龜蒙此
中德宗而重咸通懿宗視元和而又重向使太宗之初已取其盈則其變故之餘甚哉然大歷之際軍旅數興戶口減耗而賦得無增

汧原銀夏靈鹽
溫青等十五
翔止於浙江東西如上云云代
天下兵仰給
一大率三戶
資一兵其
在此數當時戶口耗減如
道大十一州不申
縣官者八十三萬餘人比天戶
非時調發不
鹽河東易定魏博
道十一州不申
天寶祇
口外每
鎮冀范陽

者史稱劉晏之功誠不可掩矣鹽法在元和第羣庶而已劉晏事見前志云自兵興河北鹽法羣臣時張叔平議榷鹽請糴富國而已皇甫鎛奏置榷鹽使如江淮榷鹽法至穆宗韋處厚韓愈詰以為不可不可以賦有所增雖裴度李絳為相而不能止知政事程异皇甫鎛以絳傳諫議大夫制詰李鎛誅憲宗以為不可帝不納自上言財賦得幸俄拜度支鹽鐵使度傅度封晉國公復事憲宗知之矣進中書侍郎平章事三上書願賜休沐歸故第韶不許又不聽卒為程异所構又事憲宗知之矣曰疾風知勁草烈火見眞金之謂也然則加劉晏者豈可少哉